

戡亂期間海軍作戰概況

——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

黎玉璽

《戡亂期間海軍作戰概況》是以中華民國八十年出版之《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黎玉璽先生，民國三年生，字薪傳，四川達縣人。電雷學校第一期畢業，曾赴德國受訓。抗戰初期任魚雷快艇艇長，於長江中、下游抗擊日軍侵略，1944年赴美接艦參戰，返國後率永泰艦巡戈渤海遼東一帶，屢建奇功。接長太康艦期間，除賡續作戰任務，並任蔣總統下野時之座艦。政府遷台前後，任第二艦隊司令，率同所屬艦艇撤退人員物資。1950年代，指揮台山列島海戰，獲得全勝；又於八二三金門會戰，臨陣督導海戰及運補金門事宜，奠定勝利基礎，積功升任海軍總司令。其後歷任國防部參謀總長、總統府參軍長、駐土耳其大使、全國體協理事長等要職。

戡亂期間作戰概況

艱苦的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了，東北三省及台灣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我們接艦參戰的任務，雖因對日戰爭的勝利，無緣參戰，但我們接艦接受了完整的訓練，並把完整的艦隊八艦萬里歸航，呈獻給政府，作為爾後建軍備戰之需，也算完成使命。不圖中共在抗戰中坐大，繼而全面叛亂，我們席不暇煖就投入戡亂作戰了。

自民國三十五年八月至五十六年六月期間，我所經歷的主要軍職如下：

永泰軍艦艦長——35.8.1 至 36.11.29。

海軍總部第五署編組處長——36.11.29 至 37.2.9。

海軍總部第三署作戰處長——37.2.29 至 37.8.14。

太康軍艦艦長——37.8.14 至 38.5.2。

海軍第一艦隊兼參謀長——37.12.16 至 38.5.2。

海軍二艦隊司令——38.5.2 至 39.7.1。

海軍總部參謀長——39.7.1 至 41.4.1。

海軍參謀研究班兼主任——40.2.1 至 40.11.1。

海軍副總司令——41.4.1 至 48.2.1。

海軍艦隊指揮部兼指揮官——42.7.1 至 44.9.1。

海軍 62 特遣部隊兼指揮官——44.9.1 至 48.2.1。

海軍總司令——48.2.1 至 54.1.25。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54.1.25 至 54.7.1。

國防部參謀總長——54.7.1 至 56.6.30。

在上列各項軍職中之工作，本章先就戡亂時期的作戰部分，作一敘述；下章則就建軍備戰和軍援爭取，再作敘述。

(一) 永泰艦長任內

從美國接艦回來後，我調任永泰艦長。整備完成後，永泰、永順（艦長馬紀壯）兩艦奉令前往青島向北巡艦隊報到，奉令擔任「渤海遼東一帶巡弋，搜索攻擊中共船艇，以澈底遮斷敵之海上運輸」之作戰任務。永泰艦每次出航，首三日總是密集的槍砲訓練，除日間密集訓練外，每夜及拂曉亦必有一次，均行實彈射擊。巡弋時總是深入預期中共船艇出沒或碇泊之港灣泊地，每有斬獲。自卅五年八月至卅六年六月間，本艦共俘敵機輪船及機帆船七艘，擊毀敵自五十噸至千噸

之機動輪船五十七艘，帆船數百艘，使敵之海上交通陷於中斷。本艦以及與友艦聯合行動者，略述如下：

(1)民國卅五年九月十三日，本艦在桑島附近擊毀敵帆船三艘後，有小帆船六艘挾持押運員來降，此六艘帆船共載汽油 246 桶及鈔票紙油墨等物。我艦因無法拖帶，乃將汽油鑿破沉海。為收攬民心，民船乃予全部釋放，該押運員為中共行局運輸科長顏雨成，連同所攜手槍及證物等，交第二基地軍區司令部處理。

(2)九月十八日巡經海洋島至外長山水道時、遙見敵輪一艘拖帶巨型帆船一艘，裝載甚重，急避至大耗島躲匿。當即備戰接敵，於距離一千七百碼時予以猛烈砲擊，敵輪及帆船均被擊中起火焚燬。

(3)九月十九日在大連南方三十浬海面截獲快速敵輪一艘，內載 138 人及重要物資，經交永順艦便帶往大沽。

(4)九月二十日在煙台附近截獲澳大利亞記者凱思，彼係被中共所迫送往大連者，後將其帶回基地。

(5)九月廿二日在廟島附近發現敵砲艇三艘，碇泊於南北長島間，最大者約二百噸，當派漁民送信促其出降，迨至廿三日 1400（此為軍旅之中描述時間之方法，前二數字為時，後二數字為分；1400 即指下午二時正）仍無出降跡象，乃探航至相距一千七百碼時發砲攻擊，當時雖有岸砲向我射擊，我們沉著與敵砲戰，左右兩艘中彈後即全部沉沒，居其中之一艘則傾側水際。

(6)九月廿八日 1300 在煙台大連間截獲敵輪海燕號，乘員 97 人，乃令隨航至榮成灣，次日予以審訊，乘員全部送岸。旋以奉令收復煙台，爲免拖累，於廿九日將其擊毀。

(7)十月二日 0900 有小型輪船向煙台北口駛入，經本艦鳴槍示警後，駛靠本艦，據稱特來投降，經交由補給分站接收。

(8)十月十七日，離威海衛赴營口，於 1700 時航經大欽水道，在北城隍島附近過大型帆船一批，結隊向北行駛，載糧食壯丁等，據稱係自砣磯島前往大連；除將人員集中一艘予以釋放外，其餘悉予擊沉或焚燬。

(9)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四日晨，本艦與永順艦在煙台以西八角口港內一帶，發現有一批機帆船，港口及沿岸設有砲位及防衛工事，乃決予攻擊。我艦領航在前，永順緊隨在後，先駛近八角口，集中兩艦全火力於距離二千碼時，對其右翼砲位予以猛力攻擊摧毀，然後駛至港口正面，距離一千八百碼攻擊泊港輪船及機帆船，歷時九十分鐘。戰果計：敵輪金利號中彈沉沒，機帆船擊沉三艘，擊毀三艘，中彈損毀傾倒者五艘；另大型帆船擊毀二艘，擊沉一艘，中彈損毀者十八艘。1500 永順在前，本艦尾隨其後，駛近龍洞咀，復發現敵輪三艘，內一艘約一千噸，當予猛烈攻擊，一艘沉沒，兩艘焚燬，攻擊約廿五分鐘。此八角口龍洞咀兩處比鄰，位於煙台以西之一海灣內，顯係敵之運輸基地，此次進攻，不特毀其船隻，亦毀其基地設施，予敵以極大的打擊。

(10)卅六年五月十七日 0700，在石島港截獲程順利、程永興二兩帆船，由寧波裝棉花百貨等赴煙台，因不能拖帶，悉予沉海，船夫訊明後釋放。

(11)五月十七日 2100，在威海衛附近截獲益順昌帆船，內裝紅棗等由煙台駛韓。以無法拖帶，悉予沉海，船夫訊明後釋放。

(12)五月十八日 1800，在煙台海面截獲德榮祥帆船一艘，上裝汽車料件，貨物沒收繳第五補給總站，船員訊明後釋放。

(13)五月十九日 0700，在龍口截獲永祥順大帆船，載焦煤四十噸自角溝駛龍口；經拖至秦皇島，交第五補給總站。

(14)六月四日 2100，在大連口外截獲德順祥民船一艘，載包米六萬斤，自煙台駛大連，因拖帶不便，乃予沉海。當日 2300，又在附近海面截獲泰牲敵輪一艘，拖返青島。

(15)六月七日 1700 在桑島附近捕敵租用之朝鮮輪長山丸號一艘，經押返青島。

朔自卅五年八月至卅六年六月期間，本艦經常擔任遼東半島一帶巡弋，以阻敵之海上交通運輸任務，計此期間，本艦共俘敵輪及機帆船七艘，擊毀敵自五十噸至一千噸之機動輪船七十五艘，帆船數百艘，阻絕敵海上之交通，並削弱共軍作戰能力。此外，尚有協同陸上友軍作戰，獲致大效者如下：

(1)卅六年九月廿一日，會同永順、永寧、太康等艦封鎖煙台、威海衛一帶海面，以配合陸軍第八師龍口沿海掃蕩戰。1400 獲悉敵集結於灤家口，即駛往攻擊。廿二日 0300 到達距岸三千七百碼處，以主砲發射照明彈，繼以副砲轟擊敵之砲兵陣地。兩日後從逃出之漁民口中證實：當夜砲擊時，砲彈均落街內，房屋大都破壞，敵軍傷亡累累。

(2)十月一日拂曉，會同太康、永寧兩艦在芝罘島北五浬處集合後，開始砲擊空峒島及芝罘島之敵工事設施，1400 由東南進入港口，沿途射擊東山砲台。1600 進入港內，市內只有零星散敵；二日與友艦派隊登陸，協助陸上友軍掃蕩殘留散敵。此役為配合陸軍第五十四師攻擊收復煙台。

(3)十月三日，本艦與永順、永寧由煙台駛抵威海衛附近海面會同太康執行該區海面封鎖，並砲擊敵海岸防衛設施，協力陸軍第一一六師攻佔威海衛。四日桂總司令乘峨嵋艦趕到，親自指揮，四日 1400 本艦與友艦逼近威港海岸轟擊陸上共軍，並掩護捕獲之汽艇載警衛營一排強行登陸，共軍潛以機槍射擊阻止前進。1530 經空軍偵察通知，我陸上攻擊友軍距威市尚有四十里，無法連絡，我登陸部隊仍回艦上。次（五）日拂曉，我艦隊集中火力，經三小時砲擊，摧毀趙北咀砲台及岸上工事後，我登陸隊即登陸佔領劉公島，下午轉攻威海衛市，經激烈砲戰後，亦為我攻佔，少數散敵被我肅清。迄十月六日夜，仍未見陸上友軍踪跡，是時營口方面吃緊，本艦乃奉令北上馳援。

五日艦隊自西口攻擊入港途中，本艦三吋口徑砲於二千二百碼距離時，每三發就有兩發逕射入敵鋼筋水泥機槍工事射口。及近到一千

五百公尺時，本艦四十公分和二十公分副砲，射彈全部經敵工事射口射入。桂總司令於驚喜之餘，特自峨嵋艦發信號嘉獎，我全艦官兵雀躍不已。

(4)十月六日夜奉命馳援營口，次晨航經砬磯島時，捕獲滿載共軍之大型帆船二十餘艘，經請示後奉令擊沉。七日夜抵達營口。共軍自五日夜即向營口守軍猛撲，均未得逞。旋敵援部隊陸續到達，情勢危急，我艦抵達後即會同長治、太康、美益與陸上友軍第五十八師密取連絡。八日午後我外圍第九師亦已回援營口，是日薄暮，共軍乃向我海濱地區進攻，重點指向小樑子，我陸軍陣地正面曾一度被突破。我艦即在太康統一指揮下，以密集砲火支援。我艦砲彈著極為正確，效果極為良好，敵傷亡慘重，突入之敵幾盡被殲，只有少數逃逸。入夜風雨，陣地轉趨沉寂。共軍因損失慘重，未再蠢動，迄十一日得悉敵已向大石橋逃竄。此役共軍被我擊斃計第三師師長黃子祥以下二千餘人，第一師師長及砲兵團長受重傷。九日晨、桂總司令率峨嵋艦抵達營口，部署戰備，並補給各艦。

記得我們兩艦初向北巡艦隊報到之後，艦隊司令劉孝鑒未說什麼，參謀長林上校看到我們向劉司令呈報的軍艦性能表，看看我們說：「你們的船能力有限，不過任務並不太繁重。」我想是因為我們船的噸位、速度及砲備比北巡艦隊指揮下的長治、逸仙等艦都相差很遠的緣故吧。因這兩艦的主砲為四吋七口徑，我們的主砲只有三吋口徑。永順、永泰入隸北巡艦隊戰鬥序列之後，巡弋作戰在澈底遮斷敵之海上運輸為目標的大原則下，主動積極地去覓敵接戰，每次出航三至四週，不分

晝夜。通常於夜間預伏於敵船艇出入必經之處，一有發現即予追蹤，再於適當時間逮捕或擊沉。另於拂曉突襲已偵知之敵船艇集泊基地或港口，砲擊摧毀其集泊之船隻及岸上設施。雖每次均遭受敵之岸上防禦砲火還擊，但我們每次都出乎敵之意外突襲，而彼倉促應戰，且砲術極劣，我即有損傷，亦極輕微。每次我們到塘沽或秦皇島、葫蘆島補給，亦皆一宿即行出航，重行戰鬥巡弋，因而戰績顯著。北巡艦隊司令及海軍總部獲知頻頻傳來的捷報，對於我們自然刮目相看。不久之後永翔、威寧等艦也北來報到加入行列，與我們亦步亦趨，亦極獲戰績。共軍在渤海及遼東半島的海上運輸終於陷入停頓，曾懸賞各以十萬銀元收買永順馬紀壯、永泰黎玉璽、永翔祝科倫三位艦長的頭。抗戰勝利之後，海軍艦隊士氣的提振，就是自此起步的。而我一生之事業，也可以說就是在永泰艦長任內建立基礎的。

(二) 海軍總部作戰處長任內

我被調到總部出任第五署編組處長，時僅兩月，就改調第三署作戰處長，掌管全軍作戰業務。當時係因第三署署長宋鐸調升副參謀長，作戰處長王天池升補第三署署長缺，我則由王天池力保接任作戰處長。

我的觀念是：戰力乃來自訓練的成果。在此軍事迫切之際，難有餘暇專作訓練，在服行作戰任務的時候，要同時著眼於訓練。以永泰艦為例，它是全員受了完整訓練的，但在回國之後，官員立即調整四分之一，士兵立即調整三分之一，調補來新的官員和士兵須要個別及組合之整體訓練。但是艦的作戰係組合各部門一致而整體發揮的。所

以我接任永泰艦長之後，立即自行著手訓練，航行期間是最好的訓練機會。在北巡服務期間，離青島約三個月再返青島之後，全艦官兵又被調整四分之一，所以在出航之後又要重新訓練。新艦固要由負責訓練的單位實施成軍訓練，而各艦經常之訓練都要由艦長推陳出新地不斷訓練。這是：第一，要灌輸給全軍艦長艇長必須貫徹的。第二，要檢查全般通信實施之狀況，尤其各艦艇應備之各類裝備及書刊，以及實施之情況。第三，要普查各艦艇之例行報告及作戰之接敵直前，及作戰終了後所應呈報之要報及詳報之格式及其執行之情形。第四，要統計分析各艦艇每一年度服行任務之情形。以利作更進一步之要求。第五，要特別注意各主要艦艇之現況及動態，以利必要戰況時之調遣運用。第六，要使作戰士氣及鬥志普遍昂揚。這從獎懲、表揚遇機推動，而尤要者為準備系統化之資料呈由總司令遇機運用。

總之，作戰處長雖係幕僚，但所主管之業務，為全軍日夕不懈出生入死所須發揮及努力所須達成者，應努力不懈，圓滿完成任務！

(三) 太康艦長任內

卅七年七月，我奉令接長太康軍艦，其後半年本艦所參與的作戰任務如下：

(1)收復薛家島：民國卅七年秋間，魯東各地共軍猖獗，薛家島扼膠州灣之門戶，時有共軍偷渡及活動。為收復該島，我海軍方面由第二軍區司令梁序昭指揮本艦及中建、永泰、美朋、美樂、合貞、合彰、

合衆等艦艇，於八月一日與陸軍第廿六師聯合攻擊，經一晝夜之激戰，將膠州灣西岸及薛家島全部克服。在當時藉以阻遏敵勢，爾後青島撤退始克順利完成。此役斃敵甚衆，本艦並截獲敵物資甚多。

(2)莫邪島擊沉敵輪：卅七年九月八日，本艦離青島北航，九日 0800 巡抵石島附近時，遙見敵輪一艘，斜擱莫耶島岸邊淺水處，當即備戰接敵，0820 距該輪兩千碼，即以四公分及二公分各砲集中猛擊，彈多命中，並以主砲監視岸上敵砲陣地，共軍四散逃逸，輪被擊毀，本艦續向裡島灣巡弋。

(3)砲擊裡島共軍基地船舶：九月九日 1200，本艦巡抵榮城灣裡島附近海面，遙見敵輪一艘在養魚池灣附近航行，當即接近，旋見裡島灣內泊有敵輪約十艘及帆船數十艘，養魚池灣內共有敵輪五艘，本艦於接近至三千八百碼時，敵岸砲向我轟擊，當即展開激烈砲戰，歷時廿五分鐘，我全體官兵沉著奮勇，敵砲卒被制壓，並擊毀敵輪三艘，帆船五艘。1230 暫停砲戰，本艦仍於附近海面巡弋監視，整備再戰。晚泊距岸八千碼處，嚴密監視。十日拂曉，本艦再接敵攻擊，裡島灣內敵船聚泊處中彈起火，岸上三處有濃煙，判係倉庫中彈燃燒。1015 本艦施行總攻擊，除擊毀敵輪船六艘、帆船十餘艘外，並將箇頭敵砲擊毀。此顯係敵之又一運輸基地，其船隻及岸上設施均被擊毀，戰果輝煌。本艦以目的已達，乃轉航北駛，沿途戰鬥巡弋，搜尋敵蹤及進行射擊基本訓練，於十五日抵葫蘆島。

(4)支援秦皇島作戰：葫蘆島戰況吃緊，趕往支援，九月十七日情況已趨緩和；但秦皇島戰事又轉緊，本艦於當晚 2200 趕抵秦皇島，經

與先一日到達之長治艦及岸上陸軍取得連繫，得知秦市防務原為新五軍及保安團隊一部負責，昌黎以西有我六十二軍擔任作戰。北戴河筒山等地於十七日被共軍攻佔。十八日 0400，敵向海陽鎮、南大寺進攻。本艦應友軍請求，立即以主砲向海陽鎮以西之敵連續轟擊，敵卒不逞，0630 戰況趨於沉寂。下午駛北戴河洋河口一帶巡弋，以防共軍由海上進攻。1930 回航南大寺海面錨泊警戒。2000 發現筒山敵陣地火光時顯，並應友軍請求，隨即以主砲向該處猛擊十餘發，多命中，砲位全毀，晚泊原處警戒。十九日晨逸仙艦抵秦皇島，加入戰鬥。上午接獲岸上情報，共軍受我艦砲威脅，未敢續犯，十八日夜即開始敗退。陸上友軍西進，同時六十二軍由西向東推進，並已收復昌黎。下午本艦仍巡弋北戴河洋河口一帶，掩護新五軍進攻收復筒山、上雲寺，並向北戴河車站反攻，晚泊洋河口海面警戒。二十日 0730，本艦續向洋河口一帶巡弋，支援陸上友軍反攻。1230 本艦返秦皇島監視海陽鎮西北共軍。廿一日本艦續留港監視警戒，永泰艦於本日抵秦協同作戰。至廿一日晚，共軍已完全動搖，秦皇島威脅解除。

(5)支援瀋錦會戰東進兵團作戰：秦皇島戰事轉緊後，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自葫蘆島轉往秦皇島指揮作戰。至廿一日共軍動搖，秦皇島威脅解除，范漢傑主任於當日夜搭乘本艦返葫蘆島轉往錦州任所。他登艦之後未進晚餐即入睡，次晨 0800 我才敲門請他起床，並陪他共進早餐。他說連日作戰未眠，實在太疲倦了。我問他全盤戰事如何，他說：「中共最近先在葫蘆島生事，繼又在秦皇島行動，似將大舉行動，但其主作戰究在何處，尚無法看出。」范漢傑回到錦州兩日後，即九月廿四日，錦州以西之要地塔山即陷敵手，因而截斷了關內外的

運輸補給，這樣錦州孤立了，於是瀋陽也就孤立了，也就是說整個東北就陷於孤立無援，這是關鍵的時刻，因而形了解錦州之圍的瀋錦會戰。第九兵團司令麇耀湘統率以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第七十一軍、第四十一軍爲主體的西進兵團，自新民進攻；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統率以第五十四軍、第六十二軍、第三十九軍，以及暫六十二師、獨九十五師、第二十一師，組成東進兵團，自錦西出發，以解錦州之圍，進而解除由關內通往瀋陽及整個東北的連絡線。本艦之任務在防止共軍自海上進援，摧毀其一切可利用之船隻，切斷其來自海上之補給與增援，並支援東進兵團之陸上友軍，以確保其後防葫蘆島之安全。

卅七年九月廿四日晨，共軍進佔連山灣沿海之東窩站、艾家屯諸村，我五十四軍損失兩個步兵團及一個騎兵團。本艦即駛連山灣，於1430在距東窩站四千碼附近海面，見陸上敵我兩軍擊戰正濃，本艦即與陸上友軍切取聯絡，依其請求，以四十公分砲向東窩站敵集結地猛擊，並以三吋砲轟擊艾家屯山頭共軍陣地，敵爲砲火制壓，攻勢頓挫。1600又依友軍請求，向東窩站山後密集之共軍以三吋砲轟擊，敵猝不及防，被我擊斃甚衆，共軍一個排竟被一彈完全擊斃（五十四軍楊參謀長而告）。1700轉趨沉寂，晚泊連山灣警戒。次晨得悉戰事重心已東移，奉令於0800返葫蘆島。

廿七日共軍繼佔高橋、塔山後，疾向大小東山猛犯，我守軍不支，本艦當日1700駛往錦州灣助戰，夜泊筆架山附近警戒，當晚戰事正在該方面進行。廿八日晨0130友軍通知，確悉塔山尚未收復，即以三吋

砲向該地作遠程（一萬四千碼）擾亂性射擊，使敵未敢續進。廿八日清晨，本艦巡弋錦州灣一帶，經檢查裝載難民之帆船一艘，乃悉共軍一部已據西海口及沿海之王家窩棚一帶，並藉各種建築物及山頭構築工事，本艦乃於 1230 以三吋砲向西海口各目標連續射擊，擊毀其工事多處，敵知難立足，即行撤退。下午 1400 駛王家窩棚海面六千碼處，先以該村共軍駐紮區域為目標，猛烈轟擊，旋見該村後高地有大批共軍驚慌逃避，乃轉移射擊，斃敵甚多。經此一轟擊，敵感我艦砲威脅，心理打擊甚重，即自王家窩棚一帶撤離，不敢再行騷擾，居民因此得安，旋駛連山灣一帶巡弋，晚返葫蘆島警戒。

十月一日，本艦奉令於晨 0600 駛錦州灣，經筆架山一帶轉向營口方面巡弋，截獲敵船兩艘，交海澄艇帶回葫蘆島。下午 1700 續向連山灣一帶巡弋，晚泊該處海面警戒。當晚接五十四軍通知，謂釣魚台海灣集中共軍火船四艘，本艦於二日黎明即駛該處，發現灣內泊有大小敵船十餘艘，當以三吋砲射擊，多數命中，乃更駛近至四千碼處，以四十公分砲連續轟擊。敵船完全被毀。本艦見任務已達，即駛菊花島一帶巡弋，截獲自菊花島逃向秦皇島之興城自衛隊一百六十餘名，帶返葫蘆島交駐軍收容，該批自衛隊武裝齊全，軍容甚壯。

十月三日後，本艦經常巡弋葫蘆島一帶海面，連日不斷有陸軍部隊到葫蘆島登陸增援東進兵團，以解錦州之危。十月十日開始總反攻，本艦奉命駛錦州灣作戰，上午 0615 抵西海口六千碼處，即以三吋砲向西海口猛轟，正值高潮，更能接近岸邊。0702 駛至距離三千八百碼處，以二十公分四十公分砲向共軍集中射擊，敵遭重創，0700 暫停射擊，

仍巡弋西海口一帶，並與陸上友軍確取連絡。0840 再應友軍要求續轟西海口，本艦乃以全部火力向西海口及東山頂敵陣地轟擊，使敵遭毀滅性之損傷。1100 解除備戰，泊筆架山附近警戒。1300 經友軍指示，向西海口以西之打魚山射擊，距離雖遠至九千碼，但我三吋砲射擊準確，每發皆中，使敵蒙受重大打擊。本日友軍反攻，終未奏效，塔山仍未規復。本艦晚泊筆架山海面警戒，直至次日下午 1700 奉命駛返葫蘆島。

十月十三日，本艦奉命開錦州灣助戰，0600 離港，至 0800 高潮即沿西海口海岸逐潮駛近，以艦首三吋砲指向打魚山轟擊，以艦尾砲監視西海口，因射距極近，當予敵重創。此時敵竟以野砲向我偷襲連續數十發，彈落本艦周圍，最近彈著點僅二十碼。本艦沉著應戰，以優勢火力向該敵砲陣地猛擊，旋被擊毀。1100 許仍巡弋附近海面，1330 返葫。

十月十四日本艦隨同重慶艦（桂總司令座艦）駛錦州灣配合陸上友軍再行反攻。上午 0900 重慶艦先開始射擊，本艦隨同射擊，敵損失頗重。嗣後在筆架山一帶巡弋，下午 1300 再向坎子等處射擊多發，皆中目標。當日風浪極大，本艦官兵仍本百折不撓精神，在驚濤駭浪中瞄準發砲達成任務，晚隨重慶艦泊錦州灣監視。十五日晨仍巡弋筆架山一帶海面，上午 0820 向坎子一帶砲擊多發，以資嚇阻。

在本次解圍錦州作戰中，海軍參戰之艦艇計有重慶、長治、太平、太康、峨嵋、逸仙、中基、中鼎、中建、中訓、中練、中海、永寧、永勝、永興、永定、永泰、永順、美樂、美宏、聯利、永靖等二十二

艦，及海澄、海豐、一〇三、一〇四等四砲艇，組成臨時混合艦隊，由馬紀壯司令統一指揮。總司令桂上將奉蔣總統之命親臨戰場督導指揮。蔣總統亦曾親臨葫蘆島巡視，並駐節重慶艦多日。

(6)掩護營口五十二軍撤退：錦瀋會戰西進兵團遭林彪擊潰後，五十二軍結束掩護西進兵團之任務，向南挺進到達營口，準備撤退。本艦任務為以強大砲火對敵砲兵重武器予以制壓破壞，以支援五十二軍脫離戰場。參加友艦另有重慶、永興、中鼎、中練、中建、中基、聯利、砲 104 等，及商船宣懷輪多艘，由馬紀壯司令指揮。

卅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 1500，本艦駛入營口內港。是晚陸上友軍決定完成撤離。除各艦船裝載外，本艦共裝載官兵四百人（該軍平副軍長在內）。各單位上船完畢待命發航之際，忽第二師搭乘的宣懷輪起火，陡見濃煙瀰漫，火光沖天；好在船尚未離岸，人員遂紛紛撤離，只有砲兵營的裝備放在船底，隨船損失。第二師究係久經戰場磨鍊的隊伍，下船後的人員均自動保持建制，立即在碼頭附近佔領陣地，防共軍襲擊。繼而且戰且走，終於搭乘民船撤出。我在太康艦上目睹宣懷輪起火，心急如焚，徒喚奈何。

各裝載艦船已先自夜 0100 起陸續起航出港，本艦奉命擔任掩護，於次晨 0515 奉令開航。然本艦尚未轉過永遠角，岸上散敵突以砲火自造船所方面向我艦隊射擊，本艦立即以全火力反擊，以四公分砲向其連續猛擊，二公分砲則向兩岸可疑目標監視掃蕩，三吋主砲則指郊外，阻敵主力進攻，敵勢稍斂。俟抵西砲台附近，本艦停車，讓開航道，俾後續各艦陸續駛近，乃由本艦殿後，掩護船團駛出，仍以全部火砲

制壓敵之襲擊，待西砲台掩護陸軍撤離後，即向該地猛轟使敵無法進據，我船團卒能安全駛出。0800 本艦駛過十號標樁，1000 將所載部隊卸至中 108 輪後，仍在附近巡邏收容，直到三日下午完成任務後，返航葫蘆島，共計收容約二千人，包括張晴光團長，均由中 101 及渤海輪運往葫蘆島。

劉玉章在其回憶錄「戎馬五十年」（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再版）上說道他當時在太康號艦上，並說：

各輪於夜一時啟航出港約二十華里，在遼河口左岸西砲台，原有舊遺工事。軍初到營口時，我曾派第四團曾文毅連據守，並派侯程遠團王德賢營佔領紅草窪子，擔任最後掩護，並轉飭該營先行搜集民船，俟各部隊乘輪通過後，即乘民船自行撤離。但當我所乘的太康號通過該處時，艦上海軍見該處有部隊，馬副參謀長疑為匪軍，即令艦上發砲轟擊，經我再三解說阻止，均未置理會，我非常痛心，徒喚奈何！

在此我必須指出，劉玉章當時並未乘坐本太康艦，而係平副軍長及四百官兵隨艦撤離。又本太康艦之發砲轟擊，是在本艦尚未轉過永遠角，岸上散敵突以砲火自造船所方面向艦隊射擊，本艦才立即予以全火力反擊，以四公分砲向其連續猛擊，二公分砲向兩岸可疑目標監視掃蕩，三吋砲則指向郊外，阻敵前進，敵勢稍斂。俟抵西砲台附近，本艦停車，讓開航路，俾繼後各艦陸續駛過；再由本艦殿後，掩護船團前進，仍以全部火砲制壓敵之襲擊。待西砲台掩護之陸軍撤離後，即予猛擊，使敵無法進據，我船團卒得安全撤離。

早在平副軍長登艦之時，就已將派有部隊據守西砲台舊工事，及王德賢營佔領紅草窪子擔任最後掩護之全般狀況轉告，當時我就詳慎研閱陸軍地圖和海圖；撤退出海時，陸海圖均在手。遼河兩岸河岸甚低，太康艦駕駛台展望良好，全般狀況瞭若指掌，豈能如劉玉章所言「太康艦通過該處時，艦上海軍見該處有部隊，馬副參謀長疑為敵軍，即令艦上發砲轟擊，經我再三解說阻止，均未置理會。」這樣他不是太低估海軍艦上作戰運用的規範，以及他所指派的平副軍長特來艦上執行任務的能力了嗎？他自己究係乘坐何艦撤離都未弄清楚，又哪能清楚在這緊急時刻艦上岸上的全般狀況呢？五十二軍自營口撤退，即屬國家不幸之事，我們身為軍人都應直接負一部份責任。而此一事件竟至如此，又夫復何言。

(7)掩護陸上友軍自葫蘆島撤退：錦瀋會戰以東進兵團未能規復塔山，西進兵團又被擊潰，最高統帥遂決定放棄葫蘆島。當時陸軍計有五十四軍、六十二軍、九十二軍、三十九軍及五十二軍一部。海軍任務為以熾盛火力掩護陸上友軍登艦船撤離，並及時搶運各類物資。參加艦艇計重慶、太康、永寧、峨嵋、中建、中鼎、中基、海澄、砲 103、104 等艦艇及七艘商輪。

卅七年十一月九日上午 0900，本艦接奉掩護葫蘆島撤退命令，即駛往連山灣一帶往返巡弋，以資鎮懾。下午 1400 應陸上友軍要求，向東稷站以北高地集結之共軍，以三吋砲轟擊，命中目標，共軍行動因以被阻，而利我軍後撤，時港內尚有艦輪七艘，正裝載中，下午 1730，復以砲擊遲滯東稷站、艾家村一帶共軍之前進，收效甚宏，任務完畢，

仍返葫蘆島警戒。十日晨 0150，陸上友軍已全部撤退。0330 本艦復奉命入港毀滅遺棄之汽油。0530，駛至汽油庫二千碼時，以四個分及二公分砲各一門，向各目標射擊，因藉探照燈照射，故於數發汽油即中彈燃燒，任務完畢出港。0940 本艦又奉令到菊花島搜索。

(8)桂總司令海上漂流援救脫險：當卅七年十月瀋錦會戰之際，桂永清總司令奉先總統蔣公令至渤海親自指揮各艦隊作戰。十月間總司令以太康艦為座艦指揮艦船，將卅九軍於十月十六日自煙台撤運到葫蘆島。廿四日自煙台海域巡弋到長山八島。當晚啟航，北航營口，一路氣候惡劣，浪濤洶湧，迄次（廿五）日午夜始到達營口外海重慶艦泊地下碇。廿六日清晨，第一艦隊司令馬紀壯、總部作戰處長段一鳴、重慶艦長鄧兆祥前來太康艦報告公務。1500 總司令囑即移駐重慶艦，1530 總司令離艦登重慶艦汽艇，馬、段、鄧及汪立夫（譯電員）、房傑（總司令室參謀）、姜正垣（總司令衛士）隨往。不意小艇於駛向重慶艦途中機件失靈，重慶艦竟不予處置，任其漂流，當時風浪甚大，愈漂愈遠，本艦先後以信號無線電話電報連絡，重慶艦均不回應。我

見天已近晚，風浪甚疾，小艇有漂向蓋平敵區之虞，而該流航之區，海象複雜，大船運轉不便，又近敵區，乃親駕本艦小艇前往營救。時已 0700，風勁浪大微雨天黑，本艇與漂流之重慶艇會合，接護桂總司令登本艇後，將重慶艇拖引抵重慶艦時，已過 2300。這充分顯示重慶艦上的種種問題，不幸重慶艦確於爾後投共了，這是中國海軍的不幸，亦是中華民國的大不幸，可嘆！

(四) 第二艦隊司令任內

(1) 長山八島撤守巡防處及陸戰隊

錦瀋會戰失敗之後，營口五十二軍於卅七年十一月二日撤退，葫蘆島第十七兵團及所屬繼於十日撤退，東北整個變色。華北方面，平津交通於卅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被共軍切斷，天津於卅八年一月十六日淪陷，十九日塘沽守軍侯鏡如兵團在我海軍掩護下撤運青島，以長山各島為跳板，向華中方面轉進。到了六月二日，戍守青島的第十一綏靖區劉安祺部十二萬二千餘人撤退，淞、滬地區守軍十一萬二千餘人也在五月廿六日完成撤退。這時國軍戍守舟山群島，在此以北之華北和東北及沿海各港口均陷於敵手，只有渤海灣口的長山八島尚在我海軍陸戰隊扼守中。

長山八島位於渤海灣之進出口，戰略地位重要。侯鏡如兵團轉進後，我海軍更積極經營長山各島為我在渤海口之唯一前進基地，砥柱中流，用以封鎖敵區，關閉敵港，監視敵情，對打擊共軍海上運輸，防止外輪資敵，窒息營口、葫蘆島、秦皇島、塘沽、煙台諸港，收效至宏。故共軍常視為盲腸所在寢食難安。民國卅八年六月二日，我軍自華北方面唯一戰略要地青島主動撤退。自舟山北上增援亦在五百哩以上，長山八島方面我守軍更感孤立，尤其遠在我作戰飛機可能支援之外，面中共空軍組訓已漸成熟，我軍倍感威脅。卅八年五月間我駐防舟山時，即有我空軍 F—84 一架在上海空域巡邏遭敵機群追擊重創，飛機墜於旗艦前約三十碼的海面，跳傘逃生的飛行員不久也落於艦旁而被救起。共軍圖犯我長山八島之海陸方面戰略，更如箭在弦。共軍

第二縱隊主力三萬餘衆，大小砲火八十餘門，裝備機砲之汽艇八十餘艘及大小帆船三、四百艘，於長山南島對岸之劉家旺，樂家口一帶集結，企圖於七月底進犯長山各島。嗣因七月廿五日颱風襲擊，船隻損毀過半，乃改變計劃，並續集結船隻部隊及作兩棲登陸演習，企圖再舉。

卅八年八月一日，我駐防南長山島之中權、美宏，掃雷 202、203 等艦艇，協同陸戰團砲兵向蓬萊沿海轟擊，曾發生激烈砲戰，摧毀共軍陣地及船隻頗多。我奉令於八月四日率太湖、太昭兩艦離定海北航，五日抵長山南島，支援島上守軍及執行渤海港口關閉任務。七日晨五時，率太湖、太昭兩艦於蓬萊海峽東西兩側，砲轟登州頭敵砲兵陣地，同時我駐島陸戰團砲兵亦協力砲擊，彈群密集目標爆炸，敵未還擊，料遭嚴重損失。

我續率太湖、太昭兩艦深入渤海各港口執行「關閉任務」，十一日 1900 抵秦皇島海面，旋轉航東北，向葫蘆島海面繼續巡弋，擬偵察重慶艦狀況。不意艦隊於十二日 0520 巡抵營口葫蘆島附近時，獲悉共軍已自 0100 許全面進犯長山各島，我即由葫蘆島附近海域高速趕返支援。共軍之進攻係利用黑夜，先以數倍之衆，向我大小黑山兩島突擊，該兩島遂被佔領。1500 許，蓬萊一帶敵砲密集向我南長山島、江頭山、孫家旺、堡鵲咀一帶猛烈轟擊，掩護汽艇拖帶帆船約五百隻，滿載共軍向江頭山、孫家旺等處強行登陸，我中權、美宏、掃 203 艇一面轟擊蓬萊敵砲兵陣地及海面敵船，阻敵增援，一面支援島上守軍作戰；澄海、海明兩艇亦趕到南長山島東海面參加作戰。因此海上敵船與登

陸灘頭之敵船及敵軍，被我夾擊沉海及死傷者甚衆。我率太湖、太昭於當日 1430 高速趕回長山島海面，往返猛擊敵軍及敵船，惟敵船過多，我艦艇顧此失彼。島上守軍衆寡懸殊，犧牲甚大。不得已乃會同何相宸團長、王處長及所率各艦艇研商，咸認戰局至此，已難光復南山島，乃遵總部令統一指揮，收容陸戰隊第二團及巡防處餘部集中砵礮島整頓。旋奉令全部撤退，於十九日撤離。南撤歸航途中，曾沿途威力搜索煙台、威海衛一帶海域，擊毀敵機帆船五艘，於廿二日全部到達定海，分飭依照總部電令分別歸建。

(2) 協力陸軍防衛海壇島及撤退

本第二艦隊所屬太和、太平、太湖、永翔、永嘉等船，協同海壇島上友軍李延年之第六兵團所屬之七十三軍、七十四軍作戰。本艦任務爲巡弋該島海面，適時砲擊口門一帶海岸陣地，阻斷並擊潰敵海上進攻之路，以協同友軍，確保平潭之安全。

卅八年九月十二日卯時，太和艦向可門共軍陣地作威脅性攻擊。同日共軍分乘汽艇及大木船數十艘進攻大、小練島。次（十三、日晨敵廿八軍八十二師一個團附砲十餘門攻佔小練島，我太和艦在平潭北口，向大練島及長嶼一帶砲擊逐島登陸之敵船，永翔艦亦自馬祖趕到增援，於距小練島四千碼處向該島敵軍陣地猛烈砲擊，兩島經兩艦夾擊後，敵傷亡慘重。十四日拂曉，共軍增援到達，以人海戰術攻佔大練島，我守軍一團傷亡殆盡。同時平潭南側之草峽塗嶼因我艦無法駛近支援，亦被敵軍攻佔。

時颱風襲平潭，我太和艦駛廈門避風，永翔移泊伯塘灣，敵佔地利，利用風期全力向平潭猛攻。永翔竟日與敵激戰，晚間永翔與強烈颱風及共軍苦鬥終宵，錨失鍊斷，苦撐危局，平潭城於十六日陷敵，海壇、觀音澳等地亦全為共軍攻陷。湯總司令偕余乘太湖艦於當日下午六時由廈抵達平潭時，戰局已至不可挽回地步，乃督同各艦全力掩護陸上友軍六千人轉進牛山，向葫蘆島集結。飭太和、永嘉護送至馬祖。奉陳誠長官令，全部解除武裝後，於十八日轉乘天心、中 301 等輪，由永嘉護送至基隆整訓。

(3) 廈門保衛戰及撤退

第二艦隊負有防衛臺灣海峽之全責，並支援北起東引、馬祖、烏坵以迄金門、廈門陸上友軍之防衛作戰，俾屏障臺灣、澎湖之安全。主力置於金廈，一部份置於馬祖，而以澎湖為補給基地。經常駐防廈門之兵力計有：太湖、洪澤、楚觀、永嘉、美宏、聯錚、南安、驅巡二號，及砲 203、15、16、17、18 等十四艘艦艇，以支援湯恩伯所屬陸上守軍之作戰，適時以主力擊毀共軍之渡海進犯，以確保廈門相機反攻；另尚保持機動兵力以支持全面作戰。

九月十三、十八日平潭、同安之戰相繼展開，隨戰局之發展，危及金門、廈門。湯恩伯將軍以代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負責金廈及平潭防務，第八兵團司令劉汝明負廈門地區防衛之責。八月廿七日第五十五軍軍長曹福林奉令兼任廈門防衛司令，嗣復奉令第八兵團改編為閩粵邊區綏靖總部。敵第廿九軍第八十七師於九月十九日 2100 竄犯澳頭劉五店，已使廈門島之東北面感到威脅。集美方面之守備雖有艦砲密集

支援，終因陸上友軍排長以上幹部傷亡過半，士兵損失達三分之二，亦於九月廿二日撤返廈門。此後則集中於九龍江以北橋頭堡及九龍江以南橋頭堡之爭奪戰。

1. 九龍江北岸橋頭堡之戰鬥

九月十九日黃昏後敵九十一師一部進至嵩嶼以西六公里之北市，是晚 2000 依其主力之到達，開始進攻後山海，戰況激烈，部份陣地被共軍突入。守軍第廿九師八十七團團長梁廷在太湖、永嘉、洪澤三艦及 202、203 兩砲艇強烈火網支援下，奮力逆襲，盡殲突入之敵，恢復原有陣地。廿一日凌晨，敵後續部隊源源到達，乃於拂曉再興攻擊。守軍巧妙發揚陸海協同火力，擊退犯敵。至此敵第九十一師已成強弩之末，乏力再舉，只作擾亂性之襲擊。其後一面調集大砲四十餘門，並依九十二師一部支援，於九月廿三日拂曉再度猛攻。然我陸海火力協同密切，敵砲旋遭制壓，其突擊步兵亦傷亡慘重，只得退卻整頓。敵知強攻無效，乃採末端作業，日有進展，威脅日增，廿四日敵利用末端作業成果於陣地前緣突然發起強攻，情勢驟感危殆。我軍迅以第八十六團第三營船運嵩嶼馳援後山，與敵展開浴血搏鬥，終於擊退共軍，戰況復趨穩定。至廿五日 0055 時敵再傾全力發起人海衝鋒，我方傷亡慘重，彈藥補給不繼，後山陣地終被敵突破；守軍仍依要塞及艦砲支援，殲敵越千，陣地遂再復舊觀。延至 0300 共軍利用低潮，經由海灘迂迴我陣地左翼，且右翼復被突破，守軍傷亡已逾三分之二，梁團長身負重傷，一時陷於混亂，然仍勉力支持至廿五日拂曉前，始奉命在艦砲支援下向廈門撤退。

九龍江以北各橋頭堡自九月廿五日後山轉進後，遂全部陷敵，廈門本島北、西兩面，從此面臨第一線。（嵩嶼防衛戰中，永嘉艦曾多次參加，表現英勇戰績卓越，而國防部戡亂戰史第十四冊「東南沿海地區作戰」第六十至六二頁之第二目中，未列入九龍江以北各橋頭堡戰鬥，特於此處增入，以彰忠勇。）

2. 九龍江南岸橋頭堡之戰鬥

綏署令九十六軍於九龍江南岸佔領橋頭陣地，掩護廈門西南該軍第二八一師主力守備嶼仔尾，一部於浮宮附近佔領前進陣地。以第二一二師守備港尾，一部守備深澳，九月廿一日共軍跟蹤而至，又令僅置兩個團守備嶼仔尾及深澳，主力限即向廈門轉進；此時共軍跟進至港尾，港尾陣地因主力撤退旋告失守。守備嶼仔尾第二八一師之部隊竟自作主張，早已撤離，致嶼仔尾未戰而陷。綏署鑒於嶼仔尾守軍不戰先退，除嚴辦以肅軍紀外，並為確保海軍在廈門港水域協力作戰之行動安全，乃以第一六六師四八九團於廿三日 0900 在我要塞及海軍太湖、聯錚兩艦之火力的支援下，搶灘登陸，重新規復嶼仔尾，共軍一部被殲，餘部退竄後石樓，我登陸之四九八團於當日 1300 進佔觀音山、虎伯山及鼎仔內山之線，廈門港之威脅乃由是解除。嗣並掩護我第二一二師轉進浯嶼，再於廿五日轉進至廈門。

嶼仔尾方面之登陸戰雖獲成功，奈以兵力不足，無法擴張戰果。綏署鑒於第九十六軍主力已因敵之強力壓迫，且經過港尾、南大武山、深澳及靈殊山之連續戰鬥，已經由美島撤退至浯嶼向廈門轉進。至廿四日 0700，嶼仔尾登陸之部隊雖在要塞及艦砲火力支援下，仍難堅守。

至 1500 已被迫收縮於鼎仔內山東北狹小空間，再堅守嶼仔尾橋頭堡至爲困難。敵更依其後續部隊之到達，全力進攻。綏署乃令該部於 1920 撤返廈門，嶼仔尾遂爲共軍所據，而九龍江南岸橋頭堡戰鬥亦由是告終，廈門南面及海軍艦艇之戰鬥行動遭受極大的威脅。

十月二日，本第二艦隊爲摧毀廈門外圍據點共軍陣地，粉碎共軍渡海攻擊，由我率領永嘉艦及 202、203 砲艇至雞嶼，會合砲 15、16 等，以五艦火力向窩嶼敵砲陣地及共軍集結地點猛烈轟擊，共軍曾以山砲、追擊砲還擊，結果全部爲我艦砲摧毀。旋轟擊嶼仔尾、深澳、澳頭等處，毀敵砲及陣地甚多。

3. 鼓浪嶼作戰及撤退

十月十五日，共軍終於對廈門及鼓浪嶼發動攻擊。1500 起以其砲兵火力，向廈門外圍據點及市區濫射達三小時之久。黃昏後，突然轉移火力指向鼓浪嶼，迄 2000，陣地工事大部被毀，官兵傷亡頗重，然仍利用工事及廢墟，重組火網，嚴陣以待。共軍於十五日 2000 對廈門、鼓浪嶼同時渡犯。時共軍一部已在廈門島北岸登陸，而鼓浪嶼當面，亦有敵船筏約四百餘艘，裝載共軍第九十一師三個團及九十二師第三七四團共約萬餘之衆，分由嵩嶼、象山、九龍江口，朝向鼓浪嶼西海岸急駛而至。首由我海軍艦艇全力戰鬥，旋鼓浪嶼島上戰防砲部隊，亦依預訂計劃進入西海岸第一線陣地，發揚熾盛火力；當即擊沉敵船百餘，餘則橫竄直撞，狀至混亂，然仍有部分敵兵利用三角形救生架，泅近登陸。守軍當即勇猛迎擊，敵兵大部倒斃水中，一部約六百餘人棄械投降，僅少數仍負隅頑抗。

次（十六）日 0100 頃，敵船五十餘艘復在其砲火掩護下，自九龍江口直駛五考台。時正高潮，我海軍主力投入廈門以北海域之戰鬥，僅有 202 砲艇支援當面戰鬥，致情勢緊急。然我鼓浪嶼守軍仍能沉著應戰，俟敵接近我陸上守軍預設汽油筒區後，適時射擊引燃，霎時造成一片火海，共軍紛紛棄船，大部葬身魚腹，僅少數泅渡登岸，當即展開一場肉搏激戰。五考台經慘烈的肉搏激戰，陣地甫告恢復，0300 共軍三千餘復乘小艇百餘艘來攻，此時第二艦隊主力已自北調回，在我熾盛之海陸火力下，迄 0430 悉予擊沉無一生還。十六日拂曉，陸上守軍清掃戰場發現，岩穴中尚隱藏敵兵四百餘人，均俯首就擒。

共軍進犯鼓浪嶼，第一批船隻四百餘艘，載四個團計萬餘人，繼以第二批五十餘艘，第三批百餘艘連續竄犯，總計當在兩萬人之譜。除船被我陸海火力擊沉，人員亦隨之沒入海中。最後在島上存活共約一千餘人被俘，則共軍九十一、九十二兩師殆已全部覆滅。

防守鼓浪嶼之廿九師英勇作戰，與海軍艦艇密切協調，故使鼓浪嶼屹立未動，惟廈門本島狀況卻日趨惡化，部隊混亂，多蜩集東南海岸。綏署鑒於廈門狀況已無可為，乃集中全力調集船隻，準備撤離，致對鼓浪嶼方面無暇兼顧。湯主任於十六日 1200 命令與太和艦轉廿九師：「自行籌集船隻，並與海軍切取連繫，即向烈嶼轉移。」奈以該師受命之初即抱定與鼓浪嶼共存亡之決心，未控制輪具，當日 1700 除留置第八十六團繼續掩護外，師之主力於黃昏時分開始自力撤運。時正值強勁逆風，又值退潮，官兵以急造之木筏於一片昏暗中橫越長達八公里的海面，致使原本決意為國捐軀之官兵，竟多數葬身魚腹；擔

任掩護的八十六團則未能撤出。第廿九師安抵烈嶼者僅官兵一千餘人，實為最不值得的損失。

4. 廈門之作戰與撤退

共軍進犯鼓浪嶼同時，亦於十月十五日 0200 自北方進犯廈門。於其泛舟之直前，先向我廈門北海岸陣地實施猛烈砲擊，滿載共軍之舟波在其砲火掩護下，分由劉五店、集美南駛。共軍第八十七師一部首於下馬、鍾它、五通一帶搶灘登陸，一部在石湖山、互神山一帶登岸，另股共軍則在高崎東西之線強行登陸；守軍防堵不及、致有部份共軍鑽隙突入殿前、寨上。狀況演變至此，廈門北海岸遂陷入激戰中。

綏署及防總指揮所，已先轉移黃厝。十月十六日拂曉，我陸軍第一八一、一六六師接奉轉進指示後開始向南移動；不期敵跟蹤南迫，原期於高林、枋林、上寨以南之線重新佔領陣地，因而無法實施，只得續向南移。至東宅、薛嶺、仙岳山之線始勉強建立應急陣地，與敵展開激戰。正當廈門島北側節節南移之際，原任東南方面防守之第一一九、一一六師與二八二團，竟自作主張，分別集中，向本島東南轉進，以致本島東南沿海一帶部隊聚集，秩序紊亂，甚至大多脫離掌握，爭奪渡具。

綏署代主任湯恩伯目睹大局已難挽回，為趁共軍尚未南迫前，及早搶救有生戰力，即飭曹軍長指揮所屬堅守薛嶺東西之線，以待船舶之到達；並令聚集黃厝一帶之第一六六師，即以一部挺進何厝、石村、洪山柄之線，佔領陣地；主力佔領雲頂岩；負責掩護主力之撤退。到十六日 1000 頃，我放棄薛嶺東西之線，退守何厝、江頭。幸共軍亦因

登陸兵力不足，攻勢轉趨緩和。我立即飭中 103 及 100 登陸艇立即回駛接運。湯主任以部署既定，情勢未再惡化，乃偕劉汝明總司令登太和艦轉往金門，再部署金門防務。是時我海空軍全力出動，迫使敵後續部隊不敢於白晝發航，而已迫抵江頭、何厝之敵，亦被迫隱伏，未敢遽行攻擊。

我將湯主任、劉總司令等送登太和艦後，自己於 1000 登岸，乘吉甫車前往廈門視察海軍各單位撤退情形，車行沿途及廈門市區均極為平靜，先至海軍巡防處駐址，次巡視海軍官校校區，所有海軍單位均已撤離，只有海軍官校內有自鼓浪嶼送來之俘虜約一千人，由一位軍官及兩位士兵看守，那位軍官向我嚴肅地行了一個舉手禮，並說道：「你們海軍昨夜打得真漂亮，聯珠砲不斷發射，海上沉斃了不少共軍登陸軍，我們陸軍又接著打那些漏網的，你看這約一千人都是昨晚幸運不死於海陸軍火網下的共軍，都是今晨自鼓浪嶼送來的。」隨即相視而笑。

十六日夜 2400 海軍第 203 掃雷砲艇駛抵曾厝接運廈門警備司令、第五十五軍副軍長等高級人員共八人先行撤離。又海軍中 103、109 兩登陸艦，迄十七日 0330，始在白石砲台搶灘接運，各部隊為爭先搶搭，秩序大亂，竟發生不必要的傷亡。滿載後的中 103 艦首先啟碇東駛，中 109 號發航較遲，遭共軍砲擊，命中一發，傷亡十餘人，旋經聯錚制壓，始安然離岸。兩艦計共搭載一萬二千餘人，未及登艦官兵，則利用小艇、竹筏、門板甚至輪胎等作為渡具，而能撤抵烈嶼、金門者，亦達一千人，連同鼓浪嶼撤出者，總共一萬四千餘人。

此次進攻鼓浪嶼之共軍有第九十一師、第九十二師萬餘人，全被我擊滅，是一次漂亮的大勝仗。不幸登陸廈門島北面之敵卻一路順利。我陸軍部隊番號衆多，指揮及統御錯雜，致節節敗退，影響全局，引恨撤退，功敗垂成。

(4)金門古寧頭大捷之役

金門古寧頭殲滅戰的大獲全勝，主要歸功於先總統蔣公當時以在野之身，默察固守台澎金馬各島的重要性，同時認為中共挾其大陸軍事優勢，以為區區海島垂手可得，必將大舉來犯；故在古寧頭之役前四十日致電湯恩伯、周碁、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石覺等陸海空軍高級將領，務要嚴加預防與戒備，違者嚴懲不貸。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辭公調度指揮得宜，以及陸、海、空三軍密切協同支援的綜合戰力發揮所獲致。

我於廈門撤守第三日，即十月二十日夜乘太湖艦北巡馬祖，視察駐在的艦艇與巡防處，即赴掩護十二兵團自汕頭撤運，越一日返回金門，更進一步瞭解巡防處及駐在各艦艇狀況後，於廿四日回到馬公基地處理金門巡防處（由廈門移設）馬祖巡防處（由馬尾移平潭再撤至馬祖）及在前方各艦艇之各種後勤支援作業諸般事項。然後自金門北巡，沿途視察烏垣及馬祖防務，適切部署之後，轉往馬公，於十月廿四日到達。當時馬公為本艦隊之後方整頓補給基地，就駐防金門、馬祖、艦艇之補給、修護諸問題，與該地之補給站及造船所諮商協議。

不意次晨（十月二十五日）0210 共軍在岸砲掩護之下，向大金門壟口、古寧頭一帶我陸軍第二〇一師陣地強行登陸，我於 0400 獲知上

情，並悉我駐防金門艦艇已依照原訂作戰計畫，在當時海上資深指揮官中榮艦長馬焱衡中校依狀況適切指揮下，協殲犯敵。中榮艦、202及南安砲艇，奉馬焱衡指令，駛入古寧頭西北烏沙水道，以猛烈砲火協擊陸續到達之舟波及聚集灘頭之共軍，另飭機動力較差之楚觀、聯錚、淮安、203、15、16各艦艇，由楚觀艦長指揮，佈防於大、小金門間海域，嚴密防範共軍經此海域渡犯，以策大金門西側後防之安全。

迄 0830 頃，戰況已有進展，適胡璉兵團之第十九軍所屬文立徽、廖先鴻團所乘運輸船抵達料羅灣，浪高湧大，小艇無法卸載及時增援，中榮艦乃趕至料羅灣撥運。202、南安兩砲艇及其餘艦艇，仍留原海域繼續戰鬥，一面支援陸上友軍反擊，一面阻敵後續部隊海上增援。戰至薄暮，擊毀敵船及斃敵官兵甚夥。而掩護大、小金門間海域，防止敵滲入我陸上友軍之後防，確保後方安全無虞，穩定前方攻擊勢力於不墜，關係全局亦至為重要。202、南安兩砲艇艇長均為優秀幹部，能征慣戰，雖在共軍密集砲火下，仍驍勇前進，尤以 202 砲艇長李濟民曾於長山八島及廈門作戰中，均表現極為優異，而中榮艦長馬焱衡之卓越指揮，充分表現我革命軍人之精神。

中榮艦於料羅灣駁運第十九軍文、廖兩團部隊搶灘登陸增援，新銳適時加入戰鬥，使整個戰局為之改觀。該艦於完成駁運任務後，即再回古寧頭以西海域指揮 202、南安兩砲艇徹夜巡擊共軍。

我於廿五日晨 0300 獲知共軍已進犯金門，立即率太平艦自馬公前往金門，當時北風甚疾，艦駛出漁翁島之後，風大浪急，艦左右翻滾甚厲，有時傾至左方久久不能回復。及至天明，我已進入艦長室休息，

艦仍側風航行，全艦搖動傾斜益劇，艦速極慢，發現右舷已被巨浪扭現裂痕。當時本艦隊參謀長兼太平艦艦長馮啟聰請示可否返回，我認為金門戰事正急，不能回航，乃飭右轉向北頂風航駛，風力仍甚強勁，艦身震動甚劇，且海浪時時掩艦面而過，艦面設備損傷極大，如此航行，勢難持久，乃將速力減為六節，艦身雖然稍穩，但前進速度為零，有時甚至後退，如此持續迄當夜風浪稍減，於廿六日零時頃到達烏坵附近海域確定船位後，乃轉航金門，順風航行，於 0300 許到達金門，立即加入戰鬥，並統一指揮中榮、南安、202 等艦艇，協力陸軍團殲作戰，使古寧頭之共軍被我南北突擊，喪失一切行動之自由，海軍功不可沒。

時已近午，我乘汽艇於水頭登岸，聽取巡防處簡單報告，飭其將已遷至船上辦公之部份人員，即回原處址辦公，並由王處長陪同往湯總部，因湯主任在第一線督戰，乃轉往前方指揮所，見到李司令官良榮與陸軍將領多人，李司令見本人親自率艦到達協調敵後支援，原有因天氣惡劣造成之誤會為之盡釋，此時陸上已縮小包圍，將敵壓迫於古寧頭半島就殲中。

事畢，乘原艇回旗艦。馮兼艦長勇敢沉著，小心翼翼地將艦駛進古寧頭西北海域，用主砲對大、小嶝敵砲陣地，行制壓射擊，並轟擊敵船，以阻其返航駁運增援部隊。

廿六日黃昏後，接綏靖公署周參謀長無線電話：古寧頭水際一帶，聚集共軍甚多，陸上無法進擊等語，乃令南安、202 駛近古寧頭西北海域，予以擊滅。繼仍徹夜巡弋，防敵逃逸或增援；太平艦則進至古

寧頭以北海面，用主砲向大嶺、澳頭等處敵砲兵陣地實施制壓射擊，並轟擊敵船泊地，摧毀其渡犯增援之企圖。戰鬥到廿七日凌晨，我陸軍卒將古寧頭敵之核心陣地完全擊破，至 1000 時，隱伏古寧頭西北海岸斷岩下之餘敵，亦全部被俘，戰鬥遂告結束。

此次作戰勝利，主因層峰指揮調度適切，陸上友軍忠勇奮戰，我海軍艦隊就艦艇能力所及，協同作戰，悉力支援，達成制敵阻援及駁運我增援部隊，適時使有生力量，投入作戰，以獲全勝。

共軍此次在無海空軍支援下行岸至岸登陸作戰，遭致徹底殲滅。自後在我海空軍支援地區，不敢再輕率妄動，此我戡亂戰爭中之一大轉捩點。

(5)助行關閉

民國卅八年六月廿一日，政府宣佈：「封鎖被共匪控制之沿海各港口」。即奉命擔任對共軍沿海搜索警戒及口岸封鎖與偵察任務。茲擇其較要者分誌為次：

一、遠駛渤海執行關閉：

卅八年八月四日，我奉令率太湖、太昭兩艦離定海北航。七日兩艦砲擊蓬萊角敵砲陣地（詳前「長山八島撤守」），八日率太湖、太昭兩艦威力搜索渤海灣，即駛往塘沽，到達塘沽外海時，見有外國商輪巴拿馬籍「大西洋貿易號」、「澳為茲號」、「新利安號」、「新利豐號」萬噸級巨型貨輪四艘，敵輪船 65 號及天龍號兩艘，拖船兩艘，駁船四艘集泊，下卸物資。除外輪無法處理迫勸回航外，經將 65 號敵

輪砲擊焚燒沉沒，天龍號敵輪砲擊重傷擱淺，拖船兩艘拖曳卸貨駁船四艘，押至長山八島交巡防處處理。再續北巡秦皇島、葫蘆島，十一日 1900 抵秦皇島海面，旋轉航東北，向葫蘆島、營口繼續巡弋偵察重慶艦狀況，不意我艦隊於十二日 0520 在葫蘆島附近海面時，獲悉共軍已自凌晨二時許全面進犯長山八島，急轉航高速駛返支援，於 1430 返抵長山島時，大小黑山島及長山南島均已不守。

二、閩海區關閉：

此區關閉阻截成果計：

1. 英籍南元輪勸阻回航。
2. 十二月十四日英籍女工號擬偷入閩江，爲太昭艦發覺、迫令回航。
3. 英籍興誠輪及明和輪勸阻回航。
4. 英籍盛京輪，經我 142 號砲艇射擊，急駛遁走。

三、蘇浙沿海區關閉：

1. 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奉總部肅寅刪電極機密：「據確報英輪 Emperor Dirkl 寒日下午七時由香港載重要飛機零件千噸，偽稱開韓，實以天津青島爲目標，尤以天津爲可能，速率約十五節，判斷仍經海峽舟山北航，希計算航程於公海內亦可派艦截捕，除永泰艦於馬祖北駛截捕外，希洽空軍偵察協緝等因。」我自舟山率太湖出海會合永泰艦候截緝捕該輪，數小時後見該輪駛近，另有英驅逐艦一艘隨護，經

與英驅逐艦以燈號通信往返多時，責該輪不應運輸重要物資資敵，仍未獲同意登船臨檢，情況緊張，乃與通信間敘往事，約半小時後，彼允我派臨檢隊登該輪查看，乃令永泰艦派艦務官率臨檢隊登輪實查，經查該輪各貨艙及底艙確均空無一物，乃急電總部請示後放其航去。

2. 美籍飛箭號迫近我長江口雷區，經砲擊阻離去。

3. 截阻英籍愛弟斯摩號駛滬。

4. 截獲機帆船一艘，偷運酒精駛滬資敵，人員押解，船擊沉。

5. 五月三日永修艦截獲敵機帆船七艘。

6. 五月十七日寶應艦截獲敵帆船兩艘。

(6) 舟山協防及撤退：

上海撤守之後，原駐防舟山陸軍計有第六十七軍、第七十五軍、第八十七軍及第七十師。為強化舟山防務，迄三十九年春，陸續增援第五十二軍、第十九軍及第四十五師、第九十二師，總兵力達五個軍及海軍陸戰隊第一旅並砲兵與其他支援部隊，總兵力計十二萬五千人。

當面之共軍三野主力，計十四個軍為主體，共約三十七萬五千人，分別駐屯江、浙沿海及浙贛鐵路沿線，並配屬有機帆船三百餘艘，帆船五百餘艘，分別控於金塘、梅花、大榭等島附近，有大舉冒險進犯之模樣。自四月以後，中共在俄帝支援下所建之空軍戰力，僅東南沿海，即擁有各型戰機二百餘架，其中並發現俄式噴射機。另據情報判斷，中共空軍似以徐州為基地，以南京、上海、杭州、衢州為前進基

地。擁有 TU—2 重轟炸機、LA—9 驅逐機、輕轟炸機及少數俄製噴射機，共約一七七架。

我在岱山新建之空軍基地雖已完成，定海機場亦已擴建，但我空軍全般支援能力究屬有限。中共空軍力量日益增長，基於我空軍實力以及舟山、台灣間航程的事實，因此，我在舟山方面之制空能力，顯已日趨劣勢；因制空能力減弱而影響到制海能力，關閉政策已無法執行，將使舟山保衛戰陷於困難。在此情況下，我政府雖亦熟計利害，終難遽下決定。最後由前美國海軍柯克上將力陳我駐防舟山之空軍、海軍所面臨之威脅，以及因而影響於陸軍之作戰情況，並對台澎金馬全般戰守之影響，建議即自舟山撤退，以期集中兵力，確保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再圖進一步之發展。此經先總統蔣公慎思熟慮，終予採行。

卅九年五月十二日石司官已密告蔣公決定撤退，次（十三）日副參謀總長郭寄嶠、海軍副總司令馬紀壯，及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飛來定海，正式轉達命令，並奉蔣總統卅九年五月十三日七時親筆函示：

「玉璽同志司令：此次我軍行動，能否完滿達成任務，全視海空軍出擊之努力程度如何。務希同志積極行動，每一艦艇皆能發揮大功效，是為至要。順頌戎祉 中正手啟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七時」

海軍以主力分別控置於登步、朱家尖及冊子山西北海南，一部（機動艇隊）仍於大貓山東西海面，嚴密警戒，並於每日黃昏後，向敵岸重要目標，實施猛烈射擊，以掩護我軍撤退行動。茲述海軍掩護戰鬥及撤退如次：

(一)掩護戰鬥：第二艦隊原駐舟山計有太昭、太湖、太康、泰安、永修、永順、嘉陵、寶應等八艦，及配屬指揮之第一機動艇隊暨登陸後勤艦艇共卅九艘；海總部爲保證舟山轉進之順利實施，特增派中基、中程、中權、中建、中訓、中練等艦急駛舟山，協力掩護及撤運；另復以大慶、大明、普陀、武功四拖艦，兼程駛抵舟山海域待命。

我於撤運期間，親率艦隊主力，巡弋於金塘、甬江口、杭州灣一帶海面；而以一部巡弋桃花、象山間，積極搜尋敵艦船及有利目標，予以致命打擊，另控置一部於杆欖海面，以掩護該港區之安全。永修則擔任長塗、高亭、普陀間之警戒。第一機動艇隊以主力控置舟山本島西南海面，保持警戒，掩護陸軍部隊登輪與撤運。

五月十二日 0900 許，我泰安艦於馬目山附近海面砲擊金塘，毀敵砲四門及工事多處。午後於回航沈家門途中，復向共軍司令部轟擊，毀敵營舍三十餘間，傷斃共軍甚衆。太湖艦亦於是日巡擊瀝港，泊港之船舶悉被擊毀；入夜復駛往鶉鵠海面，協力砲 137 艇砲擊鶉鵠與桃花島上之敵，毀敵工事多處。

十二日夜，以寶應、嘉陵、永修及 139 號砲艇，冒濃霧，分別巡弋册子山、朱家尖、大小平山警戒。

十四日我再率太昭艦，冒濃霧出海，於朱家尖、普陀、秀山以東海面，連絡協調各撤運船隻指引停泊集結，入夜則錨泊杆欖港外警戒，掩護陸軍裝載。同日，我太湖、寶應兩艦，警戒岱山西北海面，並曾砲擊金塘，頗有斬獲。而泰安艦及第 137、第 139 兩防艇，則全力掩護登步及大馬蟻島守軍撤運，並於黃昏前後，再砲擊桃花島西部之共

軍，計毀敵營房十餘棟，共軍傷亡頗重。是時我第一機動艇隊之防三艇，擔任定海港之警戒，並巡擊大榭島。

太康艦於十四日亦駛來舟山，當令擔任普陀方面之警戒，當晚亦曾砲擊桃花島。十五日上午，我率太昭艦巡視各島撤運情形，均正順利進行，而我擔任掩護之各艦，均能主動對敵攻擊，迫敵隱伏，不敢妄動。

十六日拂曉，總司令桂上將亦乘旗艦親臨巡視。時陸軍之撤運已大致完成，而我海軍艦艇亦於此接近完成之直前，猛擊金塘之瀝港。菜花山、杭州灣南匯角海面之敵船三百艘被我擊毀其三分之一，桃花島之敵，由於我艦隊全面出擊，且各艦電台連絡如常，使敵莫測我軍虛實，終得從容撤退。

(二)護航作戰：五月十六日午後，載運舟山地區陸軍之各海輪及登陸艦，概已進至指定海海面集結，為等待長塗島之海軍陸戰隊，石司令官乃將啟航時間延至十七日晨。

十七日 0050，我接獲啟航及護航的指示後，即作如下部署：

1. 太湖、太安兩艦，分由大魚山、普陀山海面巡弋位置，駛至南山列島一帶海面，擔任護航。

2. 由永修艦轉知溫台巡防處，應巡弋海門、溫州灣一帶海面，阻敵襲擊我運輸船團，並防我運輸船隻中萬一有潛駛敵區者。

3. 通知第一艦隊司令劉廣凱及馬祖巡防處關處長，派出艦艇，擔任台灣海峽之掩護。

4. 永修艦於完成嵵山撤運使命後，則隨船團護航返台。

5. 寶應艦於完成衢山撤運使命後，則隨船團護航返台。自十七日辰刻起，太康艦率領護航台定航線。太昭艦清查各海面，並巡視普陀附近。寶應艦先駛衢山，掩護部隊裝載。太湖艦南巡至監山錨泊警戒，並清查沿途各港。永修艦先在嵵山掩護中權撤運。泰安艦護航至魚山列島錨泊警戒，十八日隨太湖艦至大陳，永順艦先在大陳警戒，而於十八日率第一機動艦隊直駛台灣淡水。

十九日全部護航任務完畢。海軍除寶應、嘉陵、海澄、海鷹續留住大陳外，餘均先後駛返台灣各港口。

(三)海軍部隊之撤退：第一軍區於五月十二日 1100 完成撤退部署，午後開始撤運海軍陸上單位。至十七日 1400，除護航艦艇外，共撤出大小艦艇、船舶共五十六艘，人員約一千五百人，眷屬二百六十人，並將長塗、中衢、嵵泗列島陸軍各守備部隊一併接運返台。據守長塗山之陸戰第一旅（共五千餘人），於五月十二日徵集帆船，十五日先完成重兵器之裝載，至十六日午，部隊始逐次集結，1900 登輪完畢。然後區分第一、第二兩船隊，於十七日上午先後由長塗啟碇駛台。軍區司令李連堦率最後撤離官兵乘中練艦先至大陳。迄十八日 1600 始離下大陳，逕駛左營。

至五月二十日，我由舟山撤運來台之陸軍部隊及隨行人員，計十二萬五千人，戰車一二一輛，馬一九〇匹，各型車輛一八〇輛，及各部隊裝備武器全部，均安然到達台灣，毫無遺漏。撤運任務圓滿完成，台澎防務益趨堅強。

至我全部撤離廿四小時後，中共始獲悉國軍業已撤離，延至卅六小時後，始有敵偵察部隊登陸定海，足證我保密之確實，行動之迅速。

(五) 副總司令兼艦隊指揮官任內

——台山列島海戰大捷

四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大陳及其關聯島嶼披山及漁山（在大陳南北各三十浬）之撤退，由兩棲部隊司令指揮會同美海軍第七艦隊司令執行，一切順利。我當時以軍令副總司令兼任艦隊指揮官前往大陳督導，又經國先生亦去大陳巡視，於如此複雜多變的軍事狀況下，對其行動及安全專責照顧，另有沈之岳負責之游擊隊亦隨侍左右，經沈之岳查知大陳以北一百二十浬之東福山未列入撤運計劃，經稟明經國先生，由我親率艦前往，二月十一日撤離，隨該游擊隊尚有越劇（紹興戲）一隊亦一併撤出，臺灣之現有越劇以此。豫劇（河南戲）曾隨黃杰兵團撤到富國島，再撤來台，後屬海軍陸戰隊，有健全之發展且後起有人。惜越劇則任其自行發展，時日一久恐後繼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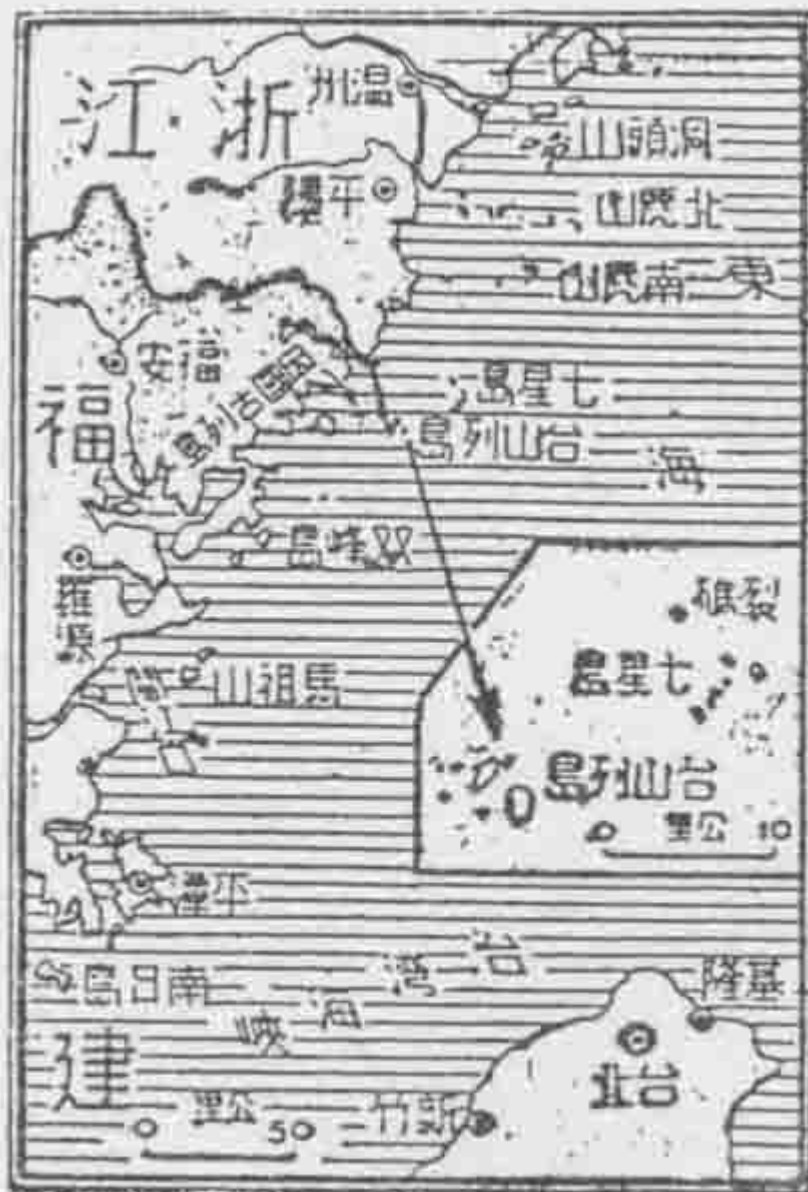
我國軍自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主動撤離大陳後，共軍即分批進佔。開始進佔台山島的共軍已有五、六百人，登陸以後，把砲安排

起來；二月十八日清晨，又由中共海軍溫州大隊所屬的艦艇，組成增援船團，繼續向台山列島增援。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傍晚，我海軍接獲空軍偵察敵情報告，在台山列島附近海面有艦艇活動，台山島上也有構工活動，經查明我海軍無艦艇在該處行動，是則該島附近艦艇及島上構工活動，係屬共軍已無疑問。台山列島在浙江、福建接鄰界的東方海面，距大陸南關山十五浬。島上設有航海燈塔，為航海重要指引點，亦為來往漁船漁民暫泊休息之處。該島在南麂山島之南四十浬，南距東引島四十浬，距馬祖六十浬，形勢上為防守或撤守南麂山島的要點。若中共控制該島，強化攻防設施，則將成為共軍的軍事要地，在當時軍事情勢至為重要，將使南北麂山島陷於孤立，我歸航船團亦將受其制壓。而南麂山島上駐有國軍 3575 人，義民 1070 人，尚待決定繼續堅守或撤退。為制敵機先，使駐守南麂山島的國軍及義民堅守或撤退均獲安全，我於接獲敵情報告後，當晚即親率太湖、太倉兩艦自基隆港出發，駛向台山列島；並令在台灣海峽烏坵島附近巡弋的太康、太昭兩艦立即北駛會合，搜剿中共艦船，摧毀島上軍事設施。

十八日清晨 0625，我艦隊開始接近台山列島區域，我在太湖旗艦的駕駛台上，不時用望遠鏡注視遠方海面的敵情；到 0700 艦隊距台山列島只有六浬，我當即發出備戰命令。0725 發現共軍大型砲艇四艘，繼又發現約三百噸級的共軍登陸艇八艘駛向台山。十分鐘後共軍艦隊在七千二百碼距離，首先向我開火，我艦隊早已備戰完成，但未于理會，仍向前疾駛，於 0742 我旗艦左舷中彈，時共軍砲艇隊距我四千九

百碼，已入我艦隊砲火有效射程距離，開始以兩艦全火力向共軍艦隊砲艇集火猛烈射擊。這時太康、太昭也疾駛適時到達，加入戰鬥。幾分鐘後共軍砲艇不支，竟忘其掩護八艘登陸艇任務，急向南北台山島之間竄逃。



台山列島位置圖

到 0810，共軍砲擊疏落，我艦隊把握時機，以高速於 0819 繞到共軍登陸艇隊的後方殲敵。此時太湖旗艦機艙命中一發，士官一人重傷，水線上艦舷貫穿了一個洞，機件毫無損害，艦仍繼續領導著艦隊殲敵。此時共軍砲艇三艘中彈著火，其中兩艘立即下沉，移時另一艘亦沉入海底。我英勇官兵愈戰愈勇，距離一千五百碼時，乃集中砲火轉向八艘滿載共軍的登陸艇射擊。共軍在台山島的岸砲雖然熾烈，但我軍士氣旺盛，仍繼續對共軍登陸艇隊攻擊，擊沉其中兩艘，另六艘也中彈不知所措，漂向暗礁滿佈的海中；共軍紛紛跳海，希望求得一生，呼叫的淒厲之聲，可以清晰地聽到。所餘六艘登陸艇也陸續沉沒於暗礁區內。另一艘砲艇正在半沉狀態漂向台島，艇上仍在冒煙。我艦隊曾打算拯救這批被迫參軍的落海者，唯因暗礁區海圖載明是未探測地，阻礙航行，無法接近，不久這批滿載物資及千餘共軍官兵的八艘登陸艇，均全部沉入海底，僅少數人員仍漂流海面。

共軍艦艇最初還有反抗的砲火，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接戰後，便成一團，潰不成軍，增援台山列島的艦隊全軍覆沒，我艦隊遂脫離戰場歸航。

在激烈戰鬥後，我預先申請空中掩護的空軍機群，也開始到達艦隊上空掩護，並繼續對台山列島附近海面共軍殘餘船艇與島上軍事設施予以猛烈轟炸。至 0900 止，又炸沉共軍砲艇兩艘，武裝機帆船八艘，炸燬島上營及帳蓬八處及砲位多處，島上共軍死傷慘重。並據報炸沉敵潛艇一艘。

這次海軍根據空軍偵察敵情報告，主動出擊，海戰勝利結束後空軍又到達戰場掩護，轟炸島上砲位營房及附近船艇，擴大戰果，是海空協同作戰的一次圓滿配合，獲得巨大戰果，粉碎了共軍孤立南麂山島的企圖。中共則不顧我海空優勢冒進，遭遇和五年前古寧頭戰役的相同結果。

這次海戰，艦隊官兵英勇奮戰精神令人感佩，當陣亡的胡鳴聲戰士在砲位倒下時，中士砲長劉錫福立即接上，繼續向敵艦猛射，為他的伙伴報仇。此外另有宋心蘭、薛景森、周崇信三人受傷，艦僅被擊中三發，我方損失輕微，共軍死傷當在二千人以上，可說是一場全勝的海戰，盡殲共軍增援台山島的艦隊。

國防部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戡亂戰史」（十四），對於這次海戰有些錯誤的記載，現指正如下：

(一)「……第八十五特遣警衛支隊第二區隊兼指揮官黎玉璽，親率太湖、太倉艦…」

我是以海軍軍令副總司令兼艦隊指揮官指揮此一作戰，並非第八十五特遣支隊第二區隊兼指揮官。又此次作戰在南麂撤退之先，是就當時情勢所採行必要而主動的搜敵殲敵，有助於南麂撤退行動之完成，並非南麂撤退之「先期海面戰鬥」。

(二)「……我停泊島嶼之太康、太昭兩艦聞訊後，以高速疾駛而至……」

此「聞訊」二字有誤，實係我於接獲敵情報告後，當晚即親率太湖、太倉兩艦自基隆港出發，駛向台山列島；並令在台灣海峽烏坵附近巡弋的太康、太昭兩艦，立即北駛會合，並非兩艦「聞訊」自動前往。

(三)「……時黎玉璽將軍已調升海軍副總司令……」

此「時」字似指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夜，實則我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一日即已升任副總司令。

我於大陳撤退及南麂撤退，均親赴前線觀導，這是因為我任副總司令主管作戰，又兼任艦隊指揮官，負作戰全責。此次獲知空軍偵知敵情，鑒於全面軍事情勢之需要，主動出擊。再如大陳撤退時劉廣凱之計畫漏列東福島游擊隊之撤退，我從沈之岳報告經國先生時獲知，即主動自率艦隻前往撤出。當時如果轉令劉廣凱增列項目去做，他也一定會去做的，但必須調整整個計畫，才能執行，牽連太廣，所以我逕自承諾去做，以免公文來往貽誤戎機。

(六) 副總司令兼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任內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一日，我由軍令副總司令兼艦隊指揮官改為兼任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由此以迄四十五年六月期間之作戰情形，我的日記及總部資料中均無法查對確實，無法記錄，茲謹就四十五年七月迄四十七年八月期間作戰之較大者計得五十三條，列舉如下。另在

四十八年八月尚有最重要的八二三金門會戰之海軍作戰，我曾寫了「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印為專冊外，將在下節中擇要敘述。

(1) 四十五年七月六日，北區支隊長率永壽、章江、貢江三艦，由東引巡返馬祖途中，於 0015 至三連嶼附近，貢江雷達發現快速小型目標四個，由本隊右後方一萬碼處向該艦（殿後艦）接近，各艦即備戰，目標接近到五千碼時，由貢江、章江兩艦加速實施攻擊，至 0028 目標近至三千碼，經該兩艦猛烈射擊後，目標旋即消失，該兩艦繼續搜索附近海面，至 0130 無發現，0200 返馬鼻灣警戒。

(2) 七月六日南區支隊清江、甌江兩艦於 0000 在金廈水道巡弋，於 0406 距浯嶼東岸約三百碼發現目標一個，自浯嶼向廈門方向移動，經目視觀測類似機帆船改裝之砲艇，航速八、九節，我艦當即迫近至一千碼時，目標轉向浯嶼逃竄，經集中火力攻擊八分鐘後，該目標迅即消失，可能沉沒。

(3) 七月十九日，南區支隊永和、昌江、資江三艦，於 2300 離烏坵，2345 接近鷺鶯島六千五百碼處，三艦向該島防衛工事及營房轟擊，敵砲曾還擊，於 2400 安全脫離戰場。

(4) 七月十九日，馬祖平面搜索雷達於 2340 發現中型目標一個自閩江口北上，北區支隊長率鄱江、貢江二艦，於次晨（二十日）0015 前往攔擊，二艦於 0055 在姆嶼及四姆嶼之間距離七千二百碼，即以砲火猛烈轟擊，接近敵船至六千三百碼，0115 敵船受傷向黃岐方面逃竄，0131 目標消失，我艦安返馬祖。

(5)七月二十日 2230，聯仁、聯智兩艦巡弋至馬祖以西海面及閩江口梅花一帶時，北區陳支隊長接馬祖聯絡組以閩江口附近發現目標，即飭該兩艦全速駛往截擊，2353 二艦於接近目標以東四千碼時，以猛烈砲火向其射擊，同時由聯仁雷達中發現目標為五個，次晨 0010 敵艇不支，向海壇島水道內逃遁消失，而敵川石岸砲亦向我艦還擊，彈落我艦四週一百二十發。此時因該目標已竄入海壇島水道內，乃飭該二艦返航。

(6)八月十八日，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目通知：二小目標於 0005 在姆嶼東南兩千一百碼處活動，隨飭章江、貢江二艦前往截擊，兩艦於 0016 駛至姆嶼與四姆嶼之間距離五千碼處開始射擊，經以三吋砲射擊後目標停止不動，判被擊中，復以三吋砲及四十釐砲猛烈轟擊，迄 0215 其中一艘被擊中起火，雷達回跡逐漸消退，於 0215 消失沉沒，另一艘則竄入定海灣內。

(7)八月廿三日，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知，北菱半島東南發現目標五個，即飭鄱江、貢江兩艦前往截擊。兩艦駛至四姆嶼東南七千二百碼處，接近目標兩千八百碼，於 0106 開始射擊，同時敵艦艇及定海至川石一帶岸砲均向我激烈還擊，我艦冒敵砲火接近至一千五百碼處，乃以兩艦全火力向敵艦攻擊，當見敵艦一艘中彈爆炸，其餘逃竄至川石島附近消失。同時德安艦在四姆嶼東南距定海一萬四千碼處，以五吋砲向定海岸砲行制壓轟擊，敵岸砲乃告沉寂。各艦於 0135 停止射擊，0140 敵艦消失，我各艦亦返防。

(8)八月廿七日，南區支隊涪江、珠江兩艦於 1200 巡至烏坵，其時我空軍正攻擊鷺鷥島共軍陣地，投彈十餘枚，我兩艦當即高速迫近轟擊，共軍砲火爲我海空軍制壓，僅南日島高射及岸砲向我猛烈還擊，島上煙火迷漫，我艦無損失。

(9)九月十一日，北區支隊於 2125 接馬祖聯絡組通報：在四姆嶼西北有中型目標一個命名 A1，德安、鄱江兩艦前往截擊，駛至四姆嶼東八千碼處，馬祖聯絡組通知 A1 目標消失，遂返防。2210 復發現四姆嶼南有小型目標四個命名 B4，德安、鄱江於 2305 接至一萬碼時，以五吋砲向 B4 射擊後，一個目標消失，另三個目標受創向定海灣逃竄，2325 我艦停止射擊，雷達回跡全部消失，2400 德安、鄱江返馬祖警戒。

(10)十月卅一日，北區支隊永壽、維源兩艦於 0515 巡弋至海壇島東八千碼海面，對海壇敵砲陣地轟擊十分鐘，敵未還擊。0530 我兩艦返航。

(11)十一月一日，南區支隊永春、永和二艦，於 2336 駛至鷺鷥島東南四千碼處，向島上陣地轟擊三分鐘，2346 該島敵砲向我艦還擊五發均落海中，我艦無損傷返航。

(12)十一月二日，我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報，發現五個目標由閩江口向定海方向航行，經於 2115 率永壽、維源兩艦前往截擊。2130 永壽、維源成橫隊以全速駛向四姆嶼附近，2145 至四姆半洋礁之間距目標八千碼時，同時轉成縱隊，採用同航戰法，開始向目標轟擊，彈著數度有爆炸火光，同時定海敵岸砲亦向我艦還擊五十四發。2217 該

目標竄至黃岐海面，我艦乃停止射擊，繼續在四姆嶼與閩江口海面一帶巡弋監視。

(13)十一月四日，馬祖聯絡組於 2137 雷達發現目標三個自閩江口向東北航駛，我永康、維源兩艦於 2240 前往攔截，雷達顯示一大二小，判為運輸艦一艘砲艇二艘，2323 兩艦駛至四姆嶼附近展開成縱隊依同航戰法，開始向目標轟擊，定海敵岸砲向我還擊十發。2330 目標竄逃頑淇灣，我艦乃停止射擊，我艦彈著均落目標附近，並數度發生爆炸火光，敵艇船可能受傷，我艦安全返航。

(14)十一月十日，北區支隊接獲馬祖聯絡組通報，發現大目標兩個向西南航行，乃率永康、永壽前往截擊。0030 我兩艦駛至四姆嶼南，距離目標五千四百碼處開始射擊。該目標為三個，雷達回跡成縱隊航進，戰鬥中當向我艦還擊，有連發砲判為四十釐砲，0031 敵定海、川石岸砲向我艦猛烈還擊，0040 我艦停止射擊，敵彈著共百餘發，至 0048 始停止射擊，0130 目標逃竄消失。在戰鬥中，敵船艇附近曾發生數度爆炸火光，判可能受傷。

(15)十二月十二日 2000，我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報，在川石島東北約一千五百碼處發現中型目標五個，航向 060，航速六節，乃於 2020 率信陽、永壽、永康三艦出擊。2020 永康雷達測得目標在四姆嶼西南七千碼處，2040 目標移至四姆嶼西南兩千五百碼處，信陽即發砲攻擊，2051 永康、永壽相繼發砲攻擊，2053 發現目標數度爆炸有火光，判目標一個可能為我艦砲擊傷，2054 敵定海頑淇岸砲及敵艦艇向我還擊，部份彈著落於信陽左後方數十公尺處，2012 敵彈著落於永康左後

方數十公尺處，照明彈二發在永康左後方二千碼上空爆炸。2104 有敵彈數發落於永康艦尾數千碼處。2109 永康、永壽停止射擊，2113 敵岸砲停止射擊，敵岸砲前後發射四十餘發。我南竿岸砲一五五及一二〇砲於 2141 開始向敵目標協同射擊，迄 2200 停止。2115 雷達發現敵艇船分散逃竄於平嶼後方。2117 我艦雷達與敵目標失去接觸乃停止射擊，返回馬祖。

(16)四十六年一月十一日，1940 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報，在四姆嶼西南五哩處發現中型目標三個，當即率成安、泰安兩艦前往截擊。2055 我兩艦位於半洋礁東三千八百碼處距目標一萬一千碼，開始以五吋砲對目標攻擊，2012 該目標逃竄，當即停止射擊，旋轉向南駛閩江口一帶，繼續往返巡弋搜索無發現。

(17)一月二十日 2240，我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報，發現中型目標二個位於平嶼附近，航向 240，航速十五節至八節不等。旋復接馬祖聯絡組通報，目標化為大、中、小三個，判為砲艇二艘及運輸艦一艘，當即率信陽艦前往迎擊，泰安隨後支援。2331 我信陽艦駛向半洋礁東南兩千碼處，雷達發現目標在龍牙石東北兩千五百碼處，2332 在距目標一萬四千碼開始砲擊，最後距離接近時，目睹三發爆炸起火，連續間最少敵艦一艘已受重傷。2339 雷達回跡消失，我艦乃繼續巡弋，雷達有效搜索閩江口迄定海灣一帶海面。

(18)一月廿四日 1910，我北區支隊接獲馬祖聯絡組通報，在龍牙石附近發現小型目標五個，航向 070，航速七節，當即飭信陽、泰安兩艦前往截擊，永修、成安支援。1945 目標在四姆嶼附近西北四千五百

碼處，距目標一萬四千碼時，敵定海探照燈向我照射，同時敵岸砲開始向我攻擊。此時信陽、泰安亦發砲猛烈對目標攻擊，並相繼接近至一三五〇〇至一二五〇〇碼內繼續攻擊，2004 定海岱澳頭方向敵砲同時向我射擊，斯時信陽、泰安目睹在目標方向三處爆炸，火光高達三、四尺，判有敵艦爲我擊中受傷逃竄，2006 敵目標竄入平嶼後方消失，即令信陽、泰安停止射擊返航。

(19)一月廿五日 1855，我北區支隊長率永修、泰安兩艦南巡，1908 接馬祖聯絡組通報，在四姆嶼南三十六百碼處發現中型目標兩個，航向東北，航速八節。1910 返航駛向目標截擊後復接通報，目標三至五節，有時不動。2005 我艦在半洋礁東北四千碼處，泰安雷達接觸目標即發砲射擊，該目標即向岸逃竄，於 2026 在姆嶼東北近岸消失，判可能已被擊傷，我兩艦乃繼續往閩江口海面巡弋。

(20)一月廿八日 2208，我北區支隊長率泰安、永修二艦於馬祖西附近海面巡弋時，接馬祖聯絡組通報，於洋嶼發現中型目標四個，旋報增爲五個，航向 215，航速十二節，乃率兩艦前往截擊。於 2250 目標竄至紅酒石西北八百碼處，我艦於翰林角西北四千碼距目標一萬二千碼開始發砲協同馬祖岸砲攻擊，當即有二目標在紅酒石北消失。2334 我兩艦及岸砲再發砲射擊，又有一目標消失，其餘兩目標在原地緩慢盤旋，判可能受重創，旋經我岸砲繼續轟擊，於 0418 在頑淇以西回跡消失。

(21)二月五日，我北區支隊於 2332 接馬祖聯絡組通報，於蟹嶼北五千二百碼處發現敵大型目標一個，航向 255，航速六節，當即率

信陽、泰安高速駛往截擊。六日 0038 信陽、泰安雷達已發現目標竄至龍牙石東北兩千八百碼處，0040 兩艦位於半洋礁東南兩千碼處接近目標至一萬二千八百碼同時猛烈攻擊，0045 目標增速至十二節，0047 雷達目標失去接觸，我艦乃停止攻擊。0112 防情通報，目標逃竄向北烏豬港水道口消失。我二艦乃在附近巡弋待機。

(22) 二月七日，北區支隊於 2259 接馬祖聯絡組通報，於東山三千碼海面發現中小型目標各二個，航向 260，航速九節，乃於 2235 率信陽、正安二艦高速駛往截擊，2342 我艦隊雷達發現目標位於姆嶼東南三千八百碼。2350 目標位於龍牙石東北的兩千六百碼，距我艦隊一萬三千二百碼，我艦隊即向目標猛烈轟擊，該目標至七日 2205 於川石島北一哩許海面消失，我艦乃駛返馬祖待機出擊。

(23) 二月十七日 2349 我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報，在龍牙石西北兩千碼處發現中型目標兩個。航向 030，航速六節，向定海方向移動，判為敵砲艇二艘，當即率永修、泰安自馬祖澳高速駛往截擊。十八日 0045，艦隊位於半洋礁東北約五千碼，距目標一萬二千碼處即開始向敵砲艇攻擊，並繼續接近至一萬碼處猛烈襲擊，0055 敵艇已竄至東山西南兩千五百碼處海面，0105 我轉向再度攻擊，0120 敵東山及川石岸砲向我還擊，彈均落於我艦三十碼左右，激起水柱五、六呎之高，同時敵砲艇亦以類我四十釐砲向我還擊共約七十發，我仍向敵猛烈襲擊，敵艇速度減低判已受重創。0140 我艦雷達與目標失去接觸，乃續向敵岸砲制壓後返翰林角西北海面搜索，迄未再有發現。

(24) 二月廿一日，北區支隊於 0014 接獲馬祖聯絡組通報，於龍牙石西南一千五百碼處海面發現中型目標三個，航向 0255，航速七節，向定海灣方向移動，判為敵機帆船三艘，當即率永修、泰安兩艦前往截擊。0047 我二艦距離目標一萬三千五百碼時開始攻擊，至 0115 目標竄至平嶼西北八百碼處踟躕緩進，判已受傷。0127 定海岸砲向我還擊四十四發，經我艦制壓後，敵岸砲於 0136 停止射擊，迄 0130 目標逃向平嶼北面躲避，0135 我艦隊停止射擊。0200 接馬祖聯絡組通報，該目標消失於紅酒石西五百碼海面。我艦乃續在翰林角海面搜索。

(25) 三月八日 0020，我北區支隊接馬祖聯絡組通報，在四姆嶼南兩千三百碼處海面發現目標五個，航向 020，航速六節，向定海方向移動，當即率正安、泰安兩艦前往截擊。0120 我艦位於半洋礁東南七千碼海面距目標一萬三千六百碼時開始攻擊，經射擊後該目標在雷達回跡中顯示為中型目標五個，位於蟹嶼北兩千碼分兩隊向東北航駛，經我艦接近一萬二千五百碼時，再度猛烈攻擊後，0219 目標一個在螢嶼東北約五千碼海面消失，其餘四個向北菱角方向逃逸，0202 我艦乃停止射擊返航。後據馬聯組通報，0215 高登瞭望發現目標四個向北菱逃竄。綜合前情判斷有敵武裝機帆船一艘為我擊沉。

(26) 三月八日 2358，我北區支隊接馬連組通報，敵小型目標五個位於姆嶼南四哩，同時我艦隊雷達亦已發現，當即率泰安、正安高速駛往截擊。九日 0100 我艦位於半洋礁東北，距目標一萬四千碼，開始向目標攻擊，並續向目標接近至一萬三千碼，在我艦轟擊中目標有爆炸火光。0115 敵頑淇、定海、川石等處敵岸砲開始向我還擊，彈著

落在我艦千碼附近處，我艦仍繼續向目標及岸砲攻擊，0019 雷達回跡顯示該五目標分爲兩組向定海灣及平嶼二處分逃，其中三個目標竄至定海灣中突然消失，判受重傷，另兩個目標其一竄向平嶼西北近岸消失，其一則在定海方面附近踟躕後向碩淇方面逃竄。

(27) 三月廿二日 2220，成功雷達發現大目標三個，位於北菱角南紅酒石。我信陽、永和二艦駛往截擊，嗣於廿三日 0038 接近目標開始射擊，該目標向烏豬港逃竄，0045 該目標消失於烏豬港外。

(28) 四月廿七日 0755，我成安艦雷達發現四姆嶼南七千碼處有中型目標二個，距馬祖澳一萬四千碼，北區支隊長當即率三艦前往截擊，航向 290，我艦於 0805 距敵船八千碼時，發現爲敵砲艇二艘，小型機帆船七至十艘，航向 330，航速六節，向定海灣航駛。0811 接近目標至五千碼時，澧江、湘江兩艦即以猛烈砲火向敵船攻擊，敵艇亦向我還擊，成安艦則進至半洋礁東南海面五千碼處支援，我彈著落於敵船團中。0815 距敵二千五百碼激烈攻擊後，0816 敵砲艇一艘立即消失，因該處無任何地形可資掩蔽，判係被擊沉，旋另一敵艇航速突減率圍船圖向定海逃竄。

(29) 四月廿七日 1000，我北區支隊接馬祖巡防處通知，海軍偵察工作船一艘在梅花海面遭敵船圍攻。即令澧江、湘江二艦駛往救援。1056 兩艦位於七星礁南四千碼處，發現敵砲艇三艘及大批機帆船隨航南駛，航向 200，航速六節，於距敵四千八百碼時開始攻擊，敵砲艇亦還擊，彈落我右舷，乃改與敵同航作戰，予敵船團猛烈攻擊，及至 1125 敵砲艇一艘沉沒，旋又沉其一艘，餘一艘失速慢航。1134

敵岸砲向我射擊，敵殘餘船團藉岸砲掩護向岸逃竄。此役敵砲艇沉二傷一，我勝利返航。

(30) 五月二日 1900，成安艦瞭望發現四姆嶼南兩千碼處有冒煙之目標三個，距馬祖澳一萬四千碼向馬祖駛來。0915 北區支隊長率成安、德安兩艦馳往截擊。0917 在距離一萬二千碼目視目標為敵砲艇三艘，即時發砲攻擊，中其左首敵艦一艘，傾斜向右，速率頓減，另兩艘掩護此受重創之艇向大陸逃竄。0940 敵快速目標兩個向我疾駛而來，我成安、德安兩艦密集砲火阻擊，彼乃轉向大陸逃逸。

(31) 五月十六日，我北區支隊於 1156 發現四姆嶼西有目標兩個，航向 207，航速七節，即飭沅江、湘江兩艦馳往截擊。兩艦發現敵航向 340，航速十五節，時視界不良，於雷達距離三千碼時，我兩艦開始攻擊，迄至 1251 目視發現為機帆船二艘，經我兩艦集火猛烈射擊後，兩敵船均被擊毀。

(32) 六月十二日我北區支隊於 0005 接獲通報，在北菱半島附近海面發現目標二個，航向 240 航速十節，當即率德安、沅江、湘江高速駛往截擊。0059 我沅江、湘江艦接近目標至四千五百碼時，敵先以三吋砲向我射擊，兩艦立即還擊，彈著命中處數度爆炸發光冒煙，在火光中可看清楚大者為砲艦，小者為砲艇。至 0103 敵定海、川石、梅花等處岸砲齊向我艦隊轟擊，彈著均落我艦附近。我德安艦駛達半洋礁附近對岸行制壓射擊，雙方展開激烈砲戰。此時沅江、湘江冒敵方艦岸砲火續向敵艦艇接近至兩千八百碼時，以兩艦全火力向敵猛烈攻擊，敵亦以類似四十釐雙管砲向我還擊，旋敵砲艇即告沉沒，我三艦

復集中火力猛攻其砲艦，該敵艦航速頓減，還擊亦弱，竄至川石島附近消失。此次作戰，敵岸砲向我射擊時，其彈著落我艦附近數十碼處，激起水柱二十尺高，計敵岸的發射百餘發，並曾發射照明彈。0110 我艦停止射擊，全部安全返航馬祖。

(33) 八月七日 0050，南區支隊長張偉業根據情報：「敵砲艇三艘、機帆船十艘、汽艇十艘之運輸船團於八月六日 2040 離廈門南駛，迄 2204 其先頭船隻已駛至煙燉山附近，應予搜索截擊。」張支隊長率甌江、資江南巡搜索，於浮頭灣附近海面發現船團一批向灣內航駛，內有敵砲艇十二艘分為四隊，成單縱陣向近岸快速航行，當即率兩艦高速接敵。迄至 0750 敵浮頭山岸砲四門向我艦隊射擊。0758 接近至兩千碼開始以熾盛砲火向敵艇射擊，最近接敵至五十碼，敵艇在岸砲掩護並向我還擊激戰後，當擊沉敵砲艇四艘，並重傷五艘，另輕傷其二艘，其餘船艇不支，向近岸逃竄，敵軍傷亡慘重，0843 解除備戰，於 1230 返回料羅。

(34) 九月十九日，永春艦長（暫代北區支隊長）於 2235 率章江、貢江兩艦巡至半洋礁東北三千碼處，發現大型目標一個，位於姆嶼東南六千碼，航向 230，航速十三節，當飭章江、貢江高速前往截擊，永春隨後支援。2342 敵定海岸砲向我猛烈射擊，彈著落我左舷及艦尾八十碼處，水柱十餘尺高，計百餘發。2345 我兩江字艦位於半洋礁西北四千四百碼處距目標二千二百五十碼處開始猛烈攻擊，繼接至二千二百碼，並目睹多發直接命中爆炸。2351 永春接近至六千七百碼亦開始射擊。2354 各艦停止射擊，2357 目標消失。2350 另接馬祖聯絡組通

報大型目標二個，位於姆嶼南偏東五千碼，航向 200，航速十二節。

2358 永春距目標八千碼，江字艦距目標二千五百碼向敵攻擊。該二目標減速至八節，逐漸向南接近，於 0010 消失於熨斗水道。

(35) 十月九日，我北區支隊接馬聯組通報：2110 發現中型目標二個位於蟹嶼東北四千碼，航向 285，航速八節，2103 變為中小型各二個。2135 在蟹嶼正北三千碼續向西航中，乃率信陽、永康自馬祖前往截擊，永昌在後機動增援。2150 我岸砲開始向該目標射擊，2234 我信陽艦深入敵岸砲射程內距平嶼一千碼處，向目標猛烈攻擊。2234 永康又繼之攻擊。2244 我岸砲停止射擊。2253 敵岸火箭開始向我還擊，永康於 2256 停止射擊，並隨信陽、永昌巡弋半洋礁附近，繼續搜索。

(36) 十月十一日 2343，北區支隊接馬聯組通知，發現目標兩個，信陽前往截擊。十二日 0006 信陽艦發現目標，方位 285，距離一萬八千碼時，我岸砲開始射擊，信陽乃增速接敵，0007 敵岸砲開始向我艦射擊，彈著在我右舷二百碼處。0011 信陽於一萬二千碼對敵砲擊，目睹目標有爆炸火光六次，及至 0037，馬聯組通報目標位於川石東北五千碼速度已減低至六節。0057 消失於川石東北四千碼處。

(37) 十月廿五日，我北區支隊於 2324 接成功雷達通知，在姆嶼附近有目標三個，航向 070，航速十五節，信陽艦駛往截擊，於廿六日 0015 接近至九千八百碼時發砲猛擊。敵岸砲亦於 0028 向信陽砲擊，彈著在艦一百碼處並挾低空爆彈，我艦繼續攻擊，0029 目睹目標爆炸火光兩處。0051 馬聯組通報目標速度已驟減至四節，時聚時散時停時進，終則一個向頑淇方面竄去，兩個慢速在後，判已受傷。

(38) 十一月四日 2130，北區支隊長率信陽、昌江、珠江三艦威力搜索海壇附近海面。五日 0225 巡至逍遙灣外，即令昌江劉艦長率同珠江離隊突入逍遙灣內搜索，二艦於 0401 接近至三峰島四千碼處，雷達發現大型目標二，小型目標四，方位 315，距離三千三百碼，當即予以猛烈攻擊，繼接近至一千五百碼予以痛擊，目睹該目標猛烈爆炸焚燒，火光四射如同白晝，至 0410 敵海頭岸砲向我二艦猛烈還擊，信陽時距離海頭一萬二千碼，砲擊制壓。0415 目標在雷達消失，昌江、珠江乃停止射擊，高速駛離，敵岸砲迄 0416 始停止射擊。而信陽之砲擊至 0422 始行停止。0435 北支信陽、昌江、珠江整隊凱旋返駛馬祖。

(39) 十二月二十日 2252，我南區支隊於鎮江角附近發現小型目標十一個，航向 120，航速四節，2323 接近至四千九百碼，方位 070 處，由昌江艦發照明彈後，發現為機帆船，兩艦遂予以砲擊，一個被擊中爆炸，其他轉向鎮海角逃逸。

(40) 十二月廿七日，北支信陽艦於 2228 在馬鼻灣東南五千碼時發現目標一個，方位 105，距離一萬零八百碼，其航向 170，航速 23 節。2242 與其燈號識別約四分鐘未見回答，並以高速向信陽接近。待其距離近至五千六百碼時，信陽先以四十釐砲截擊，繼於近至四千八百碼時，以全艦火力猛烈轟擊之後，於 2305 目標改向為 110，航速減為六節，似已受傷，2312 目標航向改為 090 航速六節，旋又改為 326 及 355，乃以十八節高速逸去。經研判可能係魚雷快艇。

(41) 四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北區支隊巡弋時，0805 發現閩江口有魚雷快艇活動，0819 於七星礁西北四千碼處見敵魚雷快艇八艘編成

兩隊，每隊四艘，成梯形向我高速突襲。0824 當敵先頭分隊至半洋礁南四千碼時，我德安艦即以近接引信彈向敵射擊，於 0835 先後射中二艘，其中一艘冒濃煙高約二百尺，約十分鐘後沉沒，另一艘於水面爆炸後立即沉沒。當時視界良好，我江字艦賡續向後續分隊攻擊，又擊沉一艘，重傷三艘。0840 敵川石、梅花岸砲向我艦隊猛射擊，均落我艦隊附近。江字艦曾擬蒐集敵艇殘跡，因敵岸砲彈著密集未果。

(42) 三月四日，南區支隊永昌、永康兩艦 2000 北巡至泉州灣外，五日 0301 雷達發現快速目標一個，我艦隊於 0317 與之接近至五千六百碼猛烈攻擊，0321 該目標轉向逃逸，0341 迅向西南消失。

(43) 四月一日，北區支隊西江艦雷達於 0105 發現三連嶼附近海面高速目標四個。0220 先後發現快速目標四批，至最近距二千五百碼時由西江、東江、韓江三艦高速接近相機攻擊後，分別於三連嶼及北竿塘以南海面消失。

(44) 由四月五日，北區支隊於馬祖岔警戒，於 0900 發現快速目標一個，於四姆附近向馬祖疾駛，我艦隊立即備戰截擊。0909 永和艦開始射擊，快速目標旋即消失。

(45) 四月十八日，南區支隊鄱江、昌江、章江三艦巡弋鎮海東南海面時，發現目標兩個，方位 330，距離一萬二千碼，其航向 067，航速十六節，於 0542 首先向我攻擊，我艦隊增至十五節，接近至四千五百碼攻擊該目標時，敵岸砲立向我艦隊射擊以掩護其艦艇。

(46) 四月廿四日，六二部隊據報在平潭東三十浬海面發現不明潛艇一艘，即派太康、永和等八艦分自左營、高雄、馬祖、金門馳往海峽南北堵擊。廿五日 0805 南區支隊太康、太昭、永康、昌江四艦在台灣堆北海面首先聲納接觸，0916 至 2015 先後攻擊六次，曾發現浮油及水中爆破聲響，再繼續搜索無發現。本次攻潛行動共達卅五小時，判敵潛艇可能被擊沉。

(47) 北區支隊率東江、北江兩艦深入台山列島及大漁灣一帶海面實施威力搜索，於六月一日 0100 巡至台山列島西北八浬處，雷達發現七星山正北五浬有中型目標三個，小型目標五個，成縱隊由沙埕港向南航行，航速八節，判為砲艇三、武裝機帆船五。0115 北支以縱隊高速接敵至四千碼時開始射擊，敵艇倉皇中應戰還擊，隨即發現火光數處，且雜有爆炸聲，雷達顯示中型目標二小型目標一逐漸消失，另一小型目標擊傷停滯不動，其餘均紛向岸邊逃竄。

(48) 六月十日北區支隊韓江艦雷達於 2100 發現閩江口附近有四個目標，航向 048，航速十節，成縱隊航進，判係敵砲艇。北支即率永和、韓江兩艦前往截擊，高速接敵，2145 接近至目標九千碼開始射擊。當即發現火團兩處，其中兩目標停止不動，同時敵岸砲向我射擊。2155 艦再行接敵射擊，迄 2205 另兩目標航速驟減，向定海灣逃竄。兩停滯不動目標則於 0207 在雷達幕上消失。

(49) 六月廿一日 2355，成功雷達及韓江雷達同時發現川石島附近目標兩個，航向 076，航速十二節。廿二日 0005 北支以永和、北江為甲組，東江、韓江為乙組，同時出動截擊，兩組各於距離八千碼時

向敵攻擊，同時敵岸砲及火箭砲亦向我艦隊攻擊，彈落我艦五十碼左右，激起水柱十餘尺高，而我艦隊兩組沉著戰鬥。0037 甲組擊中目標，數度發生火光爆炸，乙組於 0048 亦擊中目標，發現火光數起，0050 目標在平嶼以西兩千碼處停止不動，我艦隊更加速射擊，及至 0100 目標消失一個，0108 目標全部消失於北緯廿六度廿五分東經一一九度廿四分，判全部擊沉。0102 我艦隊返航，敵岸砲仍不斷向我艦隊瘋狂射擊，我岸砲亦開始對敵制壓射擊。敵艦還擊之射程顯係三吋以上口徑火砲，判為大型砲艇兩艘均為我擊沉，我無損傷全勝凱旋。

(50) 六月廿二日 2115，雷達發現金門西南十二哩附近有小型目標五個往返盤桓。2145 南區支隊永康、章江、昌江三艦前往搜擊，2355 接近目標至三千碼發砲攻擊，廿三日 0018 回跡轉弱，目標消失，判擊沉砲艇一艘，重傷機帆船四艘。

(51) 四十七年八月九日，北區支隊率德安、澧江、甌江三艦於 0810 自東引南巡海壇北口一帶海面。次晨 0150 在海壇島庠角北北東五哩處，雷達發現中型目標四個，航向 018，航速十至十二節，自海壇北竄。七分鐘後甌江、澧江距目標六千碼，德安距目標九千碼開始攻擊，共軍洛山列島牛角山及庠角等處岸砲向我還擊。0210 敵艇向我還擊，似為 37 米釐砲。0213 雷達顯示一個目標逐漸消失，餘均回竄，敵砲艇一艘被我擊沉。

(52) 八月十四日 1630，北支澧江、沅江兩艦在海壇以東十哩發現敵小型砲艦一、砲艇二，航向 190，航速十二節，1642 我開始攻擊，敵即轉向 285，向萬礙礁逃竄，敵岸砲向我還擊。1650 目睹敵砲艇兩

艘中彈爆炸，一艘傾斜下沉，一艘速度減低，在其砲艦護衛下向岸逃竄。1652 又出現敵砲艦一砲艇三，航向 245，航速十二節，我立即攻擊，1702 敵向我還擊，1705 敵砲艇三艘中彈冒煙，隊形凌亂，敵岸砲向我猛烈射擊，1715 敵砲艇兩艘發生爆炸傾斜下沉。到了 1717 德安趕抵戰場增援，全隊即脫離戰場返航。

(53) 八月廿一日 0100，北支我甌江發現敵砲艇三艘，航向 060，航速八至十節，0105 北區支隊長率德安、甌江、昌江三艦，航向 000，航速十五節接敵，0207 敵我距離五千碼開始對敵攻擊。同時敵黃岐、梅花、川石敵岸砲還擊。0212 敵砲艇一中彈爆炸起火，速度驟減向西北敵岸逃竄，於北緯二十六度九分東經一百一十九度四十五分迅速消失，另一艘重傷逃至閩江口莊礁附近沉沒，餘一艘向西南逃竄逸去。敵岸砲共向我還計一百三十餘發。

(七)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之作戰

四十四年二月大陳撤退，接著於二月十八日台山列島海戰全勝之後，共軍與我國軍在台灣海峽一直保持對峙狀態，除了因艦隊為執行制海政策，阻截共軍海上運輸，偶爾有零星戰鬥外，這種狀態很少改變。

其後不久，中共趕築完成鷹廈鐵路及南瑯支線，並增建浙、閩、粵沿海機場，至四十七年夏又叫囂要攻打台灣。七、八月間，中共陸軍陸續向福建集結，金馬當面砲位顯著增加，其海軍主力嘯聚在舟山

一帶活動，並且在福建海壇島增設指揮機構，調整閩海指揮系統，又另自舟山經由鐵路運輸魚雷快艇十二艘到廈門。中共的空軍指揮機構自四十七年元月起也有調整，將新城戰管單位對南京及廣州兩指揮中心之聯絡取消，改由南昌及福州兩地代替，並取消新城對連城及龍溪之指揮管制任務，而由廣州指揮中心直接管制。另根據觀察，當面龍溪、龍田、連城、新城及平潭圩等機場原為每小時拍發氣象一次，自七月廿八日起增為每小時向廣州、南京等地通報氣象一次。浙、閩、粵等沿海地區第一線機構之通信及管制信號措施，均加調整或增設。其空軍部隊七月次第進駐沿海機場，活動頻繁，架次急劇增加，八月八日已有一百六十八活動架次之多。七月二十九日我空軍在南澳上空與共米格十七機四架空戰。八月十三日我空軍於平潭上空與中共飛機激戰，被我擊落三架。

在馬祖地區，我北區支隊與共軍艦艇接戰頻繁。六月一日凌晨，我北區支隊在東引與台山列島間與中共海軍遭遇，結果擊沉中共砲艇三艘，另重傷其一艘。十日晚在閩江口，有中共砲艇四艘配合其岸砲攻擊我北區支隊，激戰結果，敵砲艇兩艘沉沒，另兩艘重傷逃去。

十九日中共魚雷快艇六艘在閩江口外七星礁蠢動，被我北區支隊擊沉。

廿二日深夜，在馬祖大陸間海面，發現中共魚雷快艇隊蠢動，經予痛擊，使其偷襲我國軍之企圖不能得逞。

我海軍總部於七月十四日頒發加強戰備預防突襲的八項指示。我軍事最高當局爲防患於未然，頒令自七月十七日十二時起，停止官兵休假，三軍進入緊急戰備，防止共軍突襲。

八月五日，我正率艦巡抵馬祖，午夜接奉戰鬥戰備令。

當時情勢極爲緊張，共軍之攻勢有如箭在弦上。但其動向尚難確切判定，其重點是指向金門？抑是馬祖？或對金、馬同時發動攻擊？故我海軍南、北區支隊兵力均予加強，對駛向外島運補船艦也加強護航，攻擊支隊也適切部署，與空軍協同保持海上優勢，防阻及殲滅可能由舟山、上海地區乘隙南竄的中共艦隊，以及支援金門作戰。水雷支隊進駐待機位置，以利探掃港口及重要航道，保持航運暢通。運輸支隊繼續執行運補，並令加緊清運。

我所率領的六二特遣部隊本基本作戰方針，按既定作戰計劃加緊執行。緊張情勢雖有增無已，但集結於舟山海域的中共海軍主力仍未有動靜。只有中共空軍活動得乖戾猖狂，爲前所未見，每天必出動數百架次，使金門、馬祖、烏坵各區整天都處在警報聲中。艦艇在白晝活動不無顧慮，乃令南北區支隊白晝離外島在海外巡弋待機，日沒則近接敵海岸綿密梭巡。本部隊所屬各艦一律拂曉備戰一小時，以防空中突襲。

八月廿三日近午時分接奉總部通電：「匪機自進駐當面各第一線機場後，依據多種跡象顯示，判斷匪軍可能有行動，希注意戒備。」1900 接報：「廈門匪軍大砲於 1830 全面猛烈轟擊金門。」醞釀多時的戰幕終於揭開。

基於最近半年的敵情，先總統蔣公早已判明共軍的動向及企圖，由統帥部陸續下達適切的戰備命令，蔣公並於八月廿一日再躬親前往金門作最後的指示，陸海空三軍及金、馬防衛部均已完成充分的準備。當八月廿三日砲戰爆發時，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尚在金門。更具體的說，在共軍發動砲擊之前，我們不但完全掌握共軍的動向及企圖，並已充分完成了作戰的準備。

我海軍判斷共軍企圖利用岸砲封鎖金門灘岸及水際，並以其海軍艦艇於海上阻我運輸船艦到達，以切斷我自海上對金門的補給，期孤立金門，進而攫取金門，以遂其進窺台澎的陰謀。

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官兵，在領袖英明的領導下，深受領袖的精神感召，遵照統帥命令，逐次完成戰備，並進而投入作戰，獲得勝利。

在這次八二三台海會戰中，我海軍除在金門料羅灣海域(1)八月廿四日、(2)八月廿七日、(3)九月二日、(4)九月十九日先後四次海戰，盡殲中共的海軍艦艇外，並衝破中共對金門料羅灣水際及灘頭之密集砲彈幕，將我陸上守軍所需糧秣等補給物資源源運達，使這次台海會戰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茲將此四次戰役中之特殊重要者「八二四」及「九二」兩次海戰，簡述如下，另再加說明其後之各梯次運補行動。

(1) 八二四海戰：

本次海戰係因護衛任運輸之台生輪、中海艦、美頌艦所引起。

中共在其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指揮下，集中了各型戰艦五十三艘、高速砲艇三艘，企圖以多吃少，以偷襲的方法，攻擊我海軍，掌握台

灣海峽的制海權。中共空軍戰鬥部隊從各地進駐到東南福建沿海澄海、龍溪、福州及粵東沿海機場的飛機，總數達二四〇架。

金門砲戰前，共有各型艦艇卅二艘納入六二特遣部隊任務編組，區分為北區、南區、攻擊、水雷、運輸、後勤等六個支隊，按「黎明」、「太白」計畫，加強執行以下四項任務：

1. 控制台灣海峽的海上優勢，殲滅進犯的共軍船艦。
2. 直接支援我陸上友軍作戰。
3. 三軍協同轟擊共軍岸砲及重要軍事基地。
4. 負責海上運輸補給。

四十七年八月廿三日下午 0630，敵攻擊開始之後兩小時又四十分鐘內，金門地區落彈 57,533 發。八月廿四日黃昏，中共的岸砲又猛轟金門，射擊的目標很快延伸灘頭。當天擔任運補的，有中海、美頌兩艦及軍租商船台生輪等三艘正在料羅灣搶灘下卸物資，不久敵砲更延伸射程至水際，三艘船都立即採取應變措施，於 1830 退灘向外撤離，共軍砲火跟踪射擊，彈群飛過中海、台生十餘發。1840 中海艦的天線被震斷，右舷小艇架也中彈。美頌為 群彈籠罩，最近彈著僅二十碼。各艦船分別於 1905 至 1930 之間脫離危險射界。

南區支隊長姚道義上校正率維源、沱江、湘江三艦巡弋北碇東南海域十二浬處，在發現共軍砲火向灘岸猛擊後，於 1910 令全隊備戰。

1915 美頌在共軍彈幕下外駛途中，目視發現中海艦右側似有類似潛艇黑色物體冒出水面，與中海艦平行航行，水紋清晰可見，美頌艦一面轉向繞道中海艦後方準備攻擊，一面電報南區支隊，並以燈號轉知中海艦。南支接報後即令沱江、湘江兩艦成橫隊接敵搜索，維源艦跟進支援；2000 抵達目標位置附近搜索，並無發現。據判斷可能是共軍遠距發射魚雷的航跡。

正在搜索的時候，2005 突然出現中共魚雷快艇一批，在四艘以上，利用黃昏煙霧視線不清時向我偷襲，湘江、沱江立即成單縱陣接敵，當敵艇接近到四千碼的距離，我艦即以猛烈火網向其痛擊。這時我湘江、沱江在敵艇西南方，北面有我維源旗艦，東南有我中海艦，形成對敵艇三面包圍，使其陷入火海，敵艇兩艘立即中彈沉沒，一艘重傷，其餘不支，於 2050 向鎮海角方向逃竄。

2025 我金門通報：「有共匪砲艇六艘，機帆船三十餘艘，在東碇登陸。」姚支隊長立即率隊趕往支援，敵艇船望風逃遁。然此係敵利用聲東擊西詭計，佯攻東碇，誘我支隊馳擊時，以大批魚雷快艇襲我運輸船艦。

2030 我正向澎湖方向撤離的中海艦及台生輪，分別被中共魚雷快艇一批伏擊圍攻。台生輪被魚雷擊中，於頃刻間沉沒。

中海艦在台生輪遭敵艇圍攻時，艦長鄭本基少校鑒於台生輪所載均為傷患，船上並無武裝抵禦敵人。於是不顧自身安危，以仁勇精神，下令回航，與共艇展開激戰，並向台生輪靠近，希能從旁施救。

台生輪中雷沉沒後，敵艇群於是集中目標對付中海艦，連續發射魚雷，因中海平時訓練有素，沉著應戰，一面奮勇攻擊，一面蛇航迴避，第三發砲彈即擊中共軍魚雷快艇一艘，冒濃煙後沉沒，其餘共艇見狀散開，分別向我中海艦的艦首及艦尾猛攻，並以機關砲掃射，其第一艘發射的魚雷兩枚，經我迅速迴避，在艦首三碼左右掠過。

但是敵艇繼續瘋狂衝擊，中海艦尾遭後續所發射的魚雷擊中重傷，致主副機全停，收發報機及雷達均告失效，後舵房進水，艦尾砲位全體士兵均被震起一丈多高，裝彈手彭增春、射手曾俊、旋迴手包杏春、槍砲中士高尚春、一等兵李耐己、輪機一等兵游德華、許應煥等七員均忠烈殉職，槍砲二等兵陳進木失蹤，鄭維雄等十二人重傷。

艦長鄭本基智勇兼備，身先士卒，故士氣旺盛，除向南區支隊呼援外，一面搶救傷患，堵漏排水，保持艦體平衡；一面向圍攻敵艇猛烈還擊，不但擊退後續衝刺各敵艇，且先後擊沉敵艇兩艘，擊傷一艘，於 2037 時，我艦得保安全。艦上所載常備戰士六百餘人及零星附搭友軍官兵，除了因為 爆震當場傷亡二十餘人外，其餘皆無恙。

2000 南區支隊聞訊來援，沱江、湘江開到，東碇海面仍由維源艦繼續監視。美頌艦於獲悉中海艦中魚雷重傷後，也高速馳援，於途中發現海上有小目標，用手電筒向該艦發出呼救信號，經判明為台生輪落海乘救生艇二艘生還人員四十九名，終得獲救登美頌艦安置。

當美頌艦急向中海艦駛去時，共軍岸砲射擊仍極為猛烈，而中海艦附近尚有中共魚雷快艇五艘環伺，美頌艦這時冒險主動赴援，靠近中海艦接撥搭載人員，艦上官兵全體動員，一面固守備戰部位，一面

爲傷者裹札，給獲救者飲食，充分發揮了患難相助、生死與共的美德。2322，美頌拖帶中海艦回航，維源艦以東碇海面已趨安定，也回航接近中海艦警戒，湘江、沱江兩艦也隨著護航行進。

2337，北碇以東海面有快速目標多個，向我支隊接近。2359 該批快速目標向南區支隊左右舷分批來襲。姚支隊長即令各艦一面護航，一面合力以密集火網猛擊，立即打沉了敵艇兩艘，重傷兩艘，其餘敵艇見勢不敵，於是施放煙幕掩護逃逸。

因美頌拖帶中海航行，目標顯著，到八月廿五日 0051 止，中共快艇群曾前後五度來襲，都以兩艦爲目標，幸經合力擊退，在第四次來襲時，我曾擊沉其兩艘，擊傷一艘。另美頌艦亦擊沉一艘。

廿五日 0550，永定艦由澎湖駛來相會，接替了南區支隊擔任護航任務，於當晚安抵澎湖。姚支隊長於解除護航任務後，率領屬艦回航，轉向東碇方面搜索。0737 發現有舢舨兩艘，經救起爲台生輪輕傷人員十名。0900 航抵東碇附近，由沱江、維源兩艦先後在海面撈獲共軍俘虜三名。繼續搜尋，並未再發現敵艇船蹤跡，這次作戰於此告一段落。

此次海戰過程複雜，以護衛運補艦船爲中心，從八月廿四日 1910 起，到八月廿五日 0551 止，連續戰鬥幾達十一小時，合計擊沉中共魚雷快艇十艘，擊傷五艘，俘虜共軍三名。全作戰中，我官兵士氣極爲旺盛，各級指揮官決心得當，指揮適切。最值稱道者爲美頌艦長熊秉誠少校及全體官兵，冒極度危險，奮勇救助中海艦，所表現的袍澤精神，堪爲我新海軍的楷模。我方台生輪沉沒，中海艦重傷（修復後服役）。陣亡之九名烈士爲：

楊子良（山東諸成）、包杏春（浙江定海）

曾 俊（江西貴溪）、游德華（台北市）

李耐己（台灣台南縣）、陳進水（台灣台中縣）

許應煥（台灣桃園）、高尚春（河南安陽）

彭增春（台灣苗栗縣）等九名。

另重傷官十員、戰士十一名。至於搭船友軍的傷亡，尚未計算在內。

(2) 九二海戰

爲護送美軍駐金門顧問組長、中外記者赴金，與休假官兵返防所引起。

自八月廿三日下午 1800 起到九月二日 0600，這十天之中共軍大砲射擊金門列島共達 137,806 發砲彈，金門對外之海空交通暫告中斷，國防部官員及重要公文與部份常備戰士均亟待送往金門。連日派艦進行，因受聯絡、氣候等因素所阻，均未達成。

九月一日天氣轉好，我令南區支隊返馬公運送重要公文及人員赴金。重要公文專差及美軍顧問組長登沱江艦，中外記者一批及休假官兵百餘人登美堅艦，1617 姚道義支隊長率領維源、沱江、柳江及美堅四艦，駛出漁翁島離澎編隊發航。2200 時全隊抵北碇東南十七哩處，

是晚風向爲 北北東，風力三級，小浪，夜幕深垂，下弦月高掛在天邊；霧氣很濃，視界僅二百到四百碼，距高潮還有四十四分鐘。

因沱江艦載送重要公文及人員，任務特重，姚支隊長令先行駛往接運點鉑泊轉卸，其餘各艦距一萬碼左右尾隨掩護。2339 該艦轉撥完成，九月二日 0005 回航，準備向旗艦歸隊。美堅於零時離隊，十五分鐘後駛往指定位置，卸載中外記者及休假返防戰士。

九月一日 2315 到 2330 之間，金門通報：「有小型目標一，位於東碇正北五浬，航向 210T，航速十六節；另有小目標三，位於圍頭角三浬附近，航向 150T，航速五節。」南區支隊接獲通報後，即令各艦嚴密監視，以觀動靜。

九月二日晨 0034，維源、柳江兩艦掩護美堅艦撥卸作業，此時快速目標兩批，共約八艘，突然高速來襲；同時金門也發現這批目標向我接近，通報注意。姚支隊長一面令正在回航途中的沱江艦掩護美堅艦，一面率維源、柳江兩艦立即轉向迎擊，眼看有魚雷航跡數條連續轉來，我艦均在間不容髮的情況下，迴旋避過，但限於視界及迴避運動，各艦無法保持編隊形態，於是各自向各圍攻的敵艇反擊，當時敵艇也拼命盲目猛撲，並以機槍對我掃射，雙方接戰近至百碼，彈如雨集，響徹雲霄。

0043 維源右舷中彈，並未造成嚴重損害；但我官兵都憤激異常，以密集砲火猛烈還擊，兩分鐘後，共軍砲艇二艘被我擊中起火，轉瞬即告沉沒。可是其餘共軍砲艇仍然盲目猛衝，緊追不捨，圖作困獸之鬥，最後接近我僅五十碼，維源左舷又中彈，惟並未停止轟擊，到 0053

又擊沉敵砲艇一艘；五分鐘後，又打沉共軍砲艇兩艘，到這時海面未見有共軍踪跡，可能已全部就殲。

當沱江接送任務完成，回航歸隊途中，於 0035 忽於雷達螢光幕上發現快速目標兩批，分自鎮海角及圍頭疾馳而來；五分鐘後又接獲金門敵情通報，該批目標正向美堅艦接近，沱江艦遂奉令駛向保護美堅艦。這時共軍艦艇群距美堅艦約一萬碼，沱江艦已接近美堅艦約兩千碼，告知美堅艦提高警覺，並單艦挺進，不顧自身安危高速向中共魚雷艇接近，轉瞬間接敵至八千碼，主砲首先發彈，並繼續接近，於是爆發一場激烈的戰鬥。

0056 沱江艦擊沉敵魚雷快艇一艘，兩分鐘後又打中一艘。中共艦艇見沱江單艦勢孤，趁機猛撲，彈如雨下，不久沱江艦的輔機艙與主機艙先後中彈，輔機艙進水，右主機故障，輪機長曲以堂中尉手腕及面部均被彈片擊傷，他猶裹創堅守崗位奮力搶救，因此，使戰鬥期間始終保持機動。電機士官長朱慰宇，當輔機艙中彈時，背部受傷堅持不退，且不顧自身安危，身穿救生衣堵住漏洞，並指揮輔機艙人員進行搶救，直至海水沒頸，不得已奉命於最後離開機艙。

聲納一等兵陳加福擔任廿五砲砲手，在腿部中彈負傷倒地後，聽說機艙中彈，需要木材堵漏，他不顧自己傷勢，爬行甲板傳送木材。全艦官兵惟知一心殺敵，沒有一個顧慮本身的安危。

二日凌晨 0103，又發現四個目標，距離三千四百碼，向我艦接近，判為敵大型砲艇，沱江艦全速接敵攻擊，不到兩分鐘，擊中一艘，立即沉沒；其餘三艘已迫近到一千一百碼，雙方猛烈轟擊，我艦官兵愈

戰愈勇，不久再擊沉一艘，但沱江在敵魚雷快艇圍攻下，也中彈多發，敵艇迫近我艦，施放魚雷。

沱江艦長劉溢川少校一面指揮作戰，一面操舵迴避，覓取有利態勢，在話筒中聽到劉艦長不斷下達舵令，或左或右，話筒中也傳來複誦，但艦首轉動緩慢，副長袁炳瑞上尉趕往舵房察看，發現舵房被敵三吋砲彈貫穿，舵手航海上士章海鳴，車鐘手航海士邱昌明均中彈重傷仰臥，舵手航海上等兵溫成灝也重傷，血滿衣襟，仍手握舵盤，聽到舵令雖然複誦如故，但已無力運舵。副長袁炳瑞看到士兵們盡忠職守的情況，不禁感動涕零，除急忙招呼官兵搶救傷患外，並轉入舵房操舵，保持艦的機動。

不久艦橋子羅經附近連續落彈兩枚，信號中士朱容、上士張靜、上等兵林錫欽立時陣亡，指導員楊旺光上尉、通信官潘維杰中尉、航海官龍志有上尉、傳令戰士聲納上等兵李志慎等都同時負傷。

駕駛台上劉溢川艦長毫髮無損，少尉槍砲官吳瑞昌、信號中士金全善也毫未受殃及。劉艦長一手持聲力電話，一手持舵令筒，沉著指揮；楊指導官裂衣裹創，奔走各處鼓舞士氣，戰況慘烈，各部位官兵愈戰愈勇，忘卻痛楚，沱江艦在敵艇圍攻中，縱橫駛突，反復衝殺。

當混戰間，廿一砲射手槍帆一等兵張玉才、裝彈手槍帆二等兵蔡東福、廿二砲射手輪機一等兵陳志強等三員陣亡。廿二砲裝彈手輪機一等兵徐炯幌見狀，立刻接替射擊，又負重傷，這時全艦傷亡甚多。醫官陳科榮中尉在官廳為傷者包紮治療，不幸一彈飛來，穿沙發椅背落餐桌下爆炸，陳醫官兩腳及腹部均遭炸傷，隨即倒地，但他猶負創

起立，下肢流血如注，仍指揮醫務士兵爲傷者包紮急救，因醫務士兵對包紮技術尚欠熟練，陳醫官責任心特重，仍自己動手爲傷者裹紮，當裹第三人時，站在旁邊的醫務兵見他神色失常，勸阻他繼續工作，但他仍堅拒所請，置自己生命於度外，繼續爲 第四人裹傷，然終因流血過多而告昏厥，延一小時多殉戰。臨終前他還不斷叮嚀副長：「請告訴他們，繃帶上有紅十字的一面，應包紮在裡面，不要弄錯。」這種臨危不苟，負責盡職的忠勇精神，實足爲革命軍人的楷模。

0113，敵我相距僅五百碼，沱江艦前主砲大展神威，又擊沉敵砲艇一艘，殘敵尤作困獸之鬥，猛烈還擊，並以機槍掃射，織成彈雨。我艦無線電的天線及桅桿上的旗繩均被打斷，足見彈群的密集。

我三吋砲旋迴手槍砲下士唐金生負重傷，砲長槍砲中士梁福澤立即接替，又告負傷，接殼手理髮一等兵董榮源主動上前接替，剛一坐定，一彈飛來在砲管及砲門間爆炸，董榮源被炸成蓋粉，在砲位各員，除第三裝彈手槍砲下士廖漢川輕傷外，引信手槍帆二等兵周心欽、射手槍帆一等兵劉忠義皆立時陣亡，死事最爲壯烈。

這時劉艦長見同袍傷亡枕藉，艦身彈痕彙彙，悲憤已極，時機艙也在進水，頻頻告警，各砲或彈盡或遭毀，火力幾乎全失，見正前方還有敵艇兩艘，遂決心與敵艇同歸於盡，於是下令機艙作最後衝擊，高速猛進，囑副長對準敵艇衝撞，以艦體作最後的武器，無奈機艙進水過多，艦體下沉，速率驟降，欲進無力，敵艇也陣式散亂，竟被從右舷迴避而過，相差不過咫尺，在月色迷濛下見敵艇艙面闐無一人，料也已傷亡殆盡了。劉艦長認爲 已無撞船必要，決心保留此艦爲 情

逾骨肉的陣亡官兵復仇，於是率官兵盡力堵漏，並以四十釐砲火掩護，突出重圍。當沱江艦與敵艇慘烈戰鬥時，維源、柳江兩艦也正遭遇敵艇圍攻，致無法馳援；至這批敵艇爲我悉數殲滅，姚支隊長立即率維源旗艦高速趕來救援，掩護撤離。

0238 南區支隊全隊於北緯廿四度十三分，東經一一八度二十四分處會合。0259 美堅艦也前來歸隊，受傷甚重的沱江艦由維源、柳江兩艦合力拖救，於 0510 脫離戰場，航向澎湖，這次作戰才告一段落。

0650 沱江艦多處進水，一度危殆，0710 有丹陽、信陽兩艦來會，並由丹陽艦抽水施救。1530 又因進水甚多，排水不及，再度告急。適有美艦 ATP—48 也攜械來救，情況又告好轉，友軍見義勇爲，熱情可風，此後由維源艦一路拖帶，於三日上午 0930 安抵馬公。

這次海戰自九月二日 0034 開始接戰至 0238 擊退中共艦艇，南區支隊全隊會合止，歷時兩小時，共擊沉敵魚雷快艇三艘，大型砲艇八艘，擊傷敵砲艇兩艘，獲致全勝。

我方沱江艦負重傷，維源艦輕傷。陣亡：

官員：陳科榮（湖南道縣）烈士一員

士兵：鄭 權（四川涪陵）、朱 容（江西貴溪）

張 靜（山東煙台）、林錫欽（台灣宜蘭）

蔡東福（高雄市）、張玉才（天津市）

劉忠義（漢口市）、陳志強（安徽蕪湖）

董榮源（台灣台中）、周心欽（江西吉安）

受傷官員六員，士兵十九人。戰果固豐，而傷亡亦重。

美堅艦上共有三十位記者，包括合衆國際社史密斯（Charlie Smith）等十八位外國記者和中央日報劉毅夫等十二位中國記者。到了料羅灣碇泊，在維源、柳江兩艦保護下，沱江艦首先卸載，繼而美堅艦下卸，記者們背著簡單的行李包和照像機，緊抓懸在軍艦兩舷邊的繩網下移，換乘到兩艘迎接的登陸艇上。當時視線不明，登陸艇隨浪起伏不定，大家都心情嚴肅地爲自己的工作登上征程。但只下卸了部份人員，突然間中共開火，海戰爆發，已登上艇的人員迅隨小艇奔向金門岸邊，尚未離艦者，只得留在美堅艦上隨艦行動，卻因此躬逢這一場激烈的海戰。事後他們把親眼目睹的戰爭經過，透過他們的筆，傳播到全世界，讓世人知道「東方的西柏林」金門的重要地位。一場激烈的海戰竟有三十位世界各大傳播媒體記者在實地採訪，恐怕也是戰場上不多見的吧。

（3）閃電計劃——運到補給品

中共對於金門（一）「灘岸」、（二）「水際」、（三）「海外」的三重封鎖線，自經「八二四」、「八二七」及「九二」、「九一九」四次海戰之後，其海軍艦艇從此龜縮不敢出擾，原計劃阻我自海上運補的三重封鎖，已去其一，即因海軍主力被殲，其在海上阻我運補艦船到達第一道封鎖線即已失效。但仍有其岸砲所加於我在「水際」及「灘岸」

之兩道封鎖線，尚要由海軍艦隊與陸戰隊以及陸上卸載搬運部隊合力突破。

八月廿三日中共開始對金門猛烈砲擊，廿四日台生輪沉沒，此後金門及附近各島經常籠罩在彈幕之下，少有間隙，迫使運輸艦船無法再在料羅灣安全搶灘下卸，因此當地軍品存量漸少，如果短期內情況無法改善，金門安危令人憂慮。保衛台澎，必須先鞏固金門的防務，要鞏固金門，仍須進一步突破中共岸砲對金門「水際」和「灘岸」的兩重封鎖，將島上軍民所需的補給品源源運達及撤運傷患，以維持並增強守軍的戰力及士氣。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意大利席捲歐洲大陸，控制北非，馬爾他島陷於德、意海空軍威力之下，幾與外界隔絕；英國卻能排萬難、冒大險及忍受重大犧牲，將補給品運達島上守軍及百姓，使金甌無缺。

中共在大陸沿岸圍頭、蓮河、澳頭、大嶝、廈門、浯嶼與鎮海角煙墩山佈置了六百九十三門各型巨砲，自金門料羅灣海灘向海外一萬碼海域均在其射界之內。我們所面臨而需衝破「灘岸」和「水際」，具體的講：「灘岸」的範圍包括登陸艦艇搶灘處，以及 LVT 搶灘之後再陸行約一千至兩千碼以利卸載部隊搬卸之處。卸空之後，再陸行繼以水行返回艦上。「水際」的範圍自海岸向海外延伸約一萬碼敵砲可射達之處，即敵砲之威力範圍之內。海軍艦隊及陸戰隊進入或退出均須經過此範圍。

敵砲佈置在這樣廣闊的面積，在其六九三門火砲中，有 152 口徑者一百二十二門，其射程遠及「水際」水域；至於「灘岸」則為其所

有砲火射程之所及。其全力射擊時，彈群連續飛至，彈着密集，殺傷力及震撼力可觀。這就是我們海軍艦隊與陸戰隊以及陸上卸載撤運部隊所須合力突破，送到補給品的。

我認為運補金門必須完成，但對金門威脅最大的共軍岸砲，應予以制壓摧毀；但以我海軍的三吋及五吋砲制壓，實力有未逮。制壓及摧毀這些岸砲，美海軍顧問湯姆斯（Vincent C. Thomas）中校強調這項任務應交由空軍執行，他舉西柏林空運為例以支持其說。為突破封鎖，我奉命與美軍駐台協防司令部協商運補計劃，經與史慕德（Roland N. Smoot）將軍、美台防部計劃官彼德遜上校、及七二機動部隊計劃官麥茲上校商討，並徵詢協防部白塞提少將意見，均同意我運補船團由美海軍護航的原則，其要點包括：

1. 為固守外島，保持守軍的士氣，亟須撤退傷患及送達補給品，這項任務中國國軍應不顧任何犧牲來執行。
2. 美軍協防部派遣美艦在公海護航；如中國海軍在海峽內受共軍攻擊，美海軍將予協助，驅逐進犯的共軍。
3. 中國海軍為運補金門而損毀的艦艇，即可由美方獲得補償。又當遭受共軍兩棲或空中攻擊時，美協防部同意採取必要的攻擊行動。
4. 對大、二擔島運補及傷患後撤，使用膠舟、登陸小艇及機帆船等，並以夜間實施為宜，艦砲僅可用於誘敵分火；制壓中共砲兵射擊任務，應由陸上砲兵負責。

九月二日上午美軍顧問團海軍組長畢立定（Theodore H. Britton）上校、協防司令部彼德遜上校及葛萊中校來晤，經進一步交換意見，決定了即時可實施的四點辦法：

1. 以 LSM 四艘及 LCM 數艘，均分爲兩組，輪番駛往金門運補。
2. 登陸搶灘下卸。
3. 搶灘時間晝夜均可試行。
4. 運補計劃完成後，於行動前十二小時，將計劃送達彼德遜上校處，以便安排美軍的掩護，但直接護航，仍由中國海軍自力擔任。

原則既定，我便根據這四點辦法，命運輸支隊兼參謀長彭廣第中校主持草擬運補新計劃，並命名爲「閃電計劃」。

我向彭廣第交代清楚之後，就趕去向總司令梁上將報告經過情形，報告完畢後，他久久不語，最後憤憤地說：「照所協議的去做的話，敵砲對於『灘岸』及『水際』威脅，絲毫未減輕，由我們中國海軍去承受，美國真是慷他人之慨。」停了一下又說：「我不願我們中國海軍的艦隊毀在我梁總司令的任內。」就匆匆地離去了。

前總長彭孟緝上將曾向我談了多次，他說：「八二三砲戰爆發之後，某次軍事會議前我以陸軍總司令身分向他（海軍總司令梁序昭）說：『現在已經有好幾天沒有軍品運補到金門了，如果時候久了，陸上守軍得不到補給品，會餓死的，請趕快設法運去。』梁總司令答說：你們餓死活該。在敵人密集砲火之下，艦艇進入其火網下卸物資，艦

艇實在太危險。』我就說：『你有種就請在軍事會議中報告總統裁決。』於是就爭吵起來，後由馬紀壯來調解才終止。」

在向梁總司令報告之後，我即到國防部去向王總長報告，奉示迅速依照與美軍協議的四項原則及四項辦法策定計劃實施。

爲了策劃突破金門封鎖，我竭盡心智，日夜奔走，與盟軍密切協調，獲得精誠合作，衷心至感振奮。閃電計劃第一梯次於九月六日開始實施，由美平、美堅兩艦在澎湖裝載，美方聯絡官也分別到達運輸及護航區隊就位，當夜分別任務提示；但當我宣示決心後，似有少數官兵神色略現不安，於是我就決心親率運輸船團，駛往金門搶灘，同時我也迫切需要前往戰地慰問海軍袍澤，察看灘頭實際卸載情形，並與守軍金門防衛司令部協調全般運補方針。

七日晨三時，我偕作戰參謀繆士閑登美平艦，由南區支隊及本部太昭旗艦護航，冒惡劣天氣出發，於 1100 船團魚貫進入料羅灣，南區支隊率信陽、維源、北江、柳江等近側護衛，太昭與美海軍重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四艘，距岸十浬以外掩護，美航艦支隊數個也於峽區南北附近待機，當天共軍一砲未發，美平、美堅兩艘於 1210 順利搶灘。

本計劃原訂在低潮前半時搶灘，淺潮開始後一小時退灘，下卸時間爲兩小時，因中共砲兵未作射擊，於是權延下卸時間，使軍品充分卸盡；到午後 1920，美平艦卸畢退灘，美堅艦則因所搶灘頭平直，涉水甚深，派來擔任卸載的友軍，不及適時作業，後又因空投關係宣佈戒嚴，致該艦運來的軍品尚有少數未及卸盡，退灘後由南區支隊護送半程，回高雄裝載。這次兩艦合計運達軍品兩百七十四噸，郵件十六

大包，官兵一百二十四人，金門自砲戰以來，這是守軍於渴望中第一次獲得補給品到達。

閃電第二梯次，在閃電第一梯次進行的時候即已早作準備，八日晨 0130 南區支隊及太昭艦護航美樂、美珍兩艦按原訂計劃發航，於午前 1145 分別抵新頭及四號灘頭搶灘。

我於七日夜宿金防部，當天下午及八日午前，先後巡視海軍駐金門巡防處等單位，解決砲戰以來有關困難問題，並代表總司令頒授獎章及慰問金。同時又與各海軍單位官兵會餐，官兵至感興奮。

第二梯次運補船團到來，午後即同金防部副參謀長胡葆謙上校及本部作戰參謀繆士閑少校，前往灘頭察看下卸情形，先到新頭美樂搶灘處，見已順利開始下卸，於是轉往四號灘頭美珍艦搶灘處，見水深及胸，尚未能下卸。

我與金防部灘頭指揮官苗上校察看間，敵砲忽然向灘頭猛烈擊來，當時為午後 1330，彈落如雨，煙硝塵土迷漫，計第一彈群四發，落於右側約十碼處，不久第二彈群又到，不一會兒第三彈群又落於左側，自第三彈起效力射，每一彈群十二發，每彈群間隔時間約五秒鐘，前後有數百發，彈著距我十至二十碼不等。一般砲戰，每連通常四門齊放，而共軍每次十二門齊發放，似係一個砲兵團進行射擊，而以一個營進行齊放，甚或二或三個團進行對此一局部進行射擊。可見其對於砲戰之準備規模。

在第三彈群後，我與胡葆謙、繆士閑等，即匍匐前進到一大石邊暫避，並由那裡觀察灘頭兩艦情形。但見美堅退灘來不及，全體官兵爲完成使命，仍奮不顧身，涉水搶運友軍彈藥到灘上，他們犧牲勇敢的精神，實在值得敬佩和效法。

這次新頭灘頭落彈最多，到下午 1413，美樂不幸中彈；八分鐘後，繼續中彈五發，機艙及坦克艙同時起火，使艦尾裝的油漆、口袋、豆油、汽油等全部延燒，火勢猛烈，無法滅息。又因砲彈及藥包爆炸，艦體斷裂爲兩截，全體官兵因艦長處置得宜，雖在極度危險下，僅死傷十一員，誠爲幸事。

美樂這次慘遭爆裂，研究其主要原因，實爲其所載易燃物資沒有分隔的緣故。而美珍艦附近落彈雖多，幸未被擊中。到 1449，南區支隊令該艦暫行退灘，到 1750 再行搶灘。但是敵砲仍對灘頭猛擊不停，灘頭無人下卸，迫不得已在敵人火網下再行退灘。共軍更空前猛烈射擊，從灘頭到距岸八千碼的範圍內，射了砲彈五十發，幸以迴避得宜，僅被彈片輕傷。

這（第二）一梯次的運補，因灘頭卸載乏人，共軍岸砲突然襲擊，除了美樂遭擊毀外，下卸物資僅約一百噸。在共軍砲擊期間，爲鼓舞士氣，我特別到附近碉堡慰問海軍作戰單位官兵，又趕返金防部爲海軍駐金各單位頒獎，事畢似電話與胡璉司令官連絡後即離金門。乘小艇登南區支隊旗艦維源，率護航隊及美珍返澎湖。

當我在漁港碼頭乘小艇到維源艦期間，適見美珍艦再度搶灘退灘及敵砲密集追射情形，對該艦爲貫徹命令，達成使命，不畏危險，沉

著應戰的表現，深表嘉許。軍援顧問團海軍組長畢立定上校，隨此第二次運補梯次駐維源艦聯絡觀察，親見全部實況，並拍成電影，以利研究改進參考。而我這次親率運補船團赴金門搶灘登陸的行動，對於鼓舞官兵士氣，實具有重大影響。又目睹在敵人砲火下卸載，實屬不易，確悉今後運補方式，亟待改進。

經向台北請示，又與美軍顧問團海軍組長畢立定幾經磋商，我決定除繼續以美字艦搶灘外，並以兩棲方式使用兩棲登陸戰車（LVT，又名「水鴨子」），由兩棲艦載到灘岸之外泛水登陸，或更陸行至預有準備之防護工事安全下卸。九月十日趕返澎湖，駐於旗艦，漏夜修訂閃電備用計劃。

閃電第三梯次的運補，用了美字艦四艘。美頌、美朋、美華三艦各攜兩棲登陸戰車一輛，軍品一百五十噸，美珍艦攜兩棲登陸戰車七輛，由南區支隊長姚道義率維源、北江、東江、柳江、韓江各艦護航，於九月十一日晨 0647 發航，當天十五時半抵達料羅灣。美華艦因機艙連續故障，中途離隊，未能及時搶灘；美頌、美朋則冒共軍猛烈砲火密集，未能下卸，全部載返。

連日砲擊，金門巡防處車輛登陸艇（LCM）損耗甚大，當執行本梯次的同時，我另派聯智、聯勇護航，大庚、大青各拖車輛登陸艇兩艘送補該處。並載送爆破隊人員前往料羅灣，實施灘岸偵察。聯勇回程將美樂艦官兵運返高雄，均在敵砲火下順利達成任務。

南區支隊連日戰鬥及護航，官兵疲憊已極，所屬各艦也亟需整修，於是令暫在馬公整補，另以機動支隊執行，並奉令派巡邏隊司令謝祝年少將兼任南區支隊長。

閃電計劃第四梯次由左營率太康、太和護航美朋、美頌、美珍各艦，於十二日 2000 出航。

十三日晨 0505，在共軍砲火轟擊聲中抵料羅灣，美珍艦先搶登六號灘頭，將「水鴨子」五輛，人員廿一員連同車載物資，全部安全下卸，於 0510 退灘。美頌艦則登七號灘頭，下卸水鴨子一輛，此時共軍砲火轟擊猛烈，灘頭人員下卸發生困難，艦體又受震損傷，於是退灘折返。美朋艦搶灘不成，一併回航。

這次兩棲運補雖然成果不如預期，但是這構想卻獲得美國軍事顧問團完全同意，以後的閃電計劃，即改用艦岸運動方式，由登陸戰車艦（LST）載兩棲登陸戰車（水鴨子）泛水，分以舟波搶灘登陸下卸。

十四日執行閃電第五梯次計劃，以三護航驅逐艦護航中鼎及聯珠兩艦駛金門，1155 抵料羅灣，1306 中鼎載「水鴨子」十七輛泛水，魚貫駛抵灘頭，車輪物資安全抵達，因前大門受共軍砲彈爆震故障，所攜「水鴨子」無法回載。

聯珠艦在 1700 登八號灘頭，這時共軍砲火正猛烈射擊，搭載人員難以登岸，於是 1830 退灘，仍在海外待機，直到十五日 0130，該艦登陸前發現住艙漏水，主機三度發生故障，於是下令折返澎湖。

閃電第六梯次，由南區支隊自澎湖護送中肇艦於十六日 1625 抵達料羅灣，1720 所載十七輛「水鴨子」全部卸畢，因為天色漸黑，僅能載回「水鴨子」五輛，於是在 1835 返航。

十六日 1730，開始執行閃電第七梯次計劃，中勝艦載「水鴨子」十七輛，中啟艦載十五輛，由左營出發駛金門，南區支隊各艦在料羅灣外三十浬接護，兩艦於十七日 0945 抵指定地點，於距岸六千碼處開始卸下「水鴨子」。十一分鐘後共軍砲火射擊愈加猛烈，中勝艦下卸到十四輛「水鴨子」時，艦首附近落彈，大門跳板變形，「水鴨子」一輛落海沉沒，艦上戰士一員負重傷，後艙房及通信裝備均受損，卸載作業不能繼續進行，於是令將重傷戰士漏夜送返澎湖急救，且急速修理艦上受損部份，十七日駛返再裝載。

中啟艦所載的「水鴨子」十五輛，則全部安全下卸，到十八日 0940 再裝載完畢，派艦護送到指定地點後，自行返回左營。同一天中鼎艦也駛往料羅灣，裝回前天遺留在那裡的「水鴨子」十四輛，1420 裝載完畢，駛返左營。

閃電計劃第八梯次，中光、中基兩艦各載「水鴨子」十七輛由左營駛來，機動巡邏支隊中途接護，於十八日正午到達。中勝艦也先半小時由澎湖駛來，這時在料羅灣海面的艦艇，計有維源、澧江、北江、太和、太湖、中勝、中光、中基等八艦，往返艦岸的「水鴨子」及小艇近百輛，滿海檣桅，遭共軍砲火的猛烈轟擊，海上稍見混亂，以致發生海空互擊，當時「水鴨子」一輛失蹤，實屬不幸。

推行閃電計劃任務，在摸索實驗中逐步改進，以迄兩棲作戰之艦岸運動方式，艦隊還及陸戰隊官兵出生入死，衝破共軍彈幕，奮鬥達成，意義重大。

閃電計劃推行到第八梯次，以兩棲作戰艇、車泛水舟波航岸運動登陸下卸物資的方式，歷經閃電第五至第八各梯次實戰考驗，認為在敵砲轟擊下，係屬可行的運補方式。九月十二日中美高級將領在澎湖舉行會議時，美軍史慕德司令曾建議使用兩棲作戰艦岸運動方式，以中字艦載登陸戰車及卡車作全面運補。會後我受命與美方代表勃萊克（Paul Blackarn）少將及海軍組長畢立定上校，先後交換意見，認為兩棲運補的計畫、裝載與下卸的執行，應由兩棲部隊負責，以資實戰歷鍊。總部根據這次結論，下令兩棲部隊司令馮啟聰中將編組六五特遣部隊，接替金門的運補任務。

（4）轟雷計劃——運到巨型口徑火砲

在「閃電計劃」執行期間，另一運送八吋口徑自動推進榴彈砲一批，增援金門守軍任務的「轟雷計劃」，亦由本部隊計劃及執行。這一計劃實施成功，使我守軍反制敵砲兵火力大為增強。國軍原用砲兵口徑最大的為一五五公釐，即口徑六吋，現增加八吋砲以後，砲彈體積增加一點七二倍，其火力當然也增加，對共軍砲兵的制壓及摧毀，可優為之。

八吋砲的運輸，是每一門砲及其彈藥與附屬裝備裝入合字型登陸艇（LCU）上，然後將台字型登陸艇三艘裝入船塢登陸艦（LSD）中，開到料羅灣後讓合字型登陸艇泛水自力航往灘頭搶灘下卸。

爲使「轟雷計劃」能有效實施，衡情度勢，研擬辦法，頗費一番心血。九月十二日爲 借用美軍船塢艦(LSD 一萬噸)裝運這批榴彈砲，我先向總統蔣公報告，奉核示商請史慕德將軍協助，並得承諾。當晚我即率旗艦由澎湖返左營接洽運送事宜，幾經磋商，確立了以小艇乘大艦運送的原則，且獲得美軍第七艦隊司令畢克萊(Wallace M. Beakley)中將同意，我於是選派登陸艦隊司令林溥少將負責執行。林少將有經驗富膽識，可以擔負這一任務。經兩晝夜，完成「轟雷計劃」。十六日晚，我率旗艦並偕同六二、九支隊同駛澎湖，準備會合美艦，共同執行。

九月十七日上午，航前會議畢，派往金門的聯絡官繆士閑少校，即時乘專艦攜計劃前往，另有原計劃一份，是用空投送去。當晚午夜繆士閑復電，據報灘頭準備及接應事務，都已安排就緒，惟灘頭地質是否確切具有相當抗力，尚待查明，以免功虧一簣，爲 此使轟雷計劃延遲了十八小時，才順利執行。

十八日 1330，我率旗艦太昭先離馬公赴料羅灣，順便接應閃電第八梯次。十四時半，林溥支隊長率太康、韓江、柳江、東江等艦編隊離澎湖，向「R」點進發，於 1050 抵達。登陸艇隊長程福培上校率二百八十噸級的「合」字型艇(LCU)三艘，搭載於美軍船塢艦十七號，由美軍驅逐艦四艘護航，也於 2130 到「R」點。全隊會合後，同時實施「特種作戰」，吸收共軍砲彈，頗收功效。2150，合字型艇泛水，護航區隊長率太康、韓江警戒左翼，東江、柳江位於右翼，2250 運輸區隊抵「Y」點，護航區隊退入警戒區待機，合字型艇繼續前進。

2340 合昇首先搶灘，著陸四分鐘後，在卸畢退灘時，共軍大砲即向六、七、八灘頭發砲轟擊，後續兩艘合字型艇不顧大砲威脅，相續冒險在預定灘頭著陸。十九日 0009，合川最後卸畢退灘，駛返船塢艦，這時共軍砲火追蹤轟擊，因迴避得宜，都未受到損失。0305，各合字艇返抵船塢艦裝載完畢，至此轟雷計劃第一梯次圓滿達成，中美各艦編隊相繼離金門返澎湖。

轟雷第二梯次於二十日 1100 開始執行，1600 林溥支隊長坐鎮旗艦太康號，率同韓江離澎湖，2240 抵「R」點。並與東江、柳江及美軍船塢艦十七號、驅逐艦四艘會合。2300 合字型艇泛水，由護航區隊距一千五百碼左右護航，駛向七、八號灘頭進發，五十五分鐘後抵「Y」點，各護衛艦仍按原計劃進入警戒區巡弋待機。三艘合字型艇以合壽、合茂、合永次序向指定灘頭續進。廿一日 0019，合壽在七號灘頭首先搶灘登陸，再兩分鐘合茂登八號灘頭，又八分鐘合永也著陸七號灘頭，到 0032，均卸畢所攜砲車，分別退灘駛返船塢艦。

共軍大砲於 0018 開始向灘頭及鄰接海面猛擊，前後歷三十多分鐘，彈群紛紛在艦艇週圍爆炸，最為驚險，但我艦艇毫不畏縮，奮勇搶、退灘，履險如夷，終能安全達成任務。

0226 各合字型艇返抵船塢艦裝載完畢，全隊會同美艦相續離金門返澎湖，至此轟雷計劃第二梯次也順利完成。

到九月廿七日，轟雷計劃第三梯次也次第最後完成，由此証明共軍的封鎖不難突破。

轟雷計劃自著手研究到執行完成，全期十六天，先總統蔣公更時刻關心計劃的進行，對各項細節措施也無不詳細垂詢，且不辭勞瘁，自始至終躬親督導，我輩仰望領袖謀國之忱，也益增奮勵效死之志。

對於運送重砲的裝卸操作及搶灘演習，先總統蔣公都親臨灘頭察看。九月十二日下午，蔣公在澎湖士里海灘察看砲車的裝卸操作演習後，命我隨車到馬公行賴憩息，並對我說：「今天決定以船塢艦運砲的方法很好，希望你轉告美軍七二機動部隊司令勃萊克本少將，我必須看到各砲妥裝完竣，並且搭載於船塢艦，才離開澎湖。」他老人家對這事的關切溢於言表，我當遵讀示，與勃萊克本協商，當晚又奉召晚餐，並即席報告協商情形。十六日下午在左營桃子園灘頭，訓練裝運及搶灘情形，先總統蔣公也前往視察。十七日在澎湖軍區司令部，召開轟雷計劃航前會議，蔣公親臨主持，當時原僅準備十分鐘簡報，擬俟蔣公離去後，再研討其他細節。但因蔣公對這事異常重視，決定繼續聽取意見，對「特種作戰」措施一節，特別注意，並示意應於執行前先予實驗。

在會議進行期間，勃萊克本少將因接獲海軍兩栖作戰顧問狄克森（Earl L. Dixon）少校由金門發來備忘錄，談到七、八號灘頭的出口，尚未備便，又灘頭底質的抗力也是疑問，因此勃萊克本少將即席請求蔣公延遲轟雷計劃的「H」時十八小時，以待澈底查明。當時蔣公沉思頗久，最後同意了這項建議。

蔣公為這一任務的達成，渴望已久，在準備期中，不但再三面命我務須從速策劃，達成使命，且連日來的行止更隨這重砲的來去台澎

而轉移，今因準備未妥，而延遲執行時間，當時心境如何，自可想見。先總統蔣公又為顧慮金澎間電報聯絡難以詳實明快及保密，飭即派專員前往聯絡，並指示先將各項重要問題，分為甲、乙、丙、丁等目，交由聯絡人員攜去，俟到達金門查詢清楚後，只須「甲項可」、「乙項否」，由電文答覆，如此簡單明瞭，並可保持高度機密。我立即遵辦，派出的作戰參謀繆士閑少校於十七日晚八時安抵金門，所屬各事都迅速得到答覆，轟雷計劃延期十八小時後，得以順利執行。

九月十七日午後，蔣公飛返高雄，黃昏又派許承功副侍衛長來澎湖，轉達指示四項：

1.在這次運輸未完成之前，儘可能避免使用電話；非不得已時也應儘量少用；如用電報也不可過多。

2.若七、八號灘頭不便使用時，可用四、五、六號灘頭。

3.如變動灘頭，要與金門防部聯繫，如敘述過詳，不便使用電報時，可用空投，但內容要先規定代名，備通信時作密碼用。

4.無論如何，明天要發航。

我當即與抵達金門的繆士閑少校往復聯絡，並遵照指示使用預訂的密碼通報。等確悉金門方面已按計劃需要準備完成，故保證船團可於十八日發航，許承功副侍衛長獲知後，即離澎湖飛返覆命。

十八日十時許，蔣公又自高雄蒞臨馬公，我在機場迎迓，並即報告：裝八吋砲美艦十七號船塢艦已出發，並手指該艦正繞道澎湖海峽

北駛轉道，將於午後在澎、金間海面與護航部隊會合。美軍蓋勃少將昨天說：「爲顧慮澎湖恐有共諜潛匿，故命已裝八吋砲的十七號船塢艦今晨先行，並已另令船塢艦廿二號，於海上改漆爲十七號，將於今天下午到達馬公錨泊，並以原船塢艦十七號的無線電呼號拍發電報，以表示十七號船塢艦仍在馬公，用以欺敵。」蔣公聽了報告含笑說：「美國人這種戰術欺敵的方法，你們應留意體會學習。」並飭我也須率旗艦親往指揮，當報告原即預訂如此，蔣公至爲嘉許。

十八日下午 1530，我率太昭艦先自馬公駛赴金門，十九日 0009，所運砲車全部到達卸畢，安全退灘。至此蔣公對運砲業務始稍釋懷。在第二梯次「轟雷計劃」發航時，蔣公又蒞臨澎湖督導，幸也順利達成。最後第三梯次由六五部隊負責執行，於九月廿七日完成，至此「轟雷計劃」全部竟功。

由於「轟雷計劃」執行成功，巨砲多門陸續運金門守軍，加入砲戰，福建前線共軍大爲慌亂，砲兵更是不敢輕易發射，深恐被國軍巨砲轟擊，自認砲兵火力已處於劣勢，再打下去必然自討苦吃，於是於十月六日發出哀叫，大喊「停火」，此後打打停停，到四十八年元月終於全面停火。

轟雷計劃圓滿完成，除蔣公指示正確，計劃周詳，執行認真確實外，另有兩位幕後英雄功不可沒。一是執行「特種作戰」的葛家瑗少校，當裝載巨砲的合字艇離船塢艦駛向灘頭下卸時，他率領一批船艇吸引敵之大部份砲彈，英勇的官兵只知服從命令，不顧自身安危；而神奇的是他們除裝備略有損害外，人員毫髮未傷，而圓滿達成任務，

「戰時走入最危險的地方去而最安全」確是名言。另一是作戰參謀繆士閑，他於閃電計劃第一梯次時，向我報告說侍從參謀朱普華人忠誠老實，然反應稍欠敏銳，不宜在動亂不定的局面中隨我行動；因此自告奮勇代替朱普華作我的侍從參謀。我正爲 此事躊躇之時，朱普華也向我報告願讓繆代替他，我遂同意。九月廿八日閃電第二梯次到後，我率同有關人員視察美樂艦順利下卸後，轉往第四號灘頭察看美珍艦情形，不料此時中共砲彈突向灘頭猛擊而來，當時幸獲繆參謀協助，否則我可能已命喪灘頭了。

在執行「轟雷計劃」期中，蔣公往返澎湖、高雄間，坐鎮督師，而我仍顧慮少數單位或有執行不力，則勢將影響任務達成，本部隊政治部主任儲文思上校深體我的意思，自動請求隨合字型艇一同搶灘，士氣因此更爲 振奮。繆士閑少校的先往金門協調聯絡，也至爲得力，使本計劃的實施，事半功倍，完成使命，儲、繆兩員均有功勞。

回憶九月十二日中午，先總統蔣公在澎湖，爲 憂慮金門守軍補給不繼處境艱難，所流露的沉重心情，更顯示「閃電」「轟雷」兩計劃的成功與否，影響金門安危，甚而中國國運。當該計劃實施期中，中美雙方均密切合作，戮力以赴，使任務圓滿達成，實無負先總統蔣公的厚望與國人的期待。爲 突破封鎖，作戰運補，除經過「八二四」、「八二七」、「九二」、「九一九」四次海戰全勝，擊滅敵之海上武力後，繼即執行運補戰，歷經執行「閃電計劃」「轟雷計劃」成功之後，已肯定此後的運補作戰應如兩棲艦岸運動突擊方式，由兩棲部隊指揮官負責執行，以歷練其實戰經驗，乃自九月十八日起改由艦隊指

揮部兩棲部隊司令馮啟聰中將指揮，繼續推行閃電計劃，更名為「鴻運計劃」，繼續負責運補金門。我仍指揮金門運補以外的全般作戰，將六二部隊的旗艦回駐基隆，注視海軍全般兵力運用，有效支援六五部隊執行運補之護航及警衛任務，並注視北區支隊、攻擊支隊、水雷支隊的作戰任務，及警戒共軍原集結在舟山的艦隊主力南下。

(5) 鴻運計劃——維持運補

由馮兼指揮官奉命編組的六五部隊，區分為 65.1 兩棲支隊及 65.2 裝載支隊。前者由兩棲訓練司令馬焱衡少將、登陸艦隊司令林溥少將輪流擔任指揮官，負責運補實施計劃的策訂與執行，裝載、卸載的協調，與統一指揮運輸船團及護航部隊；後者由陸戰隊副參謀長馬立維上校擔任指揮官，負責裝載計劃的協調策訂、裝載管制與指導，以及有關裝載包裝及作業的指導與訓練。六五特遣部隊及所屬及兩個支隊，均於九月十七日編組成立，有大小各型艦艇五十六艘，自九月十八日開始，至十二月卅一日止，共完成五十三個梯隊，分五個階段實施。

鴻運第一階段：自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五日，為共軍砲兵對金門繼續全面射擊時期，尤以對港口、機場、灘頭轟擊最為猛烈，我六五特遣部隊用車輛登陸艇（LCM）、「水鴨子」依艦岸運動方式運補。這一階段前後共實施十八個梯次，使用各型艦艇四百七十六艘次，共裝運軍品九千三百九十噸，而實際完畢下卸者為十個梯次，下卸軍品三千六百一十三噸，人員三百一十六員。全期中共軍岸砲擾射極為猛烈，擔任運補作戰的官兵，皆能抱大無畏精神，不避艱險，竭智盡忠，卒能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鴻運第二階段：由十月六日至十月十三日。因爲 第一階段運補成功，粉碎了共軍以砲火封鎖水際及灘頭，企圖截斷我海上補給的迷夢，於是中共揚言停火一週，我方即利用這一停火期間大量運補，採用戰車登陸艦（LST）及車輛登陸艦（LSM）直接搶灘方式實施。這一階段中最顯著的特點，爲 用戰車登陸艦無固定的梯次，凡可用的均全部出動，最多時一天發航五艘，往返運送，成果顯著，計一週內運補物資 22,277 噸，人員 3,618 人，另回運金門學生及傷患六千餘人。此外並實施特別運補一個梯次，使用合字型艇六艘，裝載八吋口徑砲六門，分裝於美軍船塢艦，抵達「R」點後泛水搶灘卸載。中共宣佈停火期間，我艦艇雖未遭砲火的威脅，然戰車登陸艦來回奔波毫無休息，尤其時當風季，海峽強風達七級以上，風濤險惡，我海軍艦隊及陸戰隊官兵雖感非常疲困，仍不眠不休地完成任務。

鴻運第三階段：爲 十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因中共揚言繼續停火兩週，我擔任之運補艦艇，雖在第二階段晝夜搶運疲憊不堪，但仍實施全面運補，每天執行一個梯次，使用戰車登陸艦二至三艘，裝載軍品三千噸左右搶灘下卸。

十月二十日 1510，共軍突藉口美艦曾護航我運輸船團，取消停火，並於 1600 趕恢復砲擊。這時我第廿九梯次中肅、中光、中建三艦，正搶灘卸載，因高潮時間未到，無法退灘，三艦先後於一分鐘、四分鐘及七分鐘內爲敵砲火擊中，以中建受傷較重，陣亡七員，重輕傷五員，最後我艦官兵終以沉著勇敢的精神與高超的技術，安全退出灘頭，返航基地。

第三十梯次中興、中基、天竺三艦，在料羅灣內拋錨，等待下卸，遇敵砲射擊，三艦於是迅速撤離，未遭損害。第卅一梯次中肇、中榮兩艦也無法繼續駛往金門，乃折返基地待命。

這一階段共實施七個梯次，下卸軍品 15,574 噸。此外，我合字型艇先後於十月十三日及十九日，由美軍船塢艦裝運駛金門，擔任運補烈嶼（小金門）任務，計運補烈嶼廿二艘次，下卸軍品 2,700 噸，後送物資 1,200 噸；當二十日共軍砲擊復起時，合字型艇均在灘頭搶灘，仍奮勇裝卸，於五分鐘內退出灘頭，在敵砲火轟擊下，以全速衝出危險區。運補烈嶼物資原計劃十天完成，經各艇官兵不分晝夜，往返搶運，提前五日完成，適在共軍砲擊再起時，圓滿達成任務。

鴻運第四階段：有四個梯次達成使命，一次中途返航。在十月二十日，中共宣佈恢復砲擊後，廿五日又聲言雙日停火，惟自十月廿一日到卅一日，因天氣過於惡劣，海上無法航行，船團或航到半途折返或裝載畢未能發航，故在十月下旬的十天內，無船團抵達金門。

自十一月一日起，我對中共雙日停火的對策，係以船團於單日發航，雙日抵達料羅灣搶灘下卸，當天退灘返航。到十一日止，各單日共發航五個梯次。第卅二至第卅五梯次，均圓滿達成使命，卸下運品 6,170 噸，及 M—24 戰車七輛。第卅六梯次於十一日發航途中，中共突宣佈雙日停火作廢，於是暫令船團返航基地。

鴻運第五階段：自十一月十一日中共取消雙日停火起，我一面恢復採取第一階段「水鴨子」艦岸運動運補方法，一方面仍以戰車登陸艦裝載軍品於雙日搶灘，以試探中共是否恢復砲擊，至十二月卅日，

共實施十七個梯次，計下卸軍品 63,858 噸，M—24 戰車 24 輛，人員 8630 員。鴻運計劃自一至五十三梯次，使用各型艦艇 155 艘次，兩棲登陸戰車 586 車次，共卸下軍品 110,716 噸，人員 13,600 員。這一計劃實施期間，我中建艦重傷，中肅、中光、北江三艦輕傷，因風浪襲擊及共軍砲擊，沉沒兩棲登陸車十七輛，毀車輛登陸艇三艘。士兵陣亡十六員，官兵受傷五十二員。爲實施閃電計劃及鴻運計劃，我海軍艦隊及海軍陸戰隊兩棲登陸戰車部隊，忠勇奮發，百戰不怠，圓滿達成支援作戰任務，至堪嘉許。尤以陸戰隊登陸運輸車營全體官兵，在驚濤駭浪硝煙彈雨中，突破「水際」及「灘岸」之敵砲密集彈幕重重封鎖，到達卸載部隊較適之處，使我金門地區軍需民食無虞匱乏，彈械器材源源補給，使前線防衛愈加鞏固，使中共侵犯金門、台澎的美夢完全粉碎，保障了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爲我國民革命歷史上永留光輝燦爛的一頁。

兩棲登陸戰車部隊的英勇事蹟極多，茲謹記其二三事如下：

九月十七日，陸戰隊登陸戰車營第三連副連長張光族上尉，率十七輛「水鴨子」於達成運補金門任務，再裝載返航時，遭共軍岸砲猛烈轟擊，海上風狂浪急，母艦奉令立刻離開泊地，當時僅五輛登上母艦，其餘尚待裝載，但母艦已不能再事停留，張上尉毅然自母艦躍返海上，指揮十二輛「水鴨子」，冒砲火威脅與巨浪衝擊，安全駛回金門。

九月廿六日，登陸運輸車營第二連連長李國棟少校率車隊再度運補金門。上午九時許，該梯次最後一輛「水鴨子」載中外記者等一行

離母艦泛水，因乘車時稍有耽誤，致與前一輛「水鴨子」相距遠達八百碼，冒滔天巨浪向灘頭進發，當時距灘頭約四千碼處，引擎突生故障，海水從艙底浸入，隨車通信官柳建國少尉以無線電向母艦及岸上呼救，時車已因進水逐漸下沉。李連長見情況危殆，力圖挽救，乃令乘車人員跳水，柳少尉最後離車，並以長繩一根牽繫連長、技工及中外記者游向海灘。當時風大浪急，柳少尉在海上掙扎數小時，遙望金門海岸仍遠不可及，四顧繫繩跟進者僅李連長一人，其餘三人已被激浪沖失，不知去向，幸於極度疲憊與失望中，發現相距三百碼處有小丘突出海面，於是作最後掙扎，背負李連長鬥浪遄洄登上小丘。第二天返泳時，又發現墜海求生的人，柳少尉復義勇激發，忘了疲憊與安全，冒周圍爆炸的敵砲彈群，將青年戰士報的記者嚴重則勇救生還。

十一月一日登陸運輸隊再次完成任務，於下午六時許冒敵砲火返航再裝載，在離母艦約一萬碼處，其中一輛發生故障，引擎熄火，駕駛員昌文斌中士立即搶修，經十多分鐘的努力，仍無法修復。正萬分危急時，我一艘車輛登陸艇發現該車難挽救，再三要求昌中士開放後門浸水沉車，將人員救助登艇，但昌中士臨危不亂，決心與車共存亡，繼續修理，經過三、四小時終於在絕望中，遇航經附近的友艦拖救返回母艦。

樹立海軍作戰精神——台海精神

海軍台海精神與陸軍黃埔精神、空軍笕橋精神，同為國軍革命精神發揮的極致。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會戰的台海戰役中，我海軍在金門料羅灣海域先後四次海戰，充分發揮了高度的戰爭藝術，樹立了海軍優良傳統的典範，盡殲來犯的共軍艦艇，完全掌握了制海權。兩棲艦艇及登陸作戰部隊冒著敵人對於「水際」及「灘頭」濃密的岸砲彈幕，源源不斷將陸上守軍所需械彈糧秣等補給物資以及重型火砲，陸續運達，使這次台海戰役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在海戰及運補戰中，以九月二日一役戰果最輝煌，也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們稱為：「九二台海精神」——海軍新的傳統精神，這是國民革命軍精神的發揚，其具體事實可分為下列四端：

1.以寡擊衆：九月二日我海軍在料羅灣的海戰大捷，南巡支隊創造了海軍有史以來十一比零的輝煌戰果。這一戰果的造成，是我海軍在台海戰役中所表現「台海精神」的昇華，更難能可貴的是我沱江軍艦不顧共軍艦艇的包圍攻擊，左衝右擊殺出重圍，單獨擊沉共軍快艇五艘之多，另重傷其兩艘，獲得空前的勝利，充分發揮了「以寡擊衆」、「以一當十」的革命戰術。我認為 這是中國海軍優良傳統精神的具體表現。

以當時的作戰情況而言，沱江軍艦完全居於劣勢，為掩護美堅艦，在激烈的戰鬥中，該艦所表現的是沉著勇敢，具有「見敵必戰」，猛打狠追的革命戰鬥精神，在傷亡枕藉彈痕累累時，具有前仆後繼、奮不顧身、誓死殲敵的決心和意志。這是台海精神的具體表現，也是海軍傳統精神表現，是值得載諸海軍史籍的光輝事績。我們不僅要珍視，

而且要加意地去培養與發揚，使「台海精神」成為 我們海軍建軍的精神基礎。

2. 冒險犯難：我海軍官兵在這一戰役中，表現了我們效忠領袖的忠誠和決心，充分發揮了無形戰力。艦隊艦艇和陸戰隊兩棲戰車，在敵人如雨的彈群、如織的火網中，不顧驚濤駭浪，不避艱險，克服萬難，前仆後繼地衝破了敵人的彈幕封鎖，圓滿達成了運補任務，使陸上友軍所需補給物資源源運達，不虞匱乏，鞏固了金門的防衛力量。

我海軍陸戰隊兩棲登陸戰車部隊全體官兵，為衝破封鎖實施運補金門各島，所表現的可歌可泣英勇事跡尤多。例如副連長張光族上尉，當母艦因遭敵岸砲猛烈射擊，奉命立刻離開泊地時，他當機立斷，毅然自母艦返海上，指揮未及裝載返艦的十二輛兩棲登陸戰車，安全返回金門。由於張上尉冒險犯難的革命精神，保全了海軍運補實力。

又如駕駛昌文斌中士，他所駕駛的兩棲登陸戰車發生故障，引擎熄火，立即搶修，經十餘分鐘努力仍無法修復時，情勢萬分危殆，臨危不亂，拒絕棄車，經過三、四小時搏鬥，終由友艦拖救出險。他愛護武器裝備，正是海軍「不要棄船」，犧牲奮鬥，成功成仁的革命傳統。

3. 同舟共濟：當戰況慘烈時，我沱江艦全體官兵英勇奮戰，臨危不苟，負傷不退，本同舟共濟之義，各守崗位，負責盡職，終於渡過危殆，獲得勝利。

沱江艦爲掩護美堅艦與敵激戰，機艙中彈，海水湧入，情況緊急，電機士官長朱慰宇背部受傷，卻身著救生衣堵住漏洞，直至海水沒頸，不得已奉命於最後離開機艙。聲納一等兵陳加福腿部中彈負傷倒地後，聽說機艙中彈，需要木材堵漏，竟不顧本身傷勢，爬行甲板傳送堵漏木材。

又如主砲旋迴手槍砲下士唐金生負傷，砲長槍砲中士梁福澤立即接替，又負傷，接殼手理髮一等兵董榮立即主動上前代替，剛一坐定，即中彈殉國。醫官陳科榮中尉於官廳爲傷者包紮治療，不幸一彈飛來，落餐桌下爆炸，他的兩腿及腹均遭炸傷，隨即倒地，然猶負創撐持起立，親爲傷者裹紮，唯下肢流血如注，裹到第四人時，終因流血過多而昏厥，延一小時餘殉職；他們這種負責盡職，不顧自己傷痛，力圖維持艦上各種運作同舟濟的忠勇精神，實足作革命軍人的楷模。

4. 互助合作：我海軍六二部隊所屬的南區支隊，這次擔任一個重要的運輸任務，由維源、沱江、柳江三艦護送美堅艦前往金門。雖然各艦在各時期的任務不同，但遭遇共軍魚雷快艇與砲艇襲擊時，均能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痛殲頑敵，終於獲得輝煌勝利。

當沱江艦在美軍顧問團駐金門組長等一行卸載完成，正回航準備歸隊時，忽於雷達螢幕上發現敵艇群向正在卸載中外記者的美堅艦接近，沱江艦於是中止歸隊，轉向支援美堅艦。當沱江艦全速接敵慘烈搏鬥時，維源、柳江兩艦亦正遭共軍快艇圍攻，迨該批敵艇爲我艦悉數殲滅，姚道義支隊長不暇喘息，率艦高速來援，使受重傷的沱江艦安全撤離，在友艦的救助下返回基地。

我海軍於八二三會戰台海戰役中，在「以寡擊衆」、「冒險犯難」、「同舟共濟」、「互助合作」四方面的具體表現，使我海軍優良的傳統精神發揮到極致，在國民革命的奮鬥史中，海軍的台海精神與陸軍的黃埔精神，空軍的笕橋精神相互輝映。

海軍艦隊的沱江軍艦與陸戰隊的兩棲戰車部隊，因這次英勇盡責的優良表現，各蒙先總統蔣公頒授榮譽旗一面，這是海軍官兵最大的殊榮。台海戰役是一場扭轉反共復國情勢的大戰役，勝利的結果影響深遠，九二海戰獲致的最輝煌的戰果，並發揚了我海軍的傳統精神，故以九月二日爲我海軍台海勝利紀念日。

爲追慕我海軍健兒的光榮史蹟，並永留紀念，我在海軍總司令的任內，曾在左營基地建立了「海軍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於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二日揭幕，由先總統蔣公親書「海軍九二台海勝利紀念碑」，副總統陳誠題銘「昭烈銘功」，監察院長于右任題銘「心如日月氣如虹海上振英風」，國防部長俞大維題銘「橫海銘勛」，參謀總長彭孟緝一級上將題銘「台海長城」等字。

我以海軍軍令副總司令兼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計劃準備及指揮此一戰役，繼任海軍總司令身分就八二三台海戰役海軍艦隊及陸戰隊於「海戰」及「運補作戰」忠勇英烈事蹟，銘刻碑記，俾我海軍袍澤隨時惕勵效法，「台海精神」繼續發揚，達成海軍在未來反攻聖戰中的神聖任務，完成復國建國的革命使命，並爲海軍今後永奠堅實根基。

(八)結語

以上簡述我在戡亂戰役中，在各級作戰主隊職時親自指揮作戰的概況，是在海軍年鑑及我殘缺不全的日記中摘錄彙集的，遺漏尚多。但亦不能以臆測補入，以期存真。

現在回憶我自從軍校畢業後所經歷的職務，不是作戰主隊職就是作戰幕僚主管作戰業務，沒有一刻離開「作戰」。「軍人以戰鬥為主」，也算得是我身為軍人所引以為榮而且覺得自傲的，真是幸運的軍人。

在親身經歷的作戰中，我也經歷無數次的危險，但都能幸運地從萬險中存活，這是天佑，而且還能脫穎而出。

日本於卅四年八月十日向盟軍統帥投降，九月三日在南京向我國投降。共軍在俄軍的翼護下，湧向東北。原潛伏在河北、山東、河南邊區的林彪率他的一一五師，搶先進佔東北。八月三十日河北、熱河、遼寧軍區的共軍李運昌，率他的第七、第廿二及廿九等旅搶先竄入東北。繼有原在河北東部的共軍楊果夫第七師，也竄到山海關附近與蘇聯軍會合。九月初，林彪率他的第一一五師所屬的八個旅擴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等師，經由冷口出長城，竄到錦州附近，由蘇聯掩護下，在錦州設立司令部，統一指揮進入東北的共軍。

十月下旬十一月初，膠東半島共軍羅榮桓、蕭華率所部，由所控制的威海衛、煙台、龍山等各港口分乘帆船汽艇，在俄軍掩護下，於旅頂、大連、營口、葫蘆島各港口登陸。共軍另由蘇北、山東、華北

及晉綏一帶抽調各級幹部，分由海、陸從各方面偷運東北，準備在俄軍支援下，利用東北人力及蘇俄所收繳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擴編新軍。

自民國卅五年十月起，共軍運輸隊即積極於渤海沿岸及遼東、膠東半島間，穿梭運輸，包括輪船、機帆船、帆船，滿海檣桅，都是共軍的運輸船隻。

除了共軍之海上運輸，應予截斷外，抗戰勝利後，我政府正積極復原，調遣部隊進駐全國戰備要域，華北除受降進駐平津青島等地外，進駐東北的十三軍、五十二軍及新六軍自十月三十日開始在秦皇島登陸，華北海上的安全以及所有軍政交通運補的維持，亦迫切需要。

蔣委員長於卅四年十一月七日令海軍總司令陳紹寬，迅速編組一支小型艦隊派往青島，在渤海灣、煙台、威海衛、石川島一帶海域經常巡弋，以截斷膠東半島各港與遼東半島間海上交通。委員長又多次飭令不得延誤及呈報何日開始服勤，以及整個巡邏對策，並明令規定每三日電報各艦駐地、任務、調動情形。

查抗戰勝利後尚倖存之國有艦艇，計有楚觀、楚謙、楚同、永綏、民權、克安、定安、甘露、義寧、咸寧、江元、江鯤、江岸、江犀、湖隼等十五艘，另尚接收日本海軍殘餘獻繳我國長治等五十二艘及其他小型砲艇二百三十六艘。

依上述情形，調遣少數艦艇北上巡邏應無問題，但海軍迄十二月十九日始由陳宏泰司令率永翔艦一艘離上海北航。北巡艦隊迄卅五年一月廿四日雖已有永翔、長治、靖安三艦，然長治艦由秦皇島巡抵石

島時，在風浪中船底漏水加劇，遂於二月九日返回上海。陳宏泰司令於卅五年二月廿二日率永翔艦自青島北巡，廿三日在石島遇北風猛襲折回青島，於廿七日始駛抵秦皇島。後來巡弋膠州半島沿海，電呈「深感一艦難以達成截斷海上交通任務」。艦上鍋爐煙囪又漏水甚劇。

赴美接艦參戰八艦，於卅五年七月十九日返抵上海。我率永泰艦會同永順艦於卅五年八月到青島向北巡艦隊劉司令報到，截斷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間海上交通任務，當時在北巡艦隊麾下的有長治、逸仙等艦，他們的武裝及速率都比永泰、永順好得多。

這時中共的海軍正在逐漸訓練成長之中，其艦艇甚少出海活動，但其運輸船隊，自卅四年底起已積極行動，穿梭於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間海面，運輸人員及物資。當永泰及永順參加作戰之後，發現海上敵船仍日夜運輸未絕，經全力擊捕後改為夜間航駛，又改為日夜載捕。共軍除以龍口、煙台、威海衛等港口為進出港口外，並開闢：

石島	}	均在榮成灣
養魚池灣		
裡島灣		
八角口港	}	均在煙台西側之海灣內
龍口咀		
劉家旺	}	均在蓬萊角之西側，亦即在南長山島之對面
樂家口		

等處為其運輸船隻碇泊及進出港口之用。

所有以上各港口均設有砲隊掩護，每次接近均遭砲擊，摧毀其港口時，均須以全艦火砲制壓摧毀後，再近接摧毀其船隻。各種運輸船

上，均有步槍等武器，但每次近接搜查時，未見一個曾反抗的人。當然我們都已準備長短武器就序，只待發射的。

在永泰、太康及第二艦隊任內時期，中共海軍尚在編組訓練期間，甚少出戰。但自此之後，中共海軍每次出戰，都注重數量，一秉其陸上「人海戰術」的觀念，一波繼一波地傾巢而出。八二三金門會戰期之「八二四」及「九二」海戰，即係採用此種戰術，然均遭失敗。不過中共海軍的訓練也在不斷地加強，不論魚雷快艇或高速砲艇都數以百計，同時巡防艦、驅逐艦及潛水艇的數量也都成長快速，再輔以海軍航空隊，待其訓練水準提高，戰術戰備精進，自然成為大的威脅，我政府特別是海空軍應認真檢討，增強實力，以謀確能立於必勝之地。

附錄：

一、抗戰結束後，令堂的情形如何？

對日抗戰期間，家母住在老家；我赴美接艦後，君奇和意兒就回到達縣陪伴家母。戰爭結束後，我接艦返國，君奇陪侍來南京居住。其後一、兩年間，也曾經住過青島、上海、杭州等地。但我大部份時間在海上，無暇侍奉老母。大陸局勢惡化後，海軍決定向臺灣轉進，眷屬也遷臺；我向母親稟說同去臺灣之意，母親則說：「我現在愈走愈遠了，這一、兩年間，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你的任務在身，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還是回老家達縣去。」是時工兵學校要遷往內陸，遂由任職工兵學校的家兄玉絮以及舍弟玉琢陪同，由南京乘火車經上海、杭州到湖南零陵，再由琢弟陪侍經廣西、貴州返家。抵家不久，共軍將到，母親遂嚴令琢弟離家輾轉來台，此後音訊全無。我總認為母親一定健在，還為她作過九十大壽。至三、四年前終於輾轉得知，母親當年返鄉後，先遭到公審鬥爭，又監禁一年多之後才得以回家。由於我家房舍較多，原先只有家母和三姨媽同住；這時共產黨分配了五家搬進來，田地也分給他們耕種，為此老人家氣憤非常，不久後就投水自盡。家父和家母都是喪命於共產黨的手中，我們三兄弟都是軍人，遺憾的是到現在還沒有機會為父母報仇雪恨。

二、桂永清如何進入海軍？您和他如何認識？

抗戰勝利後，政府對陳紹寬所領導的海軍有些推不動，於是將海軍總司令部改組為軍政部海軍處，處長由陳誠部長兼任，陳紹寬因而

離開。之後海軍處又改組為海軍署，隸屬國防部，接著擴編成海軍總司令部，先由陳誠兼任總司令，後由桂永清接任。桂上將原作過戰幹團教育長，所以也帶來一些戰幹團的人，擔任政工工作或辦公廳主任。

桂上將曾任陸軍師長、軍長等職，留學德國。抗戰期間任駐英國武官，大戰結束後代表我國政府與美、英、俄元首在柏林併坐商決處置戰後之重大決策，是一位文武雙全的軍人。

桂上將對我有印象，是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時向他敬禮，手指略微彎曲，他當時有些不悅，就說了我一頓，我也未作解釋。後來他看了我的手指，知道是天生彎曲，方才釋然。

三、桂永清對您們這批接艦歸國的年輕軍官，是否有特別提拔的意思？

我們接艦歸國後，馬紀壯歷任永順艦長、太康艦長、艦隊參謀長、總部副參謀長。我原為永泰艦長，後調到總部任編組處長，兩個月後接作戰處長，本準備派我去美國接太和艦，因為有人從中作梗，未能成行，我才去接長太康艦。桂上將對我們這些人確有提拔之意，但我認為我們之所以得到上級的謬愛，一是因為我們全是經由戰鬥所歷練出來，如馬紀壯就是一位能力很強的人。另則，有些人本身不夠爭氣，自己不能突破以往的傳統，以致不能更上層樓。

前面我為甚麼說陳紹寬的海軍有些推不動呢？因為在抗戰勝利後，接收的國軍陸續向華北推進到達平津一帶，赴東北的國軍也在美軍協助下，空運或海運登陸。這時總統蔣公要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組織

一支小型的北巡艦隊，來保障山東半島到遼東半島的航行安全。但直到卅四年十二月才有第一艘艦去，以後再去了三、四艘。但這些船到了青島後，風浪大就不願開航，或藉口船隻故障，或陽奉陰違，船在青島加油加煤後，就開到秦皇島或葫蘆島停靠一兩個星期，就直航青島補給，再行北航，如此往返不停，這樣怎能接觸到敵人？從卅四年八月到卅五年五、六月，中共船隻在渤海灣內通行無阻。我們自美歸國後，我的永泰艦和馬紀壯的永順艦，也加入北巡艦隊。我們兩艘艦都只不過七、八百噸，船小砲小，只有一門三吋砲，至多跑十至十二節，不像從日本接收來的長治艦，有三、四門四吋七口徑砲，又可以跑二十節。別人根本沒把我們瞧在眼裡，但我們一出海，白天主動搜索敵人，晚上等在港口外，一兩個月後，打沉或俘擄很多船。其實這也不是難事，共軍從山東半島運送人員物資到遼東半島，不在白天就在晚上，而共軍所使用的多是小形的機帆船，也沒有甚麼火力。既然運輸，也就必然有基地，我們就可以找到加以摧毀。有一次長治艦的何艦長問我怎麼會有如此輝煌的成績，我告訴他必須做苦工，不睡在海上等。後來他率艦從秦皇島回航青島時，遂如法泡製，於深夜在大連港外等，果然捕捉到四艘漁船。可是他缺乏敵情觀念，爲了趕在次日清晨回到青島，就加速至十二節航行。結果後面的船都丟了，一回來之後只看到艦尾的四條鋼絲纜。何艦長不知捕船要耐心等，拖回時也得耐心慢慢地拖。當時北巡艦隊的劉姓指揮官和參謀長請我和馬紀壯吃飯，就稱讚我們說海軍的士氣都是我們打出來的。因爲我們表現有成績，自然影響到艦隊的聲譽。如果我們八艦能稍微提早返國，加

入戰鬥，可能早就消滅了渡海前往東北的共軍，中共可能也就不會有以後的壯大。

有些人覺得自己辛苦半生，卻未獲重用，不免有滿腹委屈。以周憲章來說，民國卅八年周憲章任海軍總部參謀長，他本屬於福建系統，時宋錕爲副參謀長。江陰要塞叛變的當天，也就是南京失守的前一天（卅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早上，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到海軍總部，先和周憲章談了一會兒，然後周憲章就向桂總司令報告說：「現在是緊要關頭，第二艦隊十分重要，請您立刻升林遵作副總司令，我願意向他敬禮。」周較林爲資深，而在海軍之中，階級的觀念很嚴。當時旁邊的人立刻準備好紙墨筆硯，就要總司令下條子。桂總司令說：「你們這種說法也許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做法很有問題。在這個重要關頭你們想要林遵把艦隊帶出去，就要挾我給他副總司令的位子。如果他確能帶艦隊出去，別說副總司令，就是總司令也會給他做。」說完就走出去。後面跟著的周憲章、林祥光、段念台等人，仍然拿著紙筆要總司令下手令，桂上將當然不肯。林遵離開後就表明投共，陳慶堃則帶了部份軍艦突圍到上海。南京撤退後，宋錕調升爲參謀長，馬紀壯任副參謀長，周憲章也就因此而下來。另外一個原因是在南京撤退之前，上海設立了一個海軍總部辦事處，周憲章力保總部第五署署長周應驄當辦事處處長。南京失守後，周應驄也投了共。試想這些人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哪會起得來呢？

魏濟民的情況也是一樣。魏濟民與當時的十八軍軍長方天爲老挑（四川話：連襟），抗戰結束後原軍政部海軍處改組爲海軍總部，由

軍政部長陳誠兼任總司令，周憲章任總部參謀長。陳誠是最早的十八軍軍長，方天就把魏濟民推薦給陳誠。陳誠當時求才若渴，又有十八軍的關係，就予以重用。陳誠另外又兼任艦隊指揮部指揮官，魏濟民則為指揮部參謀長。陳誠因為事忙，幾乎不去指揮部，因此可說由魏濟民負全責，權力很大。魏濟民年資比我們都淺，但能力甚強。艦隊指揮部撤消後，魏調官校校長。行憲以前的官校校長都由蔣先生兼任，行憲之後他才未自兼，可以想見官校校長的位子何等重要，在當時魏濟民可說是炙手可熱的人物。政府自南京撤退後，上海一部份年輕軍官意志動搖，曾在上海和青島開了六、七次會，討論今後海軍何去何從，是將之「毀滅」還是予以「保存」，後來結論是「保存」海軍，打算弄兩條船沉在長江航道上，別的船艦就無法出去，將來可為中共利用。他們每次開會，都有人向魏濟民報告。魏濟民知道此事，但未向上級反應。就這樣魏濟民始終無法再起來。如果魏濟民做得正，桂永清之後必定是他接總司令，林遵也是一樣。魏濟民雖被冷凍，但後來陳誠當行政院長時，他擔任參議，負責英文文件事務；後來他又作過駐中南美洲先後三國的大使，據說曾和使館一位職員的太太有染。

其它如鄭天杰、楊元忠等人，也認為自己對海軍貢獻不少，卻不能在海軍中有更好的發展，都覺得十分委屈。鄭天杰人很忠厚老實，但對電雷學校頗有成見。他從英國帶「靈甫」號回國，這艘艦上人員複雜，有一部份士官是在英國羅致的華僑，他們在英國時拿的薪水是英鎊，回國之後其它官兵也要求比照辦理，引起不小的風波。

總之桂永清雖出身陸軍，但他在外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常識豐富，中德英文俱佳。海軍中的老人卻看不起他，像林遵就對他很不禮貌。上海撤退時多虧桂上將排除萬難，為海軍保留了大部份元氣。否則大陸撤退之局面真不堪設想。而那些自己不爭氣的人不退，我們大概只能一輩子作個低級軍官。

四、有人說桂永清之死因是「自戕」，這種說法是否真確？

桂永清去世是在民國四十三年他調任參謀總長不久，那天天氣十分炎熱，他外出視察，回到家吃過晚飯後，便發高燒，照顧他的鄭醫師（德國醫學博士）開了藥想要讓他退燒，不料病情轉趨惡化，終告不治。事後有些人談起，可能是用藥有誤，絕對不是「自戕」。

五、大陸易手前，海軍艦艇變節的案例有哪些？

最早有二〇二號砲艇在長山八島叛變，其後重要的有：一艘接收自日本的惠安艦在青島叛變、永興艦的劫持未遂、一艘載運了機校學生由上海開往台灣的運輸船，在途中遭叛徒挾持，以及鄧兆祥率重慶艦投共。

永興艦的遭劫是由一位該艦的書記官帶頭，打死了艦長陸維源，後來副長等人又趁機制服叛徒，奪回船艦，該名書記則被關在通信室內帶回。永興艦靠碼頭後，情況頗亂；總部作戰處長段一鳴登艦時碰到一名老百姓匆匆自艦上走出，段立加盤問，他支吾其詞，段遂命衛兵將之逮捕。原來這人是共諜，他不知艦上發生叛變事，仍上艦與同黨連絡。由此破獲了一個共諜的組織，一直追查到上海的一所大學中，

抓了不少人，也因此發現魏濟民手下年輕海軍軍官準備投共之事。海軍官兵涉及叛變事，如果情節並不重大，多從寬處理，將之送去受訓。

海軍中何時有共諜滲入，這很難說；在大陸淪陷以前，上海的江南造船廠就曾屢次破獲共諜組織。

六、重慶艦的叛變，對海軍官兵的士氣是否造成很大的打擊？是時海軍的反應如何？

重慶號叛變後，總統決定要將之炸毀，但是海軍有很多人反對，卻又提不出更好的辦法。我當時任太康艦長，資歷尚淺。重慶號艦身龐大，火力又強，一般艦艇若在上海上碰到重慶艦，真是毫無辦法。

七、請您談一談海軍協助人員物資自大陸撤退的情形。

海軍撤退的物資，第一是古物，當時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負責。中國的古物在抗戰初期華北危機時，就運抵南京，再由南京以大木船上溯長江至武漢，再由陸路經貴州到重慶，抗戰勝利後再運回南京。大陸撤守時，海軍派中鼎軍艦將這些古物運到台灣。第二是政府的檔案，以軍方的卷宗最多。海軍派了一艘船自南京運出，還有一部分更重要的檔案是從廣州運出。運到左營後，沒有人知道這批檔案。我任總部參謀長時，有一天和人事署長蕭其清晚飯後在總部散步，他幾乎為這些東西絆倒，我還扶了他一把，但沒注意是甚麼。第二天再去散步時，就想看看到底是甚麼東西，結果發現是一批人事資料。這批檔案主要是國軍的，也有一些行政院的。第三是黃金，共分幾條船運。重慶艦叛逃時，艦上也載有一些黃金，還有一部份銀元。人員方面主

要是軍隊的撤退。我比較清楚的是煙台的撤退，煙台是個很小的港，許多老百姓逃難到煙台，阻止軍隊通過；所以我們本來預定只撤軍隊，後來變成了軍民一同撤，就裝了好幾船的人到青島。青島撤退時也發生同樣的情形，因此來到台灣的山東人非常多，民國四十幾年時，台灣許多實業家是山東人。以後就是上海的撤退，由於陸續進行了幾個月，老百姓已先撤走一些，就不像別處那麼亂，不過有一艘太平輪在台灣海峽失事沉沒。軍隊最後撤到吳淞口，未受到老百姓阻擋。太康艦是戰艦，主要在於護航，不負責撤退，如有敵人干擾撤退行動，我們就砲擊制壓。

有兩件事值得一提：我擔任第一艦隊司令時，舟山群島設有一個接運站，接出來的老百姓暫時留在那裡觀察一陣子，看看有無問題。那時由總統指定專機到北平接出的溥儒（心畬）帶了他的姨太太和一名照顧他的年輕人（溥心畬稱他為副官），也乘小船到舟山。這名年輕人我們也曾加以觀察。接運站中我們也安排自己人喬裝難民，暗中觀察。另一次有位來自魯南的難民常在夜晚哭泣，經別人勸說很久，他才說出原因。原來他是老共產黨員，家鄉解放後他回到家裡，發現家人全遭共產黨殺害，所以他才逃出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還向上級作了詳盡的報告。

廣州撤守時十分倉促，我原在廈門，後來也去協助撤退軍隊。當時劉安祺帶了一個完整的師和一個警衛營；因共軍向廣州壓迫，他的一個師就上去頂，結果這個師一打出去就沒有了。我們最後只把他的警衛營從陽江撤出。

我去廣州主要處理一個重要案件。海軍有一個砲艇隊隊長鄧萃恭帶了二十餘艘船到了澳門，後來他隻身到香港，大概也帶了一些金子。總部命令我把他抓回來，我先派陳慶堃去澳門，看看能否先把船弄回來。平常澳門的陸地歸葡萄牙管，但水面就不屬於他們，不過當時局勢亂，葡國也就同時管轄水面。陳慶堃到了澳門，等了兩天終於見到總督，陳報告說：船在水上，不屬你們管轄。總督則說：「現在是戰時，他算是投降我們，所以我們有權保護。」因此陳慶堃無功而返。他接着到香港，見鄧萃恭，鄧開了家糕餅店，但在英國的領土上，不能抓他，只有好言相勸。另外還有三名游擊隊員也因金錢糾紛留在香港，陳慶堃也見到這些人，卻也無法將之帶回。

廈門作戰後的撤退，我也參加。共軍進攻廈門時，我們在南面頂住了，北面卻頂不住。當時在廈門主要是劉汝明的部隊，劉汝明原屬西北軍，海軍曾將該部由長江北岸撤至南岸。這個部隊一道往南走，打共軍也打國軍，目的是要槍。到了廈門時，還有一、兩萬人，但部隊的行軍鍋灶都沒有了，每個人都起碼背了三條槍。當時在那裡負責的是湯恩伯，而部隊最多的是劉汝明，兩人彼此都有疑心，如果廈門北方由湯恩伯直屬軍隊防守，共軍可能就無法得逞。後來我們派了兩艘中字號，從廈門撤回四、五千人。他是個奇怪的人，識字不多，帶了一些錢來到台灣，先投資紡紗廠，都因經營不善而倒了，此後他就很潦倒。台北有大小活動，即使沒通知他，他也會到場。我在機場迎接外賓或參加其它活動時，也常常看到他。

八、大陳撤退時，您負責何種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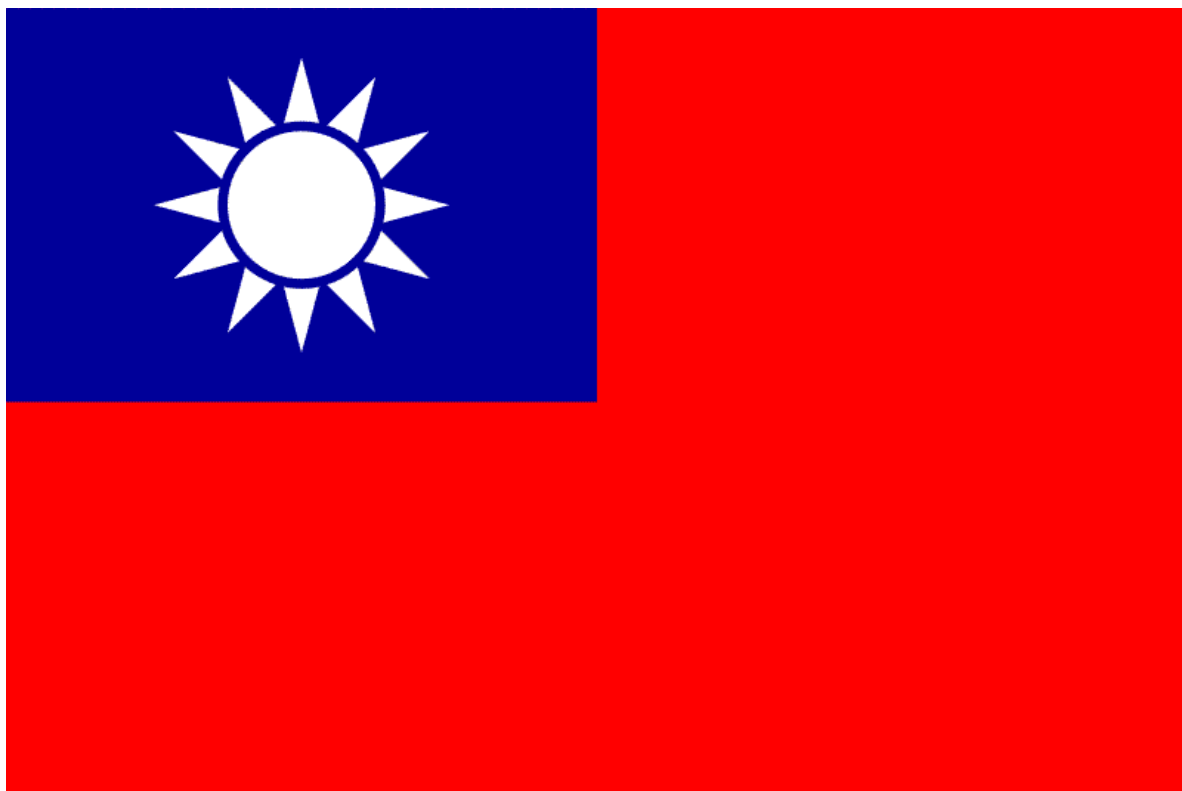
大陳撤退時，我擔任海軍副總司令，有關之編組以及和美國海軍合作之計劃，是由我所草擬；之後我也在大陳島上督導計畫的執行。大陳島上有一個美援裝備師，美國人原先只答應協助撤出這個師，但我們堅持除了正規部隊之外，游擊隊和老百姓也要同時撤走，所以美國就負責撤退時的海空防衛，而有些船艦納入我們的編組，由劉廣凱任指揮官。撤退時蔣經國先生也要去，而大陳人多且雜，若發生事情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也跟他去，一方面觀察督導全盤撤退情形，一方面也是護衛經國先生。

九、您和經國先生交往的情形如何？

總統蔣公下野以前，我和經國先生沒有什麼交往。錦州失守後，往東北的補給線遭到切斷，總統力圖收復東北，於是展開了錦瀋會戰，他在峨嵋艦上有幾個星期，當時我是太康艦長，常在營口、葫蘆島見到經國先生，卻沒有談話的機會。自從總統下野，我的太康艦負起警衛之責，到了寧波，才經常接觸經國先生。是時平常一般事情我是找俞濟時將軍連繫，最後總統決定離開溪口，是經國先生親口告訴我的。我和經國先生談話很少涉及他以往的經歷，但是他偶爾提到不久前在上海「打老虎」的事，就搖頭不已。我們在大陸雖然失敗，他仍然十分樂觀；他總是說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一定會亂，將來我們還是要回來的。經國先生後來對我不錯，總統有什麼事，常透過經國先生轉告我。

十、民國四十三年我國曾俘獲一艘蘇聯油輪，您知道當時的情況嗎？

這件事情的前面一半是由我處理，那時我任海軍副總司令兼艦隊指揮部指揮官。先是美國告訴我們，有一艘俄國船要經過，國防部就命令海軍將之扣留。我們不知這艘船會從台灣海峽或東岸之太平洋經過，就派了二十五艘軍艦在台灣海峽及東岸海面攔截。後來發現這艘船由南往北進入台灣海峽，就將它截獲，並派人上去問話，當時我也上了這艘一萬噸的大船。靠岸後，我們就將此事移交情報單位處理，不久之後，這艘船編入海軍服役。除此之外，我們也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截獲了一艘七、八千噸的波蘭船，及一艘由香港開出約三、四千噸的中共船隻，處理情形大致相同，這些船後來也編入海軍服役。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